

分类号: I206.2

学校代码: 10697

密 级: 公开

学 号: 201920227



西北大学
Northwest University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MASTER' S DISSERTATION

唐宋时期王勃诗文的传播与嬗变

学科名称: 中国古代文学

作 者: 赵莹

指导老师: 赵阳阳副教授

西北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二〇二二年

**Research on
The dissemination and transmutation of Wang
Bo's poems and prose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 thesis submitted to
Northwest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By
Zhao Ying
Supervisor: Zhao YangYang Professor
June 2022

西北大学学位论文知识产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西北大学关于收集、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本人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西北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同时授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等机构将本学位论文收录到《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或其它相关数据库。

保密论文待解密后适用本声明。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赵莹

指导教师签名：赵阳阳

2022 年 6 月 10 日

2022 年 6 月 10 日

西北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西北大学或其它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学位论文作者签名：赵莹

2022 年 6 月 10 日

摘要

本文主要分为四章。第一章从传播主体和传播媒介两个角度梳理王勃诗文在唐宋时期的传播情况。此一时期，王勃诗文传播实现了主体的更迭与媒介的转型，传播主体由作者自身转变为文集编者，而传播媒介则由钞写的卷轴转变为刻印的册页，由刻于石上的碑志转变为金石目中的著录。

第二章聚焦王勃诗文传播的两大载体——《王勃集》和《文苑英华》，结合文集的编纂与流传，梳理王勃诗文的流播过程。在唐代，王勣、王助兄弟编纂的《王勃集》曾保存于宫廷中，也曾传至日本、敦煌，流传范围较为广泛。但宋代以后，此集不存。后人重辑王勃文集时，大多取资于《文苑英华》。从唐代到宋代，《文苑英华》成为保存王勃诗文的重要载体。

第三章在广泛搜集佚文的基础上探讨王勃诗文的散佚与辑录，探求传播过程中王勃诗文体量的变化。唐钞本和石刻文献中发现的王勃佚文以碑志和序文为主，这些佚文王勃文集并未收录。从中可以看到，王勃创作的碑志文数量较多，水平较高，结合这些佚文，可以对王勃的行迹、交游以及文学创作有更全面的认识。

第四章着眼于传播过程中的文本嬗变，从微观视角分析文本的嬗变对理解王勃诗文的影响。文本的嬗变主要表现为虚词脱落、标题变动和文字改易。虚词的脱落强化了文章的骈俪特性，标题的变动影响着诗文内容的界定，而部分文字的改易则源于诗、序的分合。

关键词：王勃，文学传播，嬗变，唐宋

ABSTRACT

This paper is mainly divided into four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sorts out the dissemination of Wang Bo's poetry and prose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semination subject and dissemination media. During this period, Wang Bo's poetry and prose communication realized the change of the subjec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edium. The main body of the communication changed from the author himself to the editor of the anthology, while the communication medium changed from the scrolls written on the banknotes to the inscribed albums, from the inscriptions carved on the stone to bibliography of epigraphy.

The second chapter focuses on the two major carriers of Wang Bo's poetry and prose – "Wang Bo Ji" and "Wenyuan Yinghua", and combs the process of Wang Bo's poetry and pros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ompi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anthology.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Wang Bo Ji" compiled by the brothers Wang Ju and Wang Zhu was preserved in the court, and it was also spread to Japan and Dunhuang, where it was widely circulated. But after the Song Dynasty, this collection did not exist. When later generations recompiled the collection of Wang Bo's works, most of them got funding from "Wenyuan Yinghua". From the Tang Dynasty to the Song Dynasty, "Wenyuan Yinghua" became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Wang Bo's poetry and prose.

The third chapter discusses Wang Bo's lost and compiled poems on the basis of extensive collection of lost articles, and explores the changes in the style of Wang Bo's poems in the process of dissemination. Wang Bo's lost writings found in Tang banknotes and stone inscriptions are mainly inscriptions and prefaces. Combining these lost writings, we can have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Wang Bo's travels, friendships and literary creations.

The fourth chapter focuses on the transmutation of the text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the transmutation of the text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Wang Bo's poetry and prose from a microscopic perspective. The transmutation of the text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alling off of function words, the change of title and the change of text. The fall-off of function words strengthens the paralle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rticle, the change of the title affects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ntent of the poem, and the change of some words comes from the separation and combination of the poem and the prefaces.

Key words: Wang Bo, Literature Communication, Evolutio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目录

摘要.....	I
ABSTRACT.....	II
图表索引.....	V
绪论.....	1
第一节 选题缘起.....	1
第二节 相关研究现状.....	4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意义.....	7
第一章 王勃诗文在唐宋时期的传播.....	9
第一节 传播主体的更迭.....	9
一、干谒之风与王勃推动的传播.....	9
二、辑选之举与编者推动的传播.....	13
第二节 传播媒介的转型.....	17
一、从钞写的卷轴到刻印的册页.....	18
二、从石刻碑志到金石目著录.....	21
第二章 《王勃集》和《文苑英华》：王勃诗文传播的两大载体.....	23
第一节 《王勃集》的编纂、著录与流传.....	23
一、《王勃集》在唐宋时期的著录情况及其编纂问题.....	23
二、《王勃集》的流传、散佚及其对王勃诗文传播的影响.....	27
第二节 《文苑英华》与王勃诗文的保存和传播.....	30
一、《文苑英华》中的王勃诗文.....	30
二、从《文苑英华》校勘情况看宋代王勃诗文的真实存录.....	34
第三章 散佚与辑佚：王勃诗文体量的嬗变.....	37
第一节 唐钞本《王勃集》原貌初探.....	37
一、现存《王勃集》残卷概述.....	37
二、《王勃集》全帙蠡测.....	40
第二节 新见王勃序文述论.....	43
一、《王勃诗序》中保存的佚文.....	43

二、从散佚的序文看王勃的交游.....	45
三、从散佚的序文看王勃的行迹.....	48
第三节 新见王勃碑志述论.....	49
一、王勃散佚碑志概述.....	50
二、《唐赵士达墓志》与王勃的墓志文创作.....	51
第四章 承递与变易：王勃诗文文本的嬗变.....	55
第一节 钞印转换背景下王勃诗文的文本嬗变.....	55
一、从唐代到宋代.....	55
二、宋代及其后.....	59
第二节 文本嬗变与王勃诗文阐释.....	60
一、虚词脱落与骈文特性的强化.....	61
二、标题变动与诗文内容的界定.....	62
三、文字改易与诗、序的分合.....	65
结语.....	68
参考文献.....	70
附录.....	77
一、新见王勃诗文汇总表.....	77
二、王勃赋作汇校表.....	79
三、王勃诗歌汇校表.....	85
四、王勃序文汇校表.....	91
致谢.....	105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107

图表索引

图 1	正仓院藏《王勃诗序》第一纸.....	19
图 2	《文苑英华》王勃作品校记分类图.....	35
图 3	《陆录事墓志》残片.....	39
图 4	《唐赵士达墓志》拓本.....	52
图 5	王勃《盘鉴图叙》所附《盘鉴图》.....	60
表 1	宋代总集中王勃诗文汇总表.....	16
表 2	唐宋时期王勃文集著录情况汇总表.....	23
表 3	王勃《采莲赋》对校表.....	31
表 4	唐钞本《王勃集》残卷篇目、用纸量、行数、字数统计表.....	38
表 5	张绍和刊本《王子安集》行数、字数、用纸量统计表.....	41
表 6	《王勃诗序》佚文汇总表.....	44
表 7	《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汇校表.....	56

绪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

初唐文人王勃，生逢鼎盛时代的开端。那时旧制度与旧传统正在逐渐走向衰颓，而新的体制和风尚正在逐渐成型，正是充满机遇的时代。王勃的家族属于太原王氏，家世可谓显赫，然而随着李唐政权的建立与巩固，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制度渐渐失去优势，到初唐时，文人已较少受到士族的荫庇，大多凭借文笔与才华在官场谋取一席之地。王勃的求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檄鸡文事件和匿杀官奴事件对于他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所以他自嘲“仆生二十祀，有志十数年。上策图富贵，下策图神仙^[1]”，以富贵之志与神仙之业宽慰自己。他也会推崇淡泊之志，慨叹“借如仆者，言不满于乡党，声不出于堂阙。东海取乐于箪瓢，南山毕志于文史。餐花佩叶，入兰室而谈玄；挹露攀霞，坐松扃而啸逸。扬子云之淡泊，心窃慕之；嵇叔夜之逍遥，真其好也^[2]”。即便如此，王勃大多数时候都“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东游吴越，西游巴蜀，南下交趾，丰富的游历让他诗文的内容不再囿于宫廷，而是走向市井与江山塞漠，从而引领初唐文学新风尚。

不过，王勃命途多舛，在上元三年（676）渡海时，不幸溺水而亡，年仅 27 岁^[3]。他在短暂的生涯中创作了大量作品，其中尤以诗、序、碑、颂为多。史载《王勃集》有三十卷^[4]，但这些作品并未全部流传下来。以目前较为通行的《王子安集注》来看，流传下来的王勃作品包括赋 12 篇、诗 95 首、文 102 篇，列为二十卷，作品数量明显少于唐代，文集的编次与卷帙也与唐代不同。在传于后世的作品中，王勃有不少名篇佳作流布广泛，如《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采莲赋》等，这些作品让王勃声名远播，千载之下都让人敬仰。不过，流传越广的作品，后世留存的版本越多，文本差异也越明显。流传过程中，作品的散佚与文本的嬗变并非孤例，相关现象非常值得关注。

对于前代作品的散佚和文本样貌的变化，前辈学者多有涉及。曹书杰在《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中首先概述了文献的亡佚情况，将逸佚文献分为亡佚之书、脱佚之文、散

^[1] [唐]王勃著；[清]蒋清翊注.《王子安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9 页，《述怀拟古诗》。

^[2] [唐]王勃著；[清]蒋清翊注.《王子安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70 页，《上绛州上官司马书》。

^[3] 刘汝霖《王子安年谱》、阎崇璩《王勃年谱》、岑仲勉《王勃疑年》、徐俊《王勃行年辨正》、骆祥发《初唐四杰研究》、张志烈《初唐四杰年谱》均持此说。

^[4] 参见后晋刘昫等所撰《旧唐书·经籍志》《旧唐书·王勃传》、宋代欧阳修等所撰《新唐书·艺文志》、王尧臣等所撰《崇文总目》。

佚之篇三大类^[1]，基本反映了古籍散佚的大致类型。而对于作品文本样貌的变化，前人也曾提及。清代蒋清翊在《王子安集注》的凡例中提到：“古书流传至今，校诸唐宋人所引，多有不同。如《韩诗外传》‘田饶谓鲁哀公黄鹄啄君黍粱’，李善《文选注》五十五作‘稻粱’，《西京杂记》‘扬雄梦吐凤集《玄》上’，《御览》九百十五作‘吐白凤’之类。今径引《选注》《御览》，期合子安本文，不更征及原书。”^[2]蒋清翊在注书时注意到古书在流传过程中文本样貌发生变化的现象，因而以时代较早的《文选注》《太平御览》作为参照，以期合乎原貌。他在校注王勃诗文时同样注意其中的错讹，常常联系原作上下文意或所用典故判定是非，发挥了正本清源的重要作用。不过，清代蒋清翊可资利用的文献有限，校注中指出的错讹可作为提示和参考，但由于缺乏文献依据，不足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对诗文传播与嬗变的深入探究，有赖具体材料、尤其是新材料的钩稽和运用。在这一方面，较之大多数唐代文人，王勃无疑是幸运者。经历了一千三百余年的沧桑变换，其作品仍以唐钞本的形式留存于世，让读者得以跨越时间的界限，一睹其唐时旧貌。但同时，王勃又是不幸的。早在宋元时期，《王勃集》已经散佚，唯明人张逊业裒集诗赋两卷，张绍和又从《文苑英华》诸书中辑出赋、诗、文十六卷，后世刊刻者以此为据。蒋清翊的《王子安集注》亦复沿袭，文集的形态和文本的样貌与王勃诗文创作、编集时期已不尽相同。“幸”与“不幸”之间的距离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以其“幸”来弥补其“不幸”，以新见材料所提供的信息来尝试重构王勃文集和文本的原貌，从而探究王勃诗文的流传过程，梳理这一过程中的文本嬗变。

对日藏唐钞本、敦煌写本等新材料的利用是本文的关键点。近代以来，随着中日交流的深化，许多日藏汉籍重新进入学人的视野。最早接触唐钞本《王勃集》残卷的是驻日公使随员杨守敬。在日期间，他搜罗大量珍本古籍，得到一部书便“考其原委，别纸记之”，终得二十余册，命名为《日本访书志》。其卷十七“古钞《王子安文》一卷”条云：卷子载文“三十篇，皆序文。日本影照本，书记官岩谷修所赠。首尾无序跋，森立之《访古志》所不载，惜当时未细询此本今藏何处。书法古雅，中间凡天地日月等字，皆从武后之制，相其格韵，亦是武后时人之笔。此三十篇中不无残缺，而今不传者凡十三篇，其十七篇皆见于《文苑英华》，异同之字，以千百记，大抵以此本为优，且有

[1] 曹书杰著.《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 页.

[2] [唐]王勃著；[清]蒋清翊注.《王子安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 页，《凡例》.

题目不符者，真稀世珍也^[1]。”杨守敬之后，罗振玉对日藏《王勃集》残卷用力颇深，他曾和平子尚、内藤湖南等日本学人的帮助下影印《王勃集》残卷，钞录正仓院本《王勃诗序》，并作细致得校勘，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利用的资料，奠基之功不可磨灭。

除日藏唐钞本之外，近代以来涌现的敦煌文献和出土碑志也为王勃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敦煌诗集残卷中保存了王勃的诗歌，而新出土的石刻文献中，也有王勃的佳作。正如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所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2]把握新材料，充分运用新出文献展开文学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旧的研究模式，开拓新的研究空间，提供新的研究思路^[3]”。新材料的充分运用可以激发原有材料的隐藏价值，也能让我们从新的角度看待问题。对于当下的王勃研究来说，进一步运用新材料是重中之重。

因此，本文将充分利用新见材料，并结合传世文献，梳理王勃诗文在唐宋时期的传播情况，力求在推究王勃文集与文本之原貌的基础上，理清相关作品的传播路径。同时，不仅研究传播过程的承续现象，关注“传——承”的线索，更着力研究传播过程的嬗变现象，关注“传——变”的特点，探究传播过程中诗文体量与文本样貌的嬗变，从而深化对王勃诗文的理解和认识。进一步说，关于王勃的个案研究如果进展顺利，也可以深化对唐宋时期文学传播的认识，窥探这一时期文本嬗变的基本特点，为唐宋文学转型乃至唐宋变革研究添砖加瓦。

另外，本次研究的时间范围将限定在唐宋时期，原因有三：第一，唐宋时期距离王勃生活的初唐较近，相对全面地呈现了王勃文集与文本的真实面貌；第二，新出的日藏唐钞本、敦煌文献和出土碑志以及后世辑本所取资的《文苑英华》都集中于这一时期，因而可供利用的材料较多；第三，从文本书写方式来说，唐宋时期正是钞印转换的重要时期，写本文献从兴盛到衰落引起了文学传播的巨大变化，王勃诗文的流传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也必然受到影响。总的来说，唐宋时期既是文学发展的特殊时期，也是王勃诗文生成、传播的关键阶段。因此，唐宋时期王勃诗文的传播与嬗变情况将是本文的关注重点。

^[1] 杨守敬撰；张雷校点.《日本访书志》.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57-258 页。

^[2] 陈寅恪著.《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26 页。

^[3] 胡可先撰.《新出文献与中古文学史的书写和建构》.《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04），第 38 页。

第二节 相关研究现状

总体来看,王勃相关研究起步较早,数量较多,关于王勃生卒年、行迹、交游与家世的研究数量可观,为后续的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关注王勃的诗文作品,从事辑佚、校注和阐释工作。另外,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王勃对齐梁文学的继承与开拓以及以王勃为代表的初唐四杰对初唐文坛的影响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然而,目前的王勃研究多集中于微观的考辨、校注和作品解读,前人更多关注王勃的名篇,其他作品关注较少,缺少整体性关照,因此较难形成对王勃诗文的整体认识。对于王勃诗文的传播以及在此过程中诗文承续与嬗变的具体情形,前人更是鲜少提及。有必要系统梳理王勃研究的成果,明了前人的得与失,并在此基础上开拓创新。

目前的王勃研究,大多围绕王勃其人、王勃之文、王勃之集三方面展开。

一、关于王勃其人。研究王勃其人,涉及王勃的生卒年、行迹、交游以及家世,相关成果多以年谱的形式出之,如姚大荣《王子安年谱》、阎崇璩《王勃年谱》、刘汝霖《王子安年谱》以及张志烈《初唐四杰年谱》。同时,前辈学者在相关论文中也以审慎的态度探讨了王勃生卒年、行迹、交游等话题,如岑仲勉《王勃疑年》、徐俊《王勃行年辨正》、张志烈《王勃杂考》、王气中《王勃在四川的创作活动——兼论唐初的世风与文风》,这些事实探究为后续的王勃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作为初唐四杰之一,围绕四杰展开的王勃研究也数量颇丰。骆祥发的《初唐四杰研究》^[1]从“生平行踪”“德才品评”和“作品剖析”等几个方面研究初唐四杰,尤其对四杰“浮躁浅露”“轻薄为文”的说法作了辨析,而葛晓音《初唐四杰与齐梁文风》^[2]、莫山洪《论初唐四杰对骈文的革新》^[3]、林静《四杰入蜀后诗风与初唐诗坛复古潮流的发生》^[4]、祝尚书《论初唐四杰骈文的“当时体”》^[5]等则从初唐四杰对文学传统的继承与革新入手,从中可以看到王勃在初唐文学变革中发挥的作用。对于王勃其人,不论是生平经历的考辨还是他与同时代文人的关联都不是本次研究的重点,但是在探究王勃诗文的传播与嬗变时,必定以已经探知的、更趋近于历史事实的生平经历为依据,并期待能借助诗文传播与嬗变的相关发现,通过辑录的佚文和还原的文本,补足王勃行迹与交游中未被探知的内容。

二、关于王勃之文。对于王勃的诗文作品,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对

[1] 骆祥发著.《初唐四杰研究》.东方出版社 1993 年版.

[2] 葛晓音撰.《初唐四杰与齐梁文风》.《求索》, 1990 (03), 第 87-93 页.

[3] 莫山洪撰.《论初唐四杰对骈文的革新》.《柳州师专学报》, 1998 (02), 第 7-11 页.

[4] 林静撰.《四杰入蜀后诗风与初唐诗坛复古潮流的发生》.《中国文化研究》2018 年冬之卷.第 73-81 页.

[5] 祝尚书撰.《论初唐四杰骈文的“当时体”》.《文学遗产》, 2017 (05).第 39-50 页.

名篇的研究是这部分的重点,《滕王阁序》更是重中之重。以往的研究成果以学术论文为主,包括王水照《〈滕王阁序〉的原题与主旨》^[1]、陈伟强《王勃〈滕王阁序〉校订——兼谈日藏卷子本王勃〈诗序〉》^[2]、日本道坂昭广《关于王勃〈滕王阁序〉的几个问题——并论正仓院〈王勃诗序〉和〈王勃集注〉的文字差异》^[3]和《〈滕王阁序〉“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新解——以正仓院藏王勃诗序为线索》^[4]以及咸晓婷的《从正仓院写本看王勃〈滕王阁序〉》^[5]。可以看出,对《滕王阁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标题、主旨以及文本解读上。而最近十年,利用正仓院藏《王勃诗序》所录《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而展开的研究不断涌现,这类单篇文章研究为王勃诗文的整体性研究提供了方法和理念的参考。除《滕王阁序》之外,王勃的赋作《采莲赋》和诗歌《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作为不同体裁的名篇佳作也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如李栋的《莲生何处:王勃〈采莲赋〉与咏物赋写作模式研究》^[6]、许嘉甫《〈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考异》^[7]、胡正武《蜀川与蜀州辨考——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异文证释》^[8]等。在唐宋时期王勃诗文的传播与嬗变这一课题中,名篇名作会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会止步于此。关于王勃诗文传播线索的梳理,不知名的诗文与名篇名作具备相同的价值,因此本次研究对流传不广、名气不大的王勃诗文也会给予足够的关注,以期对王勃的整体创作有更全面的了解。

此外,对于王勃的诗文作品,分体研究数量也较多,主要以学位论文的形式体现,且集中于骈文和诗歌。研究王勃的骈文,有《王勃骈文研究》^[9]《王勃骈文的接受及经典化研究》等^[10];研究王勃诗歌,有《王勃诗歌艺术研究》^[11]《王勃诗歌研究》^[12]等,相关论文可助我们相对全面地了解王勃不同文体的作品。当然,这部分研究并不局限于按照传统方式划分的文体,也关注到极具独特性的“体”,如祝良文《“龙朔变体”详

[1] 王水照撰.《〈滕王阁序〉的原题与主旨》.载于《鳞爪文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195页.

[2] 陈伟强撰.《王勃〈滕王阁序〉校订——兼谈日藏卷子本王勃〈诗序〉》.《书目季刊》第三十五卷第三期,第65-88页.

[3] [日]道坂昭广撰.《关于王勃〈滕王阁序〉的几个问题——并论正仓院〈王勃诗序〉和〈王勃集注〉的文字差异》.《清华中文学报》第六期,第115-132页.

[4] [日]道坂昭广撰.《〈滕王阁序〉“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新解——以正仓院藏王勃诗序为线索》.《古典文学知识》,2012(06),第53-62页.

[5] 咸晓婷撰.《从正仓院写本看王勃〈滕王阁序〉》.《文学遗产》,2012(06),第72-77页.

[6] 李栋撰.《莲生何处:王勃〈采莲赋〉与咏物赋写作模式研究》.《齐鲁学刊》,2018(02),第116-123页.

[7] 许嘉甫撰.《〈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考异》.《文学遗产》,1992(04),第98-99页.

[8] 胡正武撰.《蜀川与蜀州辨考——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异文证释》.《文学评论》,2005(06),第51-54页.

[9] 谈红英撰.《王勃骈文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10] 王腾撰.《王勃骈文的接受及经典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9年.

[11] 苏爱凤撰.《王勃诗歌艺术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12] 张培培撰.《王勃诗歌研究》.山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论》^[1]、卢娇《王勃“龙朔变体”再探》^[2]以及祝尚书《论初唐四杰骈文的“当时体”》^[3]等。但是，目前对王勃的赋作研究较少，碑志文更是缺乏关注，这是分体研究的不足之处。本次研究将始终具备文体意识，关注传播与嬗变中的文体差异，并着力关照以往研究较不充分的文体，如序文、碑志等。

三、关于王勃之集。对于王勃文集的研究，其成果相较于诗文研究来说数量不多，且主要以校注的形式出之。校注方面，蒋清翊的《王子安集注》^[4]注文引经据典，材料详实；何林天校注的《重订新校王子安集》^[5]以明代张绍和刊本为底本，开辟了王勃诗文校注的新体系，但断句和校语也有待进一步完善；聂文郁的《王勃诗解》^[6]以王勃的诗歌作品为主体，其中的解读值得参考。同时，学者在校注的前言中也常常涉及王勃文集的编纂时间、版本考述以及流布过程，这些解读对我们了解王勃文集本身也有很大的帮助。除此之外，陈伟强的《王勃著述考录》^[7]以及道坂昭广的《〈王勃集〉的编纂时期——以日本传存〈王勃集〉卷三十所收〈族翁承烈致寄文〉为中心》^[8]也充分利用传世文献和新见文献，对王勃的文集作了深入探讨。陈伟强的《王勃〈入蜀纪行诗〉研究》^[9]结合王勃的生平经历、蜀地的地理情况尝试还原《入蜀纪行诗》这一诗歌小集，并探寻了入蜀诗的文本来源，其研究方法值得借鉴。

另外，对日藏唐钞本《王勃集》和正仓院本《王勃诗序》的研究也是王勃文集研究的重点。将《王勃集》的传世版本与新见唐钞本结合起来，重新勾勒文集的流传状况，万曼的《唐集叙录》^[10]首开其功。他在为《王子安集》作叙录时就卷数、版本体系等关键问题作了论述，并结合罗振玉等人的工作，重审王勃文集中存录的篇目。但万曼对于《王勃集》的卷数未有定论，整理篇目时亦未充分利用罗振玉增补富冈本残卷并加以审订的后刻本，不免让人引以为憾。赵荣蔚在《唐五代别集叙录》^[11]中对十六卷的《王勃集》作了概述，多统合之功，少新颖之见。另外，杨晓彩在《王勃研究》^[12]第三章

[1] 祝良文撰.《“龙朔变体”详论》.《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06), 第135-138页.

[2] 卢娇撰.《王勃“龙朔变体”再探》.《齐鲁学刊》, 2019(01), 第134-141页.

[3] 祝尚书撰.《论初唐四杰骈文的“当时体”》.《文学遗产》, 2017(05), 第39-50页.

[4] [唐]王勃著; [清]蒋清翊注.《王子安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

[5] 何林天校注.《重订新校王子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6] 聂文郁著.《王勃诗解》.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7] 陈伟强撰.《王勃著述考录》.《书目季刊》第三十八卷第一期, 第71-92页.

[8] [日]道坂昭广撰.《〈王勃集〉的编纂时期——以日本传存〈王勃集〉卷三十所收〈族翁承烈致寄文〉为中心》.《人文中国学报》(第二十九期), 第27-44页.

[9] 陈伟强撰.《王勃〈入蜀纪行诗〉研究》.载于《汉唐文学的历史文化考察》.凤凰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319-347页.

[10] 万曼著.《唐集叙录》.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11] 赵荣蔚著.《唐五代别集叙录》.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9 年版.

[12] 杨晓彩著.《王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王勃著录与版本考述》中，对《王勃集》的流传情况作了历时性考察，但相对疏略。高洪岩《近代中日学人与唐钞本〈王勃集〉残卷》^[1]梳理了中日学人钞录、传播、整理唐钞本《王勃集》的关键环节，让人们了解唐钞本《王勃集》回流中国的过程有了基本的认识。除此之外，日本学者道坂昭广在这方面也是用力颇深，相关研究有《关于正仓院藏〈王勃诗序〉的“发见”》^[2]《〈王勃集〉佚文中的女性墓志与出土墓志——王勃作品流行的痕迹》^[3]《略论作为文本的正仓院藏〈王勃诗序〉》^[4]《略论〈翰墨城〉所收王勃佚文〈诗序切〉》^[5]以及《王勃〈陆录事墓志〉断简研究》^[6]。国内的研究则有《日本正仓院藏〈王勃诗序〉的文本特色与学术价值》^[7]和《正仓院藏〈王勃诗序〉与诗序文体的独立性》^[8]。这些研究都从不同方面对日藏唐钞本王勃文集作了探讨，为我们之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上述论文或仅对唐钞本王勃文集作概述，或以单篇文章为研究对象，未曾从整体上对王勃的唐钞本资源作深入研究，不免引以为憾。

总之，目前对王勃文集和文本的研究已经在运用新材料的基础上有所进展，但是，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唐宋时期，着眼于这一时期王勃诗文的传播与嬗变时，就会发现相关研究仍然颇为疏略，不足以让我们对唐宋时期王勃诗文的样貌有全面而正确的认识。因此，很有必要就唐宋时期王勃诗文的传播与嬗变作专门研究，既从宏观上探讨王勃诗文的散佚与辑录，也从微观上关照文本嬗变之于王勃传播接受的影响。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意义

本次研究主要运用搜集、整理、归纳、分析史料的传统方法，在广泛搜集王勃佚文的基础上做汇校、对勘工作，力图还原王勃诗文传播与嬗变的真实情形。研究思路及相关意义如下：

一、统合传世文献与新见文献。就目前已知的王勃诗文作品来看，其来源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唐宋、明清以来一直在域内流布的作品，这类作品构建了理解、阐

[1] 高洪岩撰.《近代中日学人与唐钞本〈王勃集〉残卷》.《古典文学知识》，2009（04），第108-115页.

[2] [日]道坂昭广撰.《关于正仓院藏〈王勃诗序〉的“发见”》.《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第八集），第56-66页.

[3] [日]道坂昭广撰；樊昕译.《〈王勃集〉佚文中的女性墓志与出土墓志——王勃作品流行的痕迹》.《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65-84页.

[4] [日]道坂昭广撰.《略论作为文本的正仓院藏〈王勃诗序〉》.《文学与文化》，2011（01），第121-126页.

[5] [日]道坂昭广撰；石立善译.《略论〈翰墨城〉所收王勃佚文〈诗序切〉》.《唐都学刊》，2010（02），第38-40页.

[6] [日]道坂昭广撰.《王勃〈陆录事墓志〉断简研究》.《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十五号（2021.03），第35-50页.（日文文献，暂无译本）

[7] 胡凌燕撰.《日本正仓院藏〈王勃诗序〉的文本特色与学术价值》.《江西社会科学》，2016（11），第100-106页.

[8] 胡凌燕撰.《正仓院藏〈王勃诗序〉与诗序文体的独立性》.《文学遗产》，2020（02），第184-187页.

释王勃的基础。另一类则是近代以来不断从日本、敦煌等地涌现的钞本以及从地下出土的碑志、断简，这类作品属于新见文献，有助于探索作品的原生面貌，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两类文献性质有别，前人的关注度也并不均衡。统合传世文献与新见文献，有助于从整体上对王勃诗文作关照，了解王勃诗文的存佚情况。同时，深入文本内部，通过大量校勘工作，理清文本流变的脉络，从新的角度理解王勃诗文。

二、以传播与嬗变为研究主线。唐宋时期是王勃文学传播的关键时期，以往我们不了解王勃诗文在唐代的样貌，而唐钞本的出现补充了王勃文学传播的重要时间节点，让梳理王勃诗文在唐宋时期的传播成为可能。以文学传播为主线，可以还原当时的传播史实，把握王勃诗文传播过程的关键节点，为梳理诗文体量和文本样貌的嬗变提供线索。同时，以文本嬗变为主线，也可以聚焦王勃诗文在传播过程的文本流动性，以及相应变化对理解王勃诗文内涵的影响。

总体来说，本次研究将统合传世文献与新见文献，在充分利用传世文集、域外汉籍、敦煌文献、出土墓志的基础上，探究唐宋时期王勃诗文的传播与嬗变，力求使王勃研究更加深入。

第一章 王勃诗文在唐宋时期的传播

唐代文学的繁荣与文学传播的发展关系密切。“文学传播促进了唐代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文学不再是统治阶级的专利，文学的横向传播渠道逐渐拓展……传播媒介是文学整合的桥梁，传播是文学发展的整合机制。”^[1]在王勃诗文传播的过程中，有哪些主体参与了传播活动，发挥了什么作用，哪些方式在传播过程中广泛运用，是否因时代而变化？这些问题将是本章重点讨论的对象。

第一节 传播主体的更迭

作为对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用力最深的学者之一，王兆鹏在《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中提出了六个需要重点关注的范畴，其中，首先着眼的是传播主体，“即追问是谁传播文学，有哪些人或哪些机构传播^[2]”。就王勃诗文的传播而言，传播主体首先是作者自己。随着作者离世，并从传播过程中隐退，其他传播主体不断涌现出来，呈现出新的传播特点，传播效果也在相应地发生改变。

一、干谒之风与王勃推动的传播

干谒之风由来已久而初唐特盛。所谓干谒，是指文人士子自荐以求入仕的特定行为。初唐时，魏晋南北朝实行的九品中正制已逐渐退场，而成熟的选官制度尚未定型，“由于政变的频繁、用人标准的变化，加上科举制度不完备等多种因素，荐举不但始终成为科举的重要补充，而且名目繁多，取仕也比科举容易^[3]”。高宗在位期间，曾数次下诏令百官荐士。官员们也热衷于举荐贤人，薛元超“好引寒俊，尝表荐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义方、孟利贞等十余人，由是时论称美……表荐郑祖玄、邓玄挺、崔融为崇文馆学士^[4]”，又李敬玄“典选累年，论综有序。自永徽以后，选人转多，当其任者，罕闻称职，及敬玄掌选，天下称其能^[5]”。这样的事迹常常传为佳话，为后人所称道。初唐四杰文采斐然，名声远播，为李敬玄所延誉。在这样的环境中，后进之士常常主动向显达之人表荐自己，并呈递适宜的作品以求仕进。

王勃的仕宦经历与干谒密不可分，最初入仕正源于刘祥道的表荐：“麟德初，刘祥

^[1] 柯卓英著.《唐代的文学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15 页.

^[2] 王兆鹏撰.《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江汉论坛》，2006（05）：109-113.

^[3] 葛晓音著.《论初盛唐文人的干谒方式》.载于《唐诗流变论要》，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239 页.

^[4]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七十三.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2590-2591 页.

^[5]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八十一.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2754-2755 页.

道巡行关内，勃上书自陈，祥道表于朝，对策高第。”^[1]王勃文集中保留的《上刘右相书》即“上书自陈”的内容。而在应制举之前，王勃也频繁向朝廷投献文章。例如乾封元年（666），王勃干谒李常伯，作《上李常伯启》并献《宸游东岳颂》一首：

某启：某闻杞林腾秀；羽族知归，旻谷流谦，波臣有托。然则朝光八圣，尚欣牧豎之词；道济五残，未隔輿人之诵。谨凭斯义，辄上《宸游东岳颂》一首。当仁不让，下走无惭于自媒；闻善若惊，明公岂难于知我。龙门高远，眇黄道而无阶；爵里既投，叫丹闾而有地。伏愿暂停左右，曲流国士之恩；广进刍蕘，俯息樵夫之议。轻陈径捷，退用彷徨。^[2]

李常伯当指李安期^[3]。在这篇典型的干谒书启中，王勃先是陈述献颂的缘由，以“牧豎之词”“輿人之颂”为胜事增光，接着表达了投献的目的，以期明公“知我”，代为援引。除此之外，王勃也曾干谒皇甫常伯，作《上皇甫常伯启》二首，其一云：

某启：一昨奉命，令写《新对台策》及前后旧文。谨凭国士之恩，敢进輿人之颂。窃以龙鑣就路，骖骏相悬；鹄镜临春，妍媸自远。亦有飞霜匝地，兰萧銜共尽之悲；烈火埋冈，玉石抱俱焚之惨。然则知音罕嗣，流水空存；至宝不同，荆山有泪。君侯饰扬刍议，提奖芜词，白圭成再见之荣，黄金定一言之重。鹏飏既接，仰云径而将趋，龙阪可登，指星台而有望。循襟佩德，抚事知恩。山岳有轻，河汉无极。^[4]

他又向皇甫常伯献《乾元殿颂》，并希望皇甫常伯能“导江至海”，将颂文呈递给皇上。当然，干谒的行为并没有随着及第、入仕而停止。总章元年（668），王勃向皇帝上书投匭，作《上九成宫颂表》，献《九成宫颂》二十四章。又作《上拜南郊颂表》，献《拜南郊颂》十章。不过，王勃仕途不顺，因《檄英王鸡文》被高宗斥出沛王府，继而只身入蜀，延宕两年。至咸亨二年（671），王勃再返长安，参加时选。为了获得认可，新的干谒活动也必不可少。他先是上书绛州的地方长官，作《上绛州上官司马书》，

[1]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二百一.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5739 页.

[2] [唐]王勃著；[清]蒋清翊注.《王子安集注》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24-125 页.

[3] 张志烈著.《初唐四杰年谱》.巴蜀书社 1993 年版，第 102 页.

[4] [唐]王勃著；[清]蒋清翊注.《王子安集注》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126-127 页.

接着干谒参掌铨选的吏部员外郎，作《上明员外启》。当时，李敬玄与裴行俭共同主持朝廷典选，李敬玄对包括王勃在内的初唐四杰赞誉有加，而裴行俭却对他们多有讥刺：“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1]前人对裴行俭的评价已有详尽的辨析^[2]，而王勃干谒裴行俭，确是借此陈述自己对于人才选拔的观点，争取赞许以求仕进：

伏见诠擢之次，每以诗赋为先，诚恐君侯器人于翰墨之间，求材于简牍之际，果未足以采取英秀，斟酌高贤者也。徒使骏骨长朽，真龙不降。銜才饰智者，奔驰于末流；怀真蕴璞者，栖遑于下列……然窃不自揆，尝著文章，非敢自媒，聊以恭命。谨录《古君臣赞》十篇并序，虽不足尘高识，亦可以见小人之志也。伏愿暂停左右，少察胸襟，观述作之所存，知用心之有地。^[3]

另外，《入蜀纪行诗》也是王勃从蜀地归来之后为求举荐而干谒的产物，其《入蜀纪行诗序》曰：

总章二年，五月癸卯，余自常安观景物于蜀。遂出褒斜之隘道，抵岷峨之绝径。超玄溪，历翠阜，迨弥月而臻焉。若乃采江山之俊势，观天地之奇作，丹壑争流，青峰杂起，陵涛鼓怒以伏注，天壁嵯峨而横立，亦宇宙之绝观者也。虽庄周詫吕梁之险，韩侯怯孟门之峻，曾何足云。盖登培塿者其衡霍之心，游涓澮者发江湖之思。况乎躬览胜事，足践灵区，烟霞为朝夕之资，风月得林泉之助。嗟乎！山川之感召多矣，余能无情哉？爰成文律，用宣行唱，编为三十首，投诸好事焉。^[4]

可以看到，王勃每一阶段的仕宦经历都与干谒活动息息相关，干谒中涉及的诗文作品有《宸游东岳颂》《乾元殿颂》《拜南郊颂》《九成宫颂》《新对台策》《古君臣赞并序》《入蜀纪行诗》等。这些作品经王勃择取，并传播给以李安期、裴行俭为代表的达官显宦。

^[1]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5006 页.

^[2] 清人姚大荣怀疑裴行俭讥刺四杰“浮躁浅露”并无此事，是“燕公谀墓之词”，傅璇琮在《唐代诗人丛考》中亦持此说。张志烈认为裴行俭如此评论四杰，源于他与李敬玄在掌铨选上存在矛盾，参见张志烈《王勃杂考》。骆祥发在《初唐四杰研究》中认为四杰生前确有“浮躁浅露”之讥，但并非出自裴行俭之口。

^[3] [唐]王勃著；[清]蒋清翊注.《王子安集注》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31-133 页.

^[4] [唐]王勃著；[清]蒋清翊注.《王子安集注》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6-227 页.

那么,王勃干谒活动中的文学传播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哪些作品能得以传播,是由作者王勃自己决定的。王勃创作的文章不在少数,特定时期内,虽然文学作品的传播难免受到当时社会风尚的影响,但是什么文章藏于书篋,什么文章传之他人,王勃具有最大的自主选择权。例如王勃投献的作品,在入蜀之前和从蜀地归长安后有较为明显的转变。入蜀之前,王勃多以文辞华美、典故繁多、侈靡巨丽的颂文干谒显宦,迎合朝廷对于歌功颂德之文的需求。而从蜀地返回长安之后,王勃投献的文章不在绮靡夸饰,而是更注重实用,投献的诗歌也多如蜀地诗歌一般清丽古雅。

其次,在这一过程中,私人关系是作品得以传播的基础,从王勃到显宦,甚至再到皇帝,始终是从个体到个体的单线传递,并不能突破传播链条而有进一步的扩展。在干谒活动中,王勃通过书启将文章投赠给其他人,或是通过其他人转交给皇帝,传播链一般就此终止。这样的特点在于干谒的目的往往是将文章作为仕进的敲门砖,目的达成后,文章的传播一般就此终止。

进一步追问,由作者推动的文学传播,其效果如何呢?王勃诗文散佚严重,传世的作品只是全部创作的一部分,其中,用以干谒的书、启、表、奏和行卷作品几乎不可能完全保存下来。单以传世的干谒书、启、表、奏中提到的作品来看,投献给李安期的《宸游东岳颂》一篇和投献给裴行俭的《古君臣赞》十篇并序早已荡然无存,而投献给皇帝的《乾元殿颂》《拜南郊颂》《九成宫颂》幸运地保存了下来。可见,从能否传世的角度来说,以干谒为主的文学传播效果欠佳,且干谒对作品传播的影响与干谒对象也有很大的关系。投献对象地位越尊贵,获得的赞誉和认可越有分量,作品的传播范围也越广。王勃“年未及冠,授朝散郎,数献颂阙下。沛王闻其名,召署府修撰^[1]”,沛王因为王勃投献给皇帝的颂文而知道他的名声,说明在干谒之后,作品实现了空间上的传播。而禁中对呈递给皇上的文章保管存录,又相对有利于作品传世,进而实现了时间上的跨越。

总体来说,初唐时期干谒活动的盛行为作者所主导的传播提供了发生场域。在干谒活动中,王勃掌握传播的自主选择权,因此在入蜀前后呈现出不同的择取倾向。私人关系是作品得以传播的基础,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单线传播构成了相对封闭的传播链条,因此传播效果也会受到限制。当然,部分作品如果以位高权重如皇帝者为投献对象,更有可能实现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传播。

^[1]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二百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39页。

二、辑选之举与编者推动的传播

上元三年，王勃离世^[1]，由作者推动的传播活动也就此终结。继之而起的是热衷于搜集、择选王勃诗文的编者主体所推动的传播。他们或与王勃处于同一时代，或与王勃相隔百年，但都曾为王勃诗文的传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其中，较为典型的编者有王勃的亲朋好友、唐人选唐诗编者、其他总集编者等。

王勃去世后不久，王氏兄弟便开始着手编纂王勃遗文。他们从各处搜罗王勃作品，在文明元年（684）至载初元年（689）之间编成《王勃集》三十卷^[2]。自《王勃集》编成以后，王勃诗文以文集为载体进入公共视野，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关于《王勃集》与诗文传播的相关问题，下一章将专门讨论，此处不再详述。这里想强调的是，《王勃集》的编成一定程度上可视为王勃诗文在公共空间中广泛传播的开始，后人编选王勃诗文，多以此为基础。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诗人数量之多，诗歌质量之高，非前代所可比拟。正因为如此，唐代的编选者对本朝的诗歌作品有着极高的认可度，也非常热衷于编选本朝人的诗歌集，“唐人选唐诗”遂格外兴盛。据统计，有著录的唐人所编唐代诗选有四十七种^[3]，现存十六种，分别为《翰林学士集》《珠英集》《搜玉小集》《丹阳集》《河岳英灵集》《国秀集》《篋中集》《玉台后集》《中兴间气集》《御览诗》《元和三舍人集》《极玄集》《窦氏联珠集》《又玄集》《瑶池新咏集》《才调集》^[4]。就编选唐诗而言，“与后世相比，唐人占有先天优势，选者与诗人生活于同一时代，在保存诗歌原始面貌，还原诗人真实地位，揭示唐诗发展规律等诸多方面更具价值^[5]”。同时，从文学传播的角度来说，编者在编选过程中如何去取，将决定特定诗人的哪些作品能有幸随着选集的传播而获得更多读者。那么，在现存唐人选唐诗文集中，收录了哪些王勃的作品呢？

遍览《唐人选唐诗新编》，选录王勃诗的有佚名编《搜玉小集》和李康成编《玉台后集》。其中，《搜玉小集》录《九日登高》一首：

^[1] 关于王勃去世的时间，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或以为卒于高宗上元三年（676），杨炯《王勃集序》、刘汝霖《王子安年谱》、闻一多《唐诗大系》、岑仲勉《王勃疑年》、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王勃传》、徐俊《王勃行年辨正》、骆祥发《初唐四杰研究》、张志烈《初唐四杰年谱》持此说，本文从之。另有姚大荣《王子安年谱》、聂文郁《王勃年谱》认为王勃卒于上元二年（675），何林天《论王勃》认为卒于文明元年（684），前人已有辨析，兹不赘述。

^[2] [日]道坂昭广撰.《〈王勃集〉的编纂时期——以日本传存〈王勃集〉卷三十所收〈族翁成烈致祭文〉为中心》.《人文中国学报》（第二十九期），27-44页。

^[3] 陈尚君著.《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载于《唐诗求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656-665页。

^[4] 傅璇琮、陈尚君、徐俊编.《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中华书局2014年版。

^[5] 石树芳著.《唐人选唐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九月九日望乡台，
他席他乡送客杯。
人今已厌南中苦，
鸿雁那从北地来。^[1]

此诗明代张逊业校正、嘉靖三十一年江都黄埠东壁图书府刊本《王勃集》二卷作《蜀中九日》，蒋清翊《王子安集注》同，而明代崇祯年间张绍和刊本《初唐四子集》中的《王子安集》十六卷作《蜀中九日登玄武山旅眺》，与《搜玉小集》所录诗题不同。

又《玉台后集》录《铜雀妓》二首：

妾本深宫妓，曾城闭九重。
君王欢爱尽，歌舞为谁容？
锦衾不复襞，罗衣谁再缝。
高台西北望，流涕向青松。

金凤邻铜雀，漳河望邺城。
君王无处所，台榭若平生。
舞筵纷可就，歌梁俨未倾。
西陵松楸冷，谁见绮罗情。^[2]

总体来看，入选的王勃诗歌数量较少。较有代表性的选集，如殷璠《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皆未选王勃作品。这是为什么呢？

前人在研究“唐人选唐诗”时，对初唐四杰诗歌的存录情况已约略论及^[3]。非唯王勃，包括骆宾王、卢照邻、杨炯在内的初唐四杰，其诗歌在现存唐人所选唐诗集中都存录甚少，《搜玉小集》录四杰诗各一首，《玉台后集》录王勃诗作二首，《后村诗话续集》卷一云：“郑左司子敬家有《玉台后集》，天宝间李康成所选，自陈后主、隋炀帝、

^[1] 傅璇琮、陈尚君、徐俊编.《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125 页.

^[2] 傅璇琮、陈尚君、徐俊编.《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409 页.

^[3] 吕玉华著.《唐人选唐诗述论》.文津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50 页.

江总、庾信、沈、宋、王、杨、卢、骆而下二百九人，诗六百七十首，汇为十卷，与前集等，皆徐陵所遗落者。往往其时诸人之集尚存。今不能悉录，姑摘其可存者于后。”

^[1]目前可知《玉台后集》存录王勃《铜雀妓》二首，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诗各一首，总体来说对初唐四杰诗歌的收录都不算多。这一现象很可能源于他们的文学创作与编集者的文学观念不相契合。王勃的诗文感情浓郁、气势壮阔，但仍未能摆脱齐梁时期绮靡文风的影响。而唐代诗歌集的编选者大多以盛唐为宗，追求兴象玲珑的诗境，追求诗歌的自然之美，王勃的创作并不完全满足这样的要求，因此选录较少。

同时，选录较少的原因也可能在于王勃在诗歌革新方面作出的努力并没有及时得到唐代编者的认可。杨炯《王勃集序》云：

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卢照邻人间才杰，览清规而辍九攻。知音与之矣，知己从之矣。于是鼓舞其心，发泄其用，八紘驰骋于思绪，万代出没于豪端。契将往而必融，防未来而先制。动摇文律，宫商有奔命之劳；沃荡词源，河海无息肩之地。以兹伟鉴，取其雄伯，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大则用之以时，小则施之有序。徒纵横以取势，非鼓怒以为资。长风一振，众萌自偃。遂使繁综浅术，无藩篱之固；粉绘小才，失金汤之险。积年绮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词林增峻。反诸宏博，君之力焉；矫枉过正，文之权也。^[2]

以王勃为代表的初唐四杰反对“上官体”，力求变革宫廷诗风。他们“追求功名的乐观歌唱、讴歌时代的高昂基调、甚至包括轻烟淡雾般的惆怅情绪，莫不是贞观以来提倡匡时济世、歌功颂德、戒骄戒盈的精神在高宗时代中下层文人诗中的反映。它们与宫廷文学的区别，就在充满幻想、热情和不甘‘憔悴于圣明之代’的不平之气。而这种气骨正是初唐诗风有所变革的关键^[3]。”因此，从唐人所选王勃诗的数量和代表性来看，王勃在诗歌方面的成就，似乎没有体现在唐人编选的诗集中，他们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王勃在诗歌革新方面作出的贡献。所以王勃诗歌未能借助唐代诗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1] [宋]刘克庄撰；王秀梅点校.《后村诗话》.中华书局 1893 年版，第 84 页。

^[2] 祝尚书撰.《杨炯集笺注》.中华书局 2016 年版，第 273-274 页。

^[3] 葛晓音著.《论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载于《唐诗流变论要》，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296-297 页。

唐代编者编选唐代诗文时重在体现一定的文学取向，因此唐代收录的王勃诗文少而精。相比之下，宋代编者编选唐代诗文重在保存前代文学遗产，因此宋代收录的王勃诗文多而杂。这样的特点决定了宋代的文集对王勃作品的传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宋初李昉等人编写的《文苑英华》收录王勃大量赋、诗、文，分属各个类别，后世辑录王勃文集，多以此为渊藪。鉴于它的重要地位，相关内容将在第二章进行讨论。这里主要考察其他文集、尤其是总集在王勃诗文传播中发挥的作用。

姚铉编纂的《唐文粹》收录王勃诗歌一首，孔延之编《会稽掇英总集》收录序文一篇，蒲积中编《古今岁时杂咏》收录诗歌四首，桑世昌《回文类聚》收录序文一篇，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乐府诗七首，洪迈《万首唐人绝句》收录诗歌 38 首。具体篇目见表 1：

表 1 宋代总集中王勃诗文汇总表

编者	书名	卷次	类别	篇名
姚铉	《唐文粹》	卷十一	诗	《倬彼我系九首并序兄励作》
孔延之	《会稽掇英总集》	卷二十	序	《修禊于云门王献之山亭序》
蒲积中	《古今岁时杂咏》	卷十六	上巳	《上巳浮江宴得遥字》
		卷三十三	重阳	《九日怀封元寂》
				《蜀中九日》 《九日》
桑世昌	《回文类聚》	卷二	图	《盘鉴图铭序》
郭茂倩	《乐府诗集》	卷十八	鼓吹曲词	《临高台》
		卷三十一	相和歌辞	《铜雀台》二首
		卷五十	清商曲辞	《江南弄》
				《采莲归》
		卷七十一	杂曲歌辞	《秋夜长》
		卷七十七	杂曲歌辞	《杂曲》
洪迈	《万首唐人绝句诗》	卷四	无	《秋江送别二首》 《寒夜怀友杂体二首》
		卷八	无	《他乡叙兴》 《夜兴》 《临江二首》 《江亭夜月送别二首》 《别人四首》 《赠李十四四首》 《早春野望》 《山中》 《东郊行望》 《寒夜思友三首》 《始平晚息》

编者	书名	卷次	类别	篇名
				《扶风昼届离京浸远》 《普安建阴题壁》
		卷第二十一	无	《九日》
		卷二十二	无	《晚届凤州》 《羁春》 《林塘怀友》 《山扉夜坐》 《春庄》 《春游》 《春园》 《林泉独饮》 《登城春望》
		卷五十二	无	《蜀中九日》

除《文苑英华》外，宋代总集中选录的作品仍以诗歌为主，兼及少量序文。不同编者根据自身的选录标准，或以文体为限而专录乐府、绝句、回文，或以地域为界而专录会稽之作，或以内容为别而专录岁时之作。在划定界限之后，入选的作品因特定的标签而更容易被读者知悉，未入选的作品则越发隐没。

在宋代总集中，尤以《万首唐人绝句》选录王勃作品最多。那么，洪迈所选王勃诗歌的文献来源是什么呢？《万首唐人绝句》所录王勃诗歌大多作于蜀地，《始平晚息》《扶风昼届离京浸远》《普安建阴题壁》《晚届凤州》提到的地点是长安与蜀地之间的交通要道，且与王勃《入蜀纪行诗序》中提到的行迹重合，因此可以推断洪迈在选录王勃诗歌时，极有可能运用了王勃自编干谒诗集《入蜀纪行诗》^[1]。由此则可打通以干谒为代表的作者推动的传播与后世编者推动的传播之路径，让我们从更长的时间段中看到王勃诗文传播的具体情形。

第二节 传播媒介的转型

传播媒介是传播信息的渠道，是沟通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关键。“人类发展的历史既是文化传播的历史，也是媒介发展的创造史和变迁史……媒介制约着人们对于外在世界的认知和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文化的进步是通过其物化形态和传播方式实现的。一个时代的文化传播的性质和水平，不在于传播什么，而在于怎样传播，用什么媒介手段进

^[1] 陈伟强著.《王勃〈入蜀纪行诗〉研究》.载于《汉唐文学的历史文化考察》.凤凰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19-347 页.

行传播。”^[1]文学作品的传播媒介主要有口头传播和书面传播两种。口头传播由来已久，“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一歌一咏之间，文学作品便播于乡野、传之庙堂。就书面传播而言，在纸发明以前，竹木和缣帛是书写的主要材料。既之而起的是纸张，“纸的风行当在3世纪至4世纪的晋代，取代了竹简和部分缣帛的用途，书籍得以大量的抄写广传^[2]”。在唐代，纸的运用已非常普遍，是书面传播的主要载体。除此之外，刻于石、题于壁也是唐代文学作品的重要传播方式。口头传播和书面传播在王勃诗文传播过程中都有所体现。五代王定保于《唐摭言》中载录了王勃在滕王阁的逸事：

王勃著《滕王阁序》，时年十四，都督阎公不之信。勃虽在座，而阎公意属子婿孟学士者为之，已宿构矣。及以纸笔巡让宾客，勃不辞让。公大怒，拂衣而起，专令人伺其下笔。第一报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先生常谈！”又报云：“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公闻之，沉吟不言。又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遂亟请宴所，极欢而罢。^[3]

这段广为征引的材料出现在《古今事文类聚》时，又增加了不少传奇性的细节，其中之一为：“密嘱数吏伺勃下笔，当以口报。”^[4]在这里，“口报”的情形被关注并着意表现出来。材料中关于王勃作《滕王阁序》^[5]的时间虽有争议，但形象地表现了当时宴会中以口头传播的方式获得读者的情形。另外，王勃亦作乐府诗，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临高台》等七首诗，皆能被于乐章，通过口头方式流布四方。

当然，书面传播才是王勃诗文传播的主流。以下将重点探讨王勃诗文在唐代的书面传播情况，并分析从唐代到宋代传播媒介的转型在王勃诗文传播中的表现。

一、从钞写的卷轴到刻印的册页

“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受到特定媒介的支配，而每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和技术

^[1] 庄晓东著.《文化传播：历史、理论与现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2] 钱存训编著.《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页。

^[3] [五代]王定保撰；姜汉椿校注.《唐摭言校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

^[4] [宋]祝穆编；[元]富大用辑.《新编古今事文类聚》.景明万历甲辰金谷唐富春精校补遗重刻本，卷十一“天时部”。

^[5] 《滕王阁序》，正仓院藏《王勃诗序》和《文苑英华》均作《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当以此为是。此处论及《唐摭言》，暂从《唐摭言》中的提法。

^[6] 庄晓东著.《文化传播：历史、理论与现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而书籍的形式及装置之法却发生了变化。唐代书籍用卷轴之制，“卷轴皆横行，高约一尺，长短无定制，简册编为一编者，则卷轴写作一卷^[1]”。但是，卷轴在制作和使用中多有不便之处。“卷子之长幅，一端有标，如欲检阅后幅，非将全卷展开不可。手续既极繁重，时间又不经济，故不得不谋改革之法。”^[2]不将各纸黏连，只以散页书写，是从卷轴到册页的一大转折。积页为册，则为册页。宋代以后的书籍，多取册页的形制。册页之式的发明使雕版印刷的运用成为可能。而在此之前，文本皆钞写在卷轴之上。随着刻印的流行，文学作品的传播也随之发生改变。

由于相隔甚远，钞写的卷轴难得一见。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根据史料中的描述来推想卷轴的具体样貌。而日本正仓院藏《王勃诗序》的发现，则让我们对卷轴的形制乃至其中的文本有更清晰、准确的认识。1983年，《王勃诗序》曾在“正仓院展”中公开面世，当时发行的《正仓院展目录》对该钞本作出描述：

表纸为白麻纸，外题有“□诗序一卷”的墨书。本纸由白、茶、黄、褐、赤、绿、缥、灰等色麻纸三十张粘连接合，并承初唐欧阳询之书风，以行书、草书两种书体混杂抄写而成，其中还使用了武后在载初元年（690）制定的“则天文字”。卷末空白处有“庆云四年七月廿六日 用纸贰拾玖张”（但实际为三十张）的题笔。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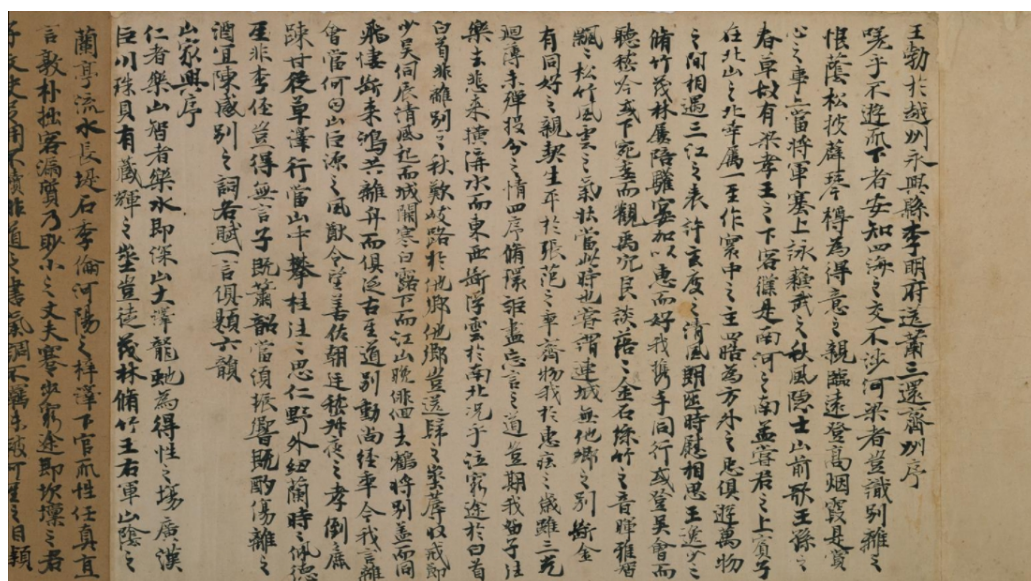


图1 正仓院藏《王勃诗序》第一纸

[1] 马衡著.《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载于《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68页.

[2] 马衡著.《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载于《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2页.

[3] 转引自胡凌燕.《日本正仓院藏〈王勃诗序〉的文本特色与学术价值》.《江西社会科学》，2016（11），100-106页.作者据《昭和五十八年正仓院展目录》（奈良国立博物馆1983年发行，第26页）翻译。

《王勃诗序》一卷载录王勃序文 41 篇，其中有 21 篇为现行本所收，20 篇为佚文。唐钞本《王勃诗序》中保存的佚文，让我们对王勃的创作情况有更全面的认识，而 21 篇与现行本重合的部分，也为我们提供了时代更早的版本以及更丰富的文本样貌。即以标题为例，广为流传的王勃作于滕王阁的序文，后世多称为《滕王阁序》，但序文对滕王阁并没有过多描述，而是侧重描写饯别的场景，因此正仓院本《王勃诗序》作《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更贴切。也有序文相同而题目却全然不同的，如正仓院本收录的《新都县杨乾嘉池亭夜宴序》，《文苑英华》以及后世的《王勃集》均作《越州秋日宴山亭序》，而序文提及“扬子云之旧地^[1]”显然指蜀地而非越地，《越州秋日宴山亭序》与之不符。《新都县杨乾嘉池亭夜宴序》中的“新都县”在成都附近，与序文相合，因此更准确可信。就文字而言，正仓院本《王勃诗序》虽然因为钞写的缘故，存在异体字、俗字以及字形特别的武后所造文字，但总体上更贴切。

另外，日本上野氏藏《王勃集》卷二十八存墓志三篇，即《唐故度支员外郎达奚公墓志并序》《归仁县主墓志并序》《唐故河东处士卫某夫人贺拔氏墓志并序》，卷首并存《陆录事墓志》^[2]的题目，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王勃集》卷二十九有《张公行状》一首，《祭石堤山神文》《祭石堤女郎神文》《祭白鹿山神文》《为虔州诸官祭故长史文》《为霍王祭徐王文》等祭文五篇，卷首并存《祭高祖文》的题目，《过淮阴谒汉祖庙祭文》的残片即此。这些文章皆钞写于卷轴之上，为追寻王勃诗文的原始面貌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材料。

除文章外，王勃的部分诗歌也以钞本形式留存于世。例如，敦煌文献中，P.2687《初唐诗丛钞》录王勃诗三首，分别是《上巳浮江宴五言》《圣泉宴韵得泉字》《秋日奉别王长史公》^[3]。S.555《唐诗丛钞》录王勃诗两首，分别是《幽居》《寺中观卧像》：

《幽居》

涧户风前竹，山空月下琴。

唯余两□□，应尽百年心。

^[1] 《文苑英华》作“故地”。

^[2] 西泠印社 2019 年秋季拍卖会上出现的日藏唐钞本残片即《陆录事墓志》的部分内容。

^[3] 原卷中《上巳浮江宴五言》缺字，《圣泉宴韵得泉字》失题，《秋日奉别王长史公》缺字。

《寺中观卧像》

净宇流金□，真仪翳宝床。

自应归寂灭，非是倦津梁。

这两首诗不见于任何一个版本的《王勃集》。

唐代钞本中保存的王勃诗文，一方面因为与王勃生活的时代更接近而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另一方面又可能来源于与现行版本不同的版本体系。到了宋代的刻本，多歧的文本面貌趋于统一，且渐生讹误。当我们研究王勃诗文时，很有必要注意唐宋之际的钞印转换对传播造成的影响。

二、从石刻碑志到金石目著录

根据史料的记述，王勃在短暂的一生中应当写了不少碑志。《西阳杂俎》记载了王勃创作碑颂时的特殊情形：“王勃每为碑颂，先磨墨数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笔书之，初不点窜。时人谓之腹稿。少梦人遗以丸墨盈袖，自是文章日进。”^[1]这段材料复见于《谈薮》《太平广记》《古今事文类聚》等，呈现了王勃才思敏捷的创作情形。其中着重强调“碑颂”之作，说明碑颂的创作在王勃的全部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另外，《古今事文类聚》卷六十“丧事部墓铭类”记载了王勃通过撰写碑志铭颂而多积财物的事迹：“王勃所至，请托为文，金帛丰积，人谓之心织笔耕。”^[2]由此可以想见王勃创作了不少碑志。碑志皆刻于石上，虽无法像纸本一样流传四海，但碑立于地面，具有昭告世人、传之后世的作用。王勃的作品在这个过程中也通过石刻传播。

最典型的莫过于王勃在蜀地的创作。在王勃现存的十篇碑文中，有九篇皆作于蜀地，且备受赞誉。杨炯在《王勃集序》中描述王勃“远游江汉，登降岷峨。观精气之会昌，玩灵奇之胎螭。考文章之际，征造作之程。神机若助，日新其业。西南洪笔，咸出其辞。每有一文，海内惊瞻。所制《九陇县孔子庙堂碑文》，宏伟绝人，稀世为宝，正平之作，不能夺也^[3]。”在蜀地作的《九陇县孔子庙堂碑文》即《益州夫子庙碑》，这篇碑文气势宏伟，称衡的《鲁夫子碑》与之相较也不能夺得头筹。

然而，由于石刻这一传播媒介的特殊性，保存、记录也存在相应的问题。宋代《宝刻丛编》和《宝刻类编》等金石类著作载录王勃的碑，仅录题目，不录正文。透过这类

[1] [唐]段成式撰；许逸民校笺.《西阳杂俎校笺》前集卷十二语资篇，中华书局2015年版，896页。

[2] [宋]祝穆编；[元]富大用辑.《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卷六十.景明万历甲辰金谷唐富春精校补遗重刻本，卷六十“丧事部墓铭类”。

[3] 祝尚书撰.《杨炯集笺注》卷三.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64-265页。

书我们能知道王勃创作了哪些碑，但不能明晰碑文具体写了什么。如果石本已经损坏或尚未出土，这部分作品的传播路径将被阻断。可以看到，从唐代到宋代，石本的碑文转变为金石目中的著录，而这一过程中，王勃创作的诗文文本可能会佚失。

不过，前人在金石目录中对王勃碑志的著录也有重大作用。当我们无法获得王勃碑志的石本文献，也无法在王勃文集中找到相关作品的蛛丝马迹时，金石目录的著录便能提供重要线索，让我们了解到某些如今已经不得一见的碑志曾经存在过。通过金石目录的著录，我们甚至也能获取这些散佚碑志的创作时间和创作地点信息，进一步勾勒王勃的创作实际，从而估测王勃诗文的原始体量。

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与考古事业的繁荣，部分埋于地下的碑志得以在千年以后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王勃的碑志也在其列。可以说，这些新出土的碑志借由独特的方式，实现了跨越时代的传播。

总体来说，唐宋时期王勃诗文的传播媒介经历了从钞写的卷轴到刻印的册页、从石刻碑志到金石目著录的转型，而不论哪一种传播媒介，都在王勃诗文的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充分利用各类媒介的传播成果较之以往有更大的可能性，也有更多必要性。因此，笔者将在下文充分利用与王勃相关的钞本、刻本、石刻、金石目录，梳理王勃诗文传播的具体情形，探究王勃诗文体量与文本样貌的嬗变细节。

第二章《王勃集》和《文苑英华》：王勃诗文传播的两大载体

第一节 《王勃集》的编纂、著录与流传

作为王勃诗文流布、传播的重要载体，王勃文集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今通行的王勃文集是清代蒋清翊的《王子安集注》，“仍分为二十卷，依盈川序原编卷数也^[1]”。此集虽与杨炯《王勃集序》所言之二十卷相同，但早非唐时《王勃集》旧貌。除此之外，更早的重要版本还有明代张逊业校正、嘉靖三十一年江都黄埭东壁图书府刊本《王勃集》二卷，张逊业在序言中交代王勃“有文集三十卷，则未之见，此仅窥一斑云^[2]”。此集只录诗赋，一般认为与《王勃集》原编有密切的承传关系。因此，后世编订王勃文集者多以此为基础。形成现存王勃文集基本构成框架的是明代崇祯年间张绍和编纂《初唐四子集》中的《王子安集》十六卷，此集将诗赋、书启、序文、碑志等不同文体的作品分体编次，较之张逊业本，文集体量有所增大，各种文体的作品得以集中呈现，后世编纂王勃文集多从其体例，影响较大。《四部丛刊》据江南图书馆藏明张绍和刊本影印，传播也较广。清代项家达在编订《初唐四杰集》时，“取现存各本，互相点勘，合刻成编^[3]”，所收之王勃集亦是王勃文集的重要版本。

以上是明清时期王勃文集的基本情况。可以看到，至明清时期，王勃文集散佚严重，存世文集皆是后人重新编订，与唐宋时期《王勃集》原貌并不一致。那么唐宋时期王勃文集的存录情况如何？本节将重点讨论。

一、《王勃集》在唐宋时期的著录情况及其编纂问题

现存文献中，最早提及王勃文集的是杨炯的《王勃集序》。《旧唐书》本传、《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也曾提及《王勃集》，关于卷数，说法与《王勃集序》不一。唐宋时期重要的官私书目大都著录了王勃文集，现按照时间顺序汇总如下^[4]：

表2 唐宋时期王勃文集著录情况汇总表^[5]

^[1][唐]王勃著；[清]蒋清翊注.《王子安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2][明]张逊业校正.《王勃集》二卷.嘉靖三十一年江都黄埭东壁图书府刊本。

^[3][清]项家达编订.《王子安集》十六卷.乾隆四十六年星渚项氏刊本。

^[4]需要注明的是，《宋史·艺文志》虽编于元代，但反映的是宋代的图书情况，一并汇总于此。

^[5]文献来源依次是：祝尚书撰.《杨炯集笺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91页；孙猛著.《日本国见在书目详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847页、1851页；[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075页、第5006页；[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600页、第1618页；[宋]王尧臣等编次，[清]钱东垣等辑释.《崇文总目》.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41页、第379页；[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830页；[宋]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88页；[宋]郑樵撰.《通志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01页、第717页；[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330页。

朝代	来源	著录
唐	杨炯《王勃集序》	二十卷
(日) 平安	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	《王勃集》卅卷
		《新注王勃集》十四卷
五代	刘昫等《旧唐书·经籍志》	《王勃集》三十卷
	刘昫等《旧唐书·王勃传》	三十卷
宋	欧阳修等《新唐书·艺文志》	《王勃集》三十卷
		王勃《舟中纂序》五卷
宋	王尧臣等《崇文总目》	《王勃文集》三十卷
		王勃撰《舟中纂序》五卷
宋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王勃集》二十卷
宋	洪迈《容斋四笔》	二十卷 ^[1]
宋	郑樵《通志·艺文略》	《王勃集》三十卷
		《王勃刀笔》一卷
元	脱脱等《宋史·艺文志》	《王勃诗》八卷
		《王勃文集》三十卷
		《杂序》一卷

史料中著录的王勃文集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各体文章兼收的全集，通常以《王勃集》命名，另一类是仅收某类文章的小集，如《舟中纂序》五卷、《杂序》一卷等。以《王勃集》而论，最大的分歧在于卷数。新旧《唐书》记录《王勃集》为三十卷，《崇文总目》与《新唐书》修撰的时间相近，文献来源大概率重合，亦作三十卷。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平安时期藤原佐世所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也著录了《王勃集》，卷数同样是三十卷。经考证，此书成书于日本宽平三年^[2]，大致相当于唐昭宗时期，反映了较早时代王勃文集的情况。当然，二十卷本的情况也不可忽略。除杨炯《王勃集序》提到二十卷外，宋代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著录了二十卷本的《王勃集》。洪迈《容斋随笔》也著录为二十卷，但是不同版本的《容斋随笔》说法不一，明崇祯三年马调元刊

^[1]明崇祯三年马调元刊本《容斋随笔》作“勃之文今存者二十七卷云”，当以宋本作“二十卷”者为是。

^[2]孙猛著.《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174 页.

本《容斋随笔》则作“二十七卷”。同一种书不同版本对卷数说法不一，亦可见《王勃集》卷数之不确定性。那么，《王勃集》究竟是二十卷、三十卷还是二者兼存呢？

《四库全书总目》已关注到了《王勃集》卷数不一致的问题^[1]，万曼也在《唐集序录》中指出了王勃文集“说法极不一致”的现象，但对卷数问题没有确论，只说“宋元旧本，荡然无存，无论二十卷本、三十卷本，皆不可见^[2]”。不过，《王勃集》原卷并非如前代学人所言之杳无踪迹。上个世纪初，罗振玉从日本影写王勃佚文数篇，其中包括正仓院藏《王勃诗序》，录序文四十一篇；上野氏藏墓志三首，神田氏藏祭文一篇；以及富冈谦藏《王勃集》二卷，卷中标有“卷第二十九”、“卷第卅”的字样。日藏唐钞本《王勃集》的发现，说明仍有唐时旧本留存于世，而这一唐钞本恰恰是三十卷。如此说来，《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以及《崇文总目》等书目的著录便有了实物证明。

但是，并不能由此断定二十卷本不存在。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王勃集〉提要》中注明“有刘元济序”。刘元济即刘允济，《旧唐书》言刘允济“博学善属文，与绛州王勃早齐名，特相友善^[3]”，惜乎此序不存，不知序中之言。但既是特意提到有刘允济之序，极有可能亲眼见到了二十卷本。进一步说，二十卷本与三十卷本是相互独立还是存在联系呢？现存日藏唐钞本《王勃集》的编者是谁？与两位作序者是否有联系？有必要追本溯源，探讨《王勃集》的编纂过程，了解《王勃集》生成过程中的关键人物。

日藏唐钞本《王勃集》第三十卷中，收录了四篇颇为特别的文章。四篇皆非王勃所作，而是编者收录其他人所作的与王勃相关的文章，包括《自没后彭执古孟献忠与诸弟书》《族翁承烈旧一首 兼与勳书论送旧书事》《族翁承烈致祭文》《族翁承烈领乾坤注报助书》。四篇文章中透露出不少与编者相关的重要信息。

《自没后彭执古孟献忠与诸弟书》云：

林壑幽人谨致书于王六贤弟足下：仆等近游汾晋，言访山泉，载想德音，故来参揖。梅暑三伏，麦风千里。葭灰发而兰泉涌，衡炭举而阴气升。左右琴书，比当佳适，岂谓贤兄长逝，化为异物。笔海绝流，词岑落构。梁木其坏，吾将安放……
彭执古、孟献忠谥。^[4]

[1][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1277 页.

[2]万曼著.《唐集叙录》.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4 页.

[3][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5012-5013 页.

[4]据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王勃集》第三十卷录入，录文和标点参考罗振玉《王子安集佚文》和陈尚君《全唐文补编》。

彭执古、孟献忠，史传不载。长期流传于日本的《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三卷有题署曰“梓州司马孟献忠撰^[1]”，此处的孟献忠有可能就是在王勃死后给王勃弟弟写信表达哀思的孟献忠。信寄给“王六贤弟”，而称呼王勃为“贤兄”，说明王勃比王六年长，是王六的哥哥。题目应该由編集者所拟，从“诸弟”的称呼来看，編集者是王六的哥哥。其后又有《族翁承烈旧一首 兼与勳书论送旧书事》。族翁承烈即王绍宗，新旧《唐书》皆有传。此篇名为一首，实则包含族翁王承烈写给王勃的两封信以及写给王勳的一封信。在这三封信以前有一段题词云：“君适交州日，路经扬府，族翁承烈有书与君，书竟未达。及君没后，兄勳于翁处求此书。承烈有书与勳，兼送旧书，今并载焉。”^[2]这里称呼王勳为兄，说明编者王勳的弟弟。另外，族翁承烈在信中曾询问王勃著述的情况，还希望能将编成的书写录一份寄予他，以便将王勃的作品传之后世。从最后一篇《族翁承烈领乾坤注报助书》可以看出，王承烈的请求得到了回应，并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名为“报助书”，这里的“助”当指王勃的弟弟王助。史载“勃兄勳，弟助皆第进士……助字子功，七岁丧母哀号，邻里为泣。居父忧，毁骨立。服除，为监察御史里行。初，勳、勳、勃皆有才名，故杜易简称‘三株树’，其后助、劼又以文显^[3]。”王承烈将收到《乾坤注》的回信寄给王助，说明王助也参与了王勃著述的整理工作。可以看到，包括王勳、王助等人在内的王氏兄弟，是《王勃集》编纂过程的关键人物。他们从各处搜集王勃遗文和相关材料并汇编成集，还将编好的文集抄录给以王承烈为代表的亲朋好友。

那么，是否意味着王氏兄弟在编好《王勃集》之后又请杨炯作序呢？换言之，现存日藏唐钞本《王勃集》残卷所代表的三十卷本，是否与杨炯的《王勃集序》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呢？前辈学人常常将二者联系起来^[4]，但是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细节，即杨炯《王勃集序》载录《王勃集》为二十卷，与现存的三十卷本不合。如果说王氏兄弟编好文集之后请杨炯作序，那么序中的“二十卷”有可能是“三十卷”之讹，同时也意味着否定杨炯曾有编纂《王勃集》的行为，乃至否定二十卷本的存在。

^[1]李剑国撰.《唐五代志怪传奇序录》（增订本）.中华书局 2017 年版，第 190 页。

^[2]据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王勃集》第三十卷录入，录文和标点参考了罗振玉《王子安集佚文》和陈尚君《全唐文补编》。

^[3]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二百一.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5740 页。

^[4]傅璇琮于《新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中称：“本年（684）或稍后，王勳、王勳兄弟搜求王勃遗文编辑，杨炯为序。”参见傅璇琮主编《新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辽海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04 页。张志烈在《初唐四杰年谱》中则根据《王勃集》卷三十中的《族翁承烈致祭文》中提到的“文明元年”，考订《王勃集序》作于此前的永泰二年。参见张志烈《初唐四杰年谱》，巴蜀书社 1993 年版，第 226 页。

关于杨炯是否编过《王勃集》，除了《王勃集序》之外，暂时没有其他史料。我们可以从序文中寻找蛛丝马迹。在《王勃集序》中，杨炯首先回顾了文学发展的历程，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烘托王勃的卓越才华。接着介绍王勃的家世背景和个人经历，强调他年少有为，时誉斯归。同时，王勃的文学观点和著述活动也是杨炯重点表现的内容。反对上官体，廓清文风，继承祖父王通的旧业，都是王勃在短暂的年华中获得的成就。最后，杨炯提到了作序的缘起：“援翰纪文，咸所未忍。盖以投分相期，非弘词说，潸然擎涕，究而序之。分为二十卷，具诸篇目。”^[1]因为跟王勃志趣相投，交情甚好，所以提笔写下这篇序文，记述他的生平事迹。这里杨炯强调自己与王勃交情之好，接着交代文集分成二十卷，详细呈现了具体篇目。如果是受他人之请托，为已经编好的文集作序，一般会先交代已经编好的文集的卷数、编者等情况，例如颜真卿《尚书刑部侍郎赠尚书右仆射孙逖文公集序》：“台省乃编次公文集为二十卷，列之于左，庶乎好事者传写讽诵以垂乎无穷，亦何必藏名山而纳石室也。真卿昔观光乎天府，实荷公之奖擢。见命为序，岂究端倪。时则永泰元年仲秋之月也。”^[2]而此处杨炯言“分为二十卷”，行为主体当是他自己。结合杨炯的仕宦经历，杨炯在调露元年（679）卸任弘文馆校书郎之后，永隆二年（681）经薛元超举荐出任崇文馆学士之前，曾因病居家，有时间整理故友遗文，编写成集并作序。

另外，晁公武著录的《王勃集》二十卷有刘允济之序。刘允济与王勃齐名，二人私交甚好，这一点与杨炯类似。有可能刘允济作序的二十卷本与杨炯编订的二十卷本为同一体系，是王勃的朋友为传存王勃作品而作的努力。二十卷本与三十卷本并行于世，只不过从著录情况和存世情况来看，三十卷本要比二十卷本流传更广泛。

二、《王勃集》的流传、散佚及其对王勃诗文传播的影响

《王勃集》编成之初，即在其亲朋好友之间传钞流布。日藏唐钞本《王勃集》卷三十中提到的“族翁承烈”即是《王勃集》流传链条中最早的一环。《族翁承烈旧一首兼与勳书论送旧书事》包括王承烈写给王勃的两封信以及写给王勳的一封信^[3]，在写给王勳的信中，王承烈交代了旧书信的来龙去脉，并问及《王勃集》的编纂情况，希望能在编好之后钞录给他：“不知文笔总数几许，更复缉注何书。小史往还，时望写录。岂唯

^[1]祝尚书撰.《杨炯集笺注》.中华书局 2016 年版，第 291 页.

^[2] [清]董诰编.《全唐文》卷三三七.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3415 页.

^[3] 陈尚君认为第二封信由王承烈写给王勳，而道坂昭广则认为第二封信由王承烈写给王勃。兹从道坂昭广之说，参见道坂昭广《〈王勃集〉的编纂时期——以日本传存〈王勃集〉卷三十所收〈族翁承烈致祭文〉为中心》。

自拟赏玩，兼欲传之其人。其《易象》及《论语注》，俾因緘付，乃所望也。”^[1]所谓“文笔总数”，当是指王勃的诗文作品。而王承烈的请求显然也得到了回应。《王勃集》卷三十有《族翁承烈领乾坤注报助书》云：

乾坤，其《易》之门，所以甚思见此《注》。恒虑遗逸，忽揽精微，可谓得其蕴矣。緘诸篋衍，传之，其故不至遗落^[2]，亦无烦他囑。族承烈敬谢。^[3]

这里虽然只提到了《乾坤注》，但推想王氏兄弟所编纂的《王勃集》不至于不在写录寄送的范围。可以说，《王勃集》循着亲朋好友的传播路径而开启了广泛传播的道路，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

如果说书目对王勃文集的著录体现了特定时间点上王勃诗文静态的保存情况，那么在唐宋时期这个独特的时间段中，王勃诗文如何实现在空间中的拓展和在时间上的延续，则是一个动态的传播过程。在唐代，《王勃集》的流传范围十分之广。或传之敦煌，或流入日本，显示了王勃诗文在当时强大的生命力。不过，由于年代久远，目前留存下来的关于《王勃集》的信息并不完整，我们只能通过残缺的信息尽量还原当时文集的样貌，了解《王勃集》的流传对王勃诗文传播的影响。

一般认为，以吉备真备为代表的第七批遣唐使将包括《王勃集》在内的大批汉籍带回日本国内。这也意味着，《王勃集》在编成不久即传入日本。据考证，现存日藏唐钞本《王勃集》残卷尚未使用武后所造文字，但“华”字缺末笔以避武后祖讳，当钞写于垂拱二年（686）至制定则天文字的载初元年（689年末）之间^[4]。即以《王勃集》编成于文明元年（684）、日本藏《王勃集》钞写于则天文字制定前的最后一年即永昌元年（689）而论，中间只隔五年，说明《王勃集》在编成五年之内即传入日本。同时，在日本平城宫出土木简中，有三片是钞录王勃《初春于权大宅宴序》之断片。木简来自下级官吏用以弃置垃圾的洞穴，而此洞只在天平十七年（745）至十九年（747）间使用，相当于唐天宝四载至天宝六载。这说明当时《王勃集》亦流行于日本平民群体之间，有

^[1] 据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王勃集》第三十卷录入，录文和标点参考了罗振玉《王子安集佚文》和陈尚君《全唐文补编》。

^[2] 罗振玉《王子安集佚文》作“传之其人，故不至遗落”。

^[3] 据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王勃集》第三十卷录入，录文和标点参考了罗振玉《王子安集佚文》和陈尚君《全唐文补编》。

^[4] [日]道坂昭广撰.《关于日本保存下来的〈王勃集〉残卷——以书写形式和“华”缺笔为考察重点》.载于《〈王勃集〉与王勃文学研究》.研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235-257页。

较广泛的群众基础。

与当时流传之广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残卷所录文章在传世王勃文集中的缺失。现藏于兵库县芦屋市上野家的《王勃集》卷二十八录墓志三篇，其中《陆录事墓志》存题目而缺正文^[1]；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卷二十九存行状一首、祭文六篇，卷三十录王氏兄弟与其他亲朋好友关于王勃的书信往来。这些文章均不见于重辑的《王勃集》。在《王勃集》全帙散佚之后的明清时期，文人了解王勃作品，大多通过重辑的版本，而非唐代原编，那么目前我们能看到的《王勃集》残卷存录的文章，对于当时文人来说便相当于“隐身”，而这也势必会影响甚至误导人们对王勃的理解和认识。

除横跨海洋东渡日本之外，《王勃集》还翻越高山与荒漠，来到了敦煌。之所以认定《王勃集》曾流传于敦煌，不仅在于敦煌残卷中保存了王勃的诗歌，更是因为卷中钞有“王集”二字。在 P.2687 所录王勃《上巳浮江宴》中，诗题前特定注明“王集”二字，正说明此卷所录王勃诗歌有明确的文献来源，即《王勃集》。标注文献来源的例子在敦煌残卷中属实少见，这正在于敦煌文献区别于经典文献，表现出强烈的民间文本的特征。这也说明，《王勃集》在唐代不仅流传广泛，而且在民间颇受重视。

如果说《王勃集》流传于日本和敦煌代表了王勃诗文向外扩展、向民间渗透的趋向，那么《王勃集》留存于宫廷则凸显了官方机构对王勃诗文的重视。唐代令狐楚在元和十三年（818）作中书舍人时曾在禁中读到《王勃集》，并作《盘鉴图铭记》记录此事：

元和十三载二月八日，予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2]。夜直禁中，奏进旨检事。因开前库东阁，于架上阅古今撰集，凡数百家。偶于《王勃集》中卷末获此《鉴图并序》，爱玩久之。翌日，遂自摹写，贮于箱篋。宝历二年，乃命随军潘元敏绘于缣帛，传诸好事者。太原令狐楚记。^[3]

虽然文中仅记载了王勃所作的《盘鉴图铭序》，但可以借此推知《王勃集》存于禁中，藏于东阁，可供学士们翻阅。令狐楚在任中书舍人期间亦编选了《御览诗》，其中以中唐诗人的五七言近体诗为主，然而并未选王勃之诗。

^[1] 2019 年在西泠印社拍卖会中现身的唐钞本残片被判定为王勃的《陆录事墓志》，现藏于私人收藏家手中。

^[2] 《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二载元和十二年“宪宗方责度用兵，乃罢逢吉相任，亦罢楚内职，守中书舍人。元和十三年四月，出为华州刺史。”由此可推断令狐楚在元和十二年已罢翰林学士，而元和十三年四月之前仍为中书舍人。若《盘鉴图铭记》作于元和十三年，则“翰林学士”四字恐为后人所加。参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五，中华书局 1995 年版，386-389 页。

^[3]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百四十三。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5506 页。

令狐楚在《盘鉴图铭记》中提到,《王勃集》中亦收录了盘鉴图,所谓“《鉴图并序》”,意味着序与图并存,且此文收录在《王勃集》卷末,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唐代《王勃集》的原始编次与文本构成。而且文中也提到,令狐楚曾将图与序摹写钞录,并“命随军潘元敏绘于缣帛,传诸好事者”,对于王勃单篇文章的传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盘鉴图铭序》,《文苑英华》并未收录,而张绍和本《王勃集》和项家达本《王子安集》亦不载。《文苑英华》未收录,可能因为此书在编选时有所择取,未尽录《王勃集》中的文章,而明清时期的辑本不载,说明重辑《王勃集》时难免有所疏漏,未能做到广泛搜罗,以呈现王勃诗文完整的面貌。其实,此文并未完全亡佚。蒋清翊在编撰《王子安集注》时,从《全唐文》中将此文辑出,扩充了王勃诗文的阵营。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王勃集》散佚而不为人所知的王勃诗文应该不在少数。《盘鉴图铭序》正因为令狐楚从禁中钞出并有意向他人传播才有了支线上的传播渠道,但并不是所有文章都如此幸运。因此,了解王勃诗文传播的关键节点,探究特定时期王勃诗文真实的存录情况,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节 《文苑英华》与王勃诗文的保存和传播

《文苑英华》一千卷是宋初由李昉、徐铉、宋白等人编纂的大型图书之一,与《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并称为北宋四大书。“全书上起萧梁,下迄晚唐五代,选录作家近二千二百人,作品近两万篇,分赋、诗等三十八类。其中以唐代的作品为最多,约占十分之九。”^[1]《文苑英华》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唐代文献,在唐代诗文的保存与传播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是时印本绝少,虽韩、柳、元、白之文,尚未甚传,其他如陈子昂、张说、九龄、李翱等诸名士文集,世尤罕见。故修书官于宗元、居易、权德舆、李商隐、顾云、罗隐或全卷收入。”^[2]许多不甚知名的文人的作品赖《文苑英华》而保存下来,而且不少作品可能与集本有不同的文献来源,呈现出不同的文本面貌。

一、《文苑英华》中的王勃诗文

《文苑英华》“撮其精要,以类分之”,收录王勃作品共131篇,其中赋11篇、诗40首、歌行1首、表3篇、启10篇、书6篇、序43篇、论2篇^[3]、颂3篇、赞1篇、碑10篇、行状1篇,分属12个类别,以诗、序数量为多。除了按文体划分大类之

[1][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66年版,出版说明第1页.

[2][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8-9页.

[3]《平台秘略论十首》按照惯例视为一篇,《平台秘略赞十首》同.

外，所有作品还细分为不同的小类，其中诗又分属天部、乐府、人事、道门、寺院、送行、留别、行迈、悲悼、居处等，序又分属游宴、诗序、饯送、赠别、杂序等类，其他文体亦按照内容细分。类别的划分简明扼要地指示了王勃诗文的要旨和主题，有助于部分作品的理解和阐释。但是也应该注意，不少作品的类别归属存在讹误，如果不细加甄别，可能会对作品的理解产生误导。例如《与契苾将军书》入书信之边防类，但此信非论边事。揣度文辞，则知此前当有书信请王勃为毕公撰写墓志铭，王勃在心中表达了对毕公的哀思，又自觉难以胜任，而此文正是请契苾将军对撰写墓志的提议再为斟酌的谦辞。

总体来看，王勃的不少作品正是因为《文苑英华》的收录才流传下来。后世重辑《王勃集》，也多从《文苑英华》哀辑文献。明代崇祯年间张绍和编纂的《初唐四子集》中的《王子安集》十六卷是将王勃的诗赋、文章统合成集的第一个重辑本，书中虽未明言其文献来源，但通过比勘可以发现，张绍和本取资于《文苑英华》之处颇多。

对于王勃作品的传播，诗赋和文章应该分开看待。以诗赋而论，从宋代到明代，一直有仅录王勃诗赋的小集单独流传，如南宋陈起书棚本唐人小集中便有《王勃集》，而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朱警编《唐百家诗》、张逊业辑《唐十二家诗》皆收入仅录诗赋的《王勃集》，因此诗赋作品的保存相对完备。但由于宋刻本不存于世^[1]，明代的《王勃集》在多大程度上保存了宋本旧貌已不可知。相比之下，张绍和重辑的《王子安集》，在诗赋方面并未完全照王勃小集收录，而是有选择性地采纳了《文苑英华》以及周必大、彭叔夏校正《文苑英华》时标注的版本面貌。通过校勘王勃的名篇《采莲赋并序》，即能发现张绍和本与《文苑英华》的内在联系：

表3 王勃《采莲赋》对校表

《文苑英华》	彭叔夏、胡柯校正 《文苑英华》	张逊业本《王勃集》 ^[2]	张绍和本《王子安集》
虽复曹王潘令之逸曲	“令”集作“陆” “曲”集作“兴”	虽复曹王潘陆之逸曲	虽复曹王潘陆之逸曲
黛吐青跗	集作“质”	同集本	同集本
淑类博传	集作“传鲜”	同《英华》	同集本
被沮漳之沦连	集作“漪涟”	同《英华》	同《英华》

^[1]清光绪年间元和江标所刻《唐人五十家小集》虽自云影刻南宋书棚本，实则覆明嘉靖间陆元大、朱警递辑刻《唐百家诗》本。参见黄永年、贾二强撰集《清代版本图录》（第五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0页。笔者核验朱警辑《唐百家诗》本《王勃集》与江标《唐人五十家小集》本《王勃集》，版式和文字几乎完全相同，可证其说。

^[2]此处以张逊业本《王勃集》为代表，也同时参校了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朱警编《唐百家诗》。三者有相近的文献来源，但明铜活字本有颇多倒文，朱警《唐百家诗》本亦有不少讹误，张逊业本则相对精审，且明代杨一统、许自昌据此重刻，流传较广，因而以张逊业本《王勃集》为准。

《文苑英华》	彭叔夏、胡柯校正 《文苑英华》	张逊业本《王勃集》	张绍和本《王子安集》
立修涨之田田	集作“亘”	同集本	同集本
是以吴娃越艳	集作“姬”	是以吴娃春妍 (有阙文)	同《英华》
郑婉秦妍	集作“媚”	缺“越艳郑婉秦”， “妍”入上句	同《英华》
感灵翹于上朔	集作“节”	同集本	同集本
幽潭采莲	集作“泽”	同《英华》	同《英华》
故其游泳一致	集作“所非”	同《英华》	同《英华》
厌鸾扃之闲处	集作“雁扃”	同《英华》	同《英华》
侍饮南津	集作“湘”	同《英华》	同《英华》
覩旌旄之低举	集作“旒”	同《英华》	同《英华》
蘋紫桨碍	集作“将”	同《英华》	同《英华》
洪川泱泱	四字集作“水泱泱” (“四”当为“三”)	川泱泱	川泱泱
绿水湛湛兮芙蓉披	集无“绿”字 “藻”集作“蓉”	水湛湛兮芙蓉披	水湛湛兮芙蓉披
惜时岁惜易晚	集作“惜岁时兮易暮”	同集本	同集本
揽红葩及碧枝	集作“绩”	同《英华》	同《英华》
迴绡裙兮窃独叹	集作“裾”	同《英华》	同《英华》
偷香椒屋之里	集作“房”	同集本	同集本
奉嬉游之彩旂	集作“宴”	同集本	同集本
长接席而寡仇	集作“奉”	同《英华》	同《英华》
气恬海寰	集作“漠”	同集本	同集本
消怪气于沅澧	“消”集作“寝” “澧”集作“湘”	同集本	同集本
王公卿士	集作“侯”	同《英华》	同《英华》
嘉木埜植	集作“异”	同《英华》	同《英华》
灵草具繁	集作“绮丽且繁”	同《英华》	同《英华》
播荆南之紫根	集作“擢”	同集本	同集本
梅飏浅燠	集作“颺”	梅风浅燠	同《英华》
岸连山而树复	集作“匝”	同《英华》	同《英华》
飞桂振罗	集作“践褥”	同《英华》	同《英华》
愿衣香兮胜荷	集作“而”	同集本	同集本
念穷欢于水浚	集作“曲”	同《英华》	同《英华》
北溪花尚密	集作“蕊尚”	同集本	同集本
恨光景兮不驻	集作“惜”	同《英华》	同《英华》
南鄙义妻	集作“楚”	同《英华》	同《英华》
临枉渚之一送	“枉”集作“春” “之”集作“兮”	同集本	同集本
见秋潭兮四平	集作“之”	同集本	同集本
风飒飒兮荷吐丹		风飒飒兮荷花丹	风飒飒兮荷花丹

《文苑英华》	彭叔夏、胡柯校正 《文苑英华》	张逊业本《王勃集》	张绍和本《王子安集》
剪瑶带而犹馐	集作“恨独”	剪瑶带而犹恨	剪瑶带而犹恨
折瓊英而不欢	集作“兮”	同《英华》	同《英华》
惜佳期兮未旦	一作“由”	惜佳期兮末由	惜佳期兮末繇
愿解佩以邀子	集作“而”	同《英华》	同《英华》
恐时暮	集作“悲”	同集本	同集本
鸣环钏兮响窈窕	集作“珮”	同《英华》	同《英华》
爱晴天之碧云	一作“望”	同《英华》	同《英华》
风流雨散		云流雨散	云流雨散
鸣榔络绎		鸣榔络绎	鸣榔络绎
日侧光沉		日侧光深	同《英华》
风惊浪深		浪惊风沉	同《英华》
信忘情之盖寡		信忘情之益寡	同《英华》
南穷巴沱越吟	集作“江”	同集本	同集本
莫不俟期应节		莫不俟期应节	莫不俟期应节
兴言报之	集作“服”	同集本	同集本
伊皋虚伫	集作“延”	同集本	同集本
楚僮赵仆	集作“秦”	同集本	同集本
经侍天人之籍	集作“在”	同集本	同集本
赋彤管于日夕	集作“赋朱华于月夕”	同集本	同集本
今过五湖	集作“遇”	同集本	同集本
芳草懼修名	“芳草”集作“芳华” “修名”集作“功名”	荣华息，功名恻	荣华息，功名恻
承雨露之霑饰	集作“华饰”	同集本	同《英华》

从表格中可以看到，一方面，张绍和本所录王勃《采莲赋》的文本大多数都与《文苑英华》以及彭叔夏用小字标注的集本相同。另一方面，当张逊业本《王勃集》的文本面貌与《文苑英华》不一致时，张绍和仍以《文苑英华》的文本为准。例如“是以吴娃越艳，郑婉秦妍”，张逊业本作“是以吴娃春妍”，有阙文，但张绍和本此处与《英华》相同。相近的例子还出现在《春思赋》中，《文苑英华》云：“洛阳宫城纷合沓，离房别殿花初匝。河阳别舍抵长河，丹轮绀幘相经过。戚里繁珠翠，中闺盛绮罗。”^[1]而张逊业本则作“洛阳宫城纷合沓，珠翠中闺盛绮罗^[2]”，中间脱 27 字，明铜活字本、朱警《唐百家诗》本、许自昌辑《前唐十二家诗》本皆同。张绍和并没有承其脱误，而是参辑了《文苑英华》的文本，更完整准确地呈现了王勃诗文的面貌。除《采莲赋》和《春思赋》外，张绍和本《王子安集》中的诗赋在文字方面承续《文苑英华》的例子还有很

^[1][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二一.中华书局 1966 年版，第 89 页.

^[2][明]张逊业编.《王勃集》二卷.嘉靖三十一年江都黄埠东壁图书府刊本，卷一，4a.

多，可参看附录《王勃赋作汇校表》《王勃诗歌汇校表》。

以文章而论，张绍和本中的王勃篇目不出《文苑英华》的范围。与《文苑英华》一样，张绍和本《王子安集》收录王勃序文四十三篇，表、启、书十九篇，论、颂、赞七篇，碑十篇，行状一篇，其中表、启、书的编次与《文苑英华》几乎完全相同。从篇目和编次的相似性可以推断《王子安集》中的文章直接来源于《文苑英华》，并在编辑过程中对个别篇目的顺序稍作调整。

除此之外，清代蒋清翊撰《王子安集注》交代其文献来源，则“诗依张氏本，赋及杂文依《文苑英华》……又从《唐语林》辑补赞一首，从崇善寺本辑补赋、记各一首，从《全唐诗》《初唐十二家集》《韵语阳秋》辑补诗八首，从《全唐文》辑补序、碑各一首，均依次编入^[1]。”王勃的赋作和杂文数量较多，而这部分作品正来源于《文苑英华》，由此可见出《文苑英华》的重要作用。

总体来看，《文苑英华》对王勃诗文的收录意义非凡。《文苑英华》是重辑王勃文集的直接取资对象，同时，与其他文献不同的文本面貌也为追溯、还原王勃诗文的最初形态提供了基础。可以说，《文苑英华》是王勃诗文传播链条上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二、从《文苑英华》校勘情况看宋代王勃诗文的真实存录

据有关资料所载，《文苑英华》在编成后经四次修订校勘方在南宋雕版印刷。前两次校勘在真宗朝，可惜成果毁于宫廷火灾。第三次校勘由周必大奉孝宗之命主持，但多少有些敷衍了事。真正详尽细密的校勘成果是周必大致仕之后在家乡吉州主持完成的，校勘主要由彭叔夏与胡柯执笔，并保存在了后世刻本中，这可说是《文苑英华》的第四次校勘工作^[2]。在这次校勘中，周必大与彭叔夏“详议”，并“遍求别本”，“凡经、史、子、集、传注、《通典》、《通鉴》及《艺文类聚》、《初学记》，下至乐府、释老、小说之类，无不参用^[3]”，可谓校勘精审。校勘工作主要由彭叔夏与胡柯完成，其成果一方面保留在《文苑英华》的小字校记中，随吉州嘉泰本《文苑英华》的刊刻而流传于世，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彭叔夏《文苑英华辩证》对校勘结果的归纳总结。

正因为彭叔夏与胡柯对《文苑英华》的校勘参用广泛、态度审慎，其中的校勘成果大可以作为我们了解南宋时期书籍存录情况以及当时文本面貌的一大门径。就王勃诗文而言亦复如此。不过，对于王勃而言，不同文体的作品留存的校记数量大相径庭，这不

^[1][唐]王勃著；[清]蒋清翊注.《王子安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 页。

^[2]凌朝栋著.《文苑英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4-47 页。

^[3][宋]周必大撰《纂修〈文苑英华〉事始》.载于《文苑英华》.中华书局 1966 年版，第 9 页。

禁让我们推想周必大和彭叔夏在校勘王勃诗文时所用参校本的情况，其中所谓“集作”之“集”存录了哪些作品、又呈现出怎样的文本面貌呢？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笔者将《文苑英华》中王勃作品的校记分类汇总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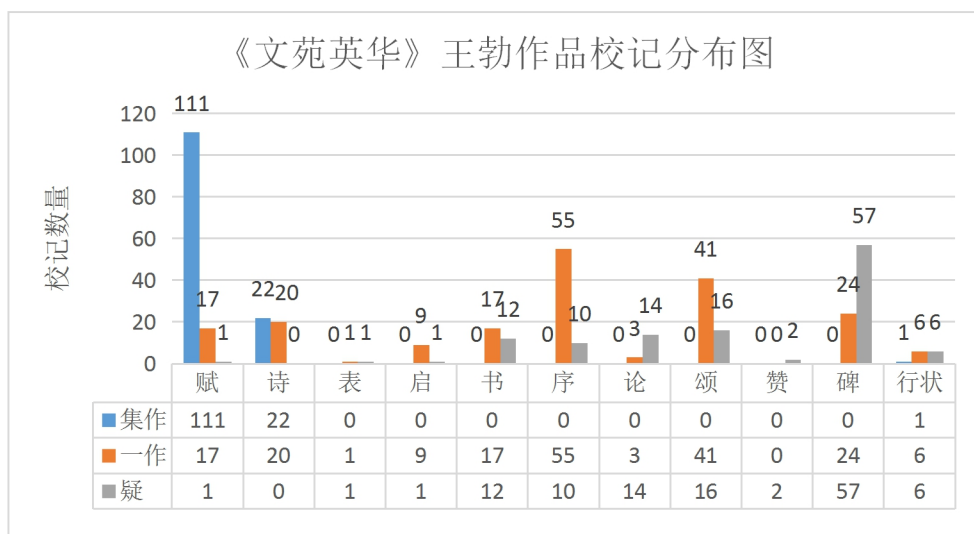


图2 《文苑英华》王勃作品校记分类图

从图表中可以看到，诗、赋中标出了大量“集作某某”的校记，说明胡柯和彭叔夏在校正时将《文苑英华》中的王勃诗文与《王勃集》作了详细的比勘。而到了表、启、书、序、论、颂、碑、赞，“集作”的数量为零，更多是参校其他文献来源而写出的校记，此外尚有大量存疑但没有文献依据的标注。这可能是表启类文章直接据所见集本或与集本同一系统的钞本选录，异文也较少。但是，从《文苑英华》编订的宋初，到校正《文苑英华》的南宋中期，在诗赋与集本产生较多歧异的情况下，文章仍与集本完全相同，这样的解释多少显得勉强。因此，更可能因为在当时流传的《王勃集》中，表、启、书、序、论、颂、碑、赞大量散佚，校正时没有集本可作为依据，故而没有相关的校记。如果集中有零星残存的几篇文章，可能也早非全帙。《文苑英华》所录《常州刺史平原郡开国公行状》中有“神功资而百宝用”，“用”下有小字校记曰“集作兴”，可推断胡柯、彭叔夏在校正《文苑英华》时参用的《王勃集》中存有此文。但全文仅有一处“集作”，大多数校记依据其他文献来源而出，有的则根据阅读经验推断文字存疑，但并没有文献依据。这说明当时集本中的《常州刺史平原郡开国公行状》可能已残缺不全。

由此可见，南宋时期《王勃集》中存录的作品已多有散佚，未能保持原编的体量。而且，保存或散佚因文体的不同而表现出较大差异，诗赋作品保存较为完好，而文章散佚情况严重。

除了《文苑英华》校记之外，现存南宋总集中载录的王勃作品多以诗歌为主，几乎

没有文章，也可作为这一推论的佐证之一。上一章已经详细列出宋代总集中收录的王勃诗文，其中，南宋时期的代表是《乐府诗集》和《万首唐人绝句》。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王勃乐府诗 7 首，洪迈《万首唐人绝句》收录王勃绝句 38 首，都是篇幅较为短小的诗歌。当然，《万首唐人绝句》的编者洪迈曾提及王勃的文集，其《容斋四笔》卷五云：“勃之文今存者二十卷云。”^[1]这是否说明洪迈直接阅读过《王勃集》呢？此处，洪迈使用“二十卷云^[2]”的说法，“云”表示大概、大约，意味着洪迈对《王勃集》的卷数并不确定，很可能只是根据书志的记载转述，未曾亲见。以真实存录的作品而论，主体仍是诗赋，其余残缺散佚较为严重。

随着《王勃集》的残缺与王勃表启书序碑颂等文章的大量散佚，集本存录王勃作品的体量已大幅度下降。相比之下，在南宋时期，《文苑英华》可能已经取代《王勃集》，成为存录王勃诗文最多的载体。这也是为什么到明代张绍和重辑王勃文集时，以《文苑英华》为最重要的文献来源。不过，《文苑英华》与《王勃集》的文本面貌不尽相同，后世重辑王勃诗文而成新的“集本”，其与唐代《王勃集》编订之初相比，与胡柯、彭叔夏校订《文苑英华》之时所用集本相比，已经因为传播过程中的文本变异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这一过程中，有哪些作品遗失于新的集本之外？而集本之内的诗文又发生了什么变化？遗失与变化对理解王勃的生平及其作品有什么影响？这将是下两章内容将要讨论的问题。

^[1][宋]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688 页.

^[2]明崇祯三年马元调刊本作“勃之文今存者二十七卷云”。

第三章 散佚与辑佚：王勃诗文体量的嬗变

通过前两章对王勃诗文传播情况的梳理，可以看到，在钞印转换的唐宋时期，经历了传播主体的更迭以及传播方式的转型之后，王勃诗文传播的主要载体也由《王勃集》转变为《文苑英华》，诗文的体量和样貌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王勃集》原帙三十卷，到《文苑英华》“撮其精要”时，体量已有所缩减。而在唐宋以后，以诗赋为主体的小集更是成了主流，《王勃集》原帙几不可寻。

日藏唐钞本《王勃集》虽是残卷，如今仅存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和第三十卷，但我们可以借助这三卷存录的内容，窥探《王勃集》的原始体量，推究传世王勃诗文相对于结集初期所占的比例，进而对近代以来涌现的王勃佚文作研究，以求对王勃的文学创作以及人生经历有更全面而准确的认识。

第一节 唐钞本《王勃集》原貌初探

一、现存《王勃集》残卷概述

自罗振玉将日藏唐钞本《王勃集》残卷钞回中国以来，王勃的诗文作品便得到进一步扩充。通过钞本所呈现的面貌，我们可以对唐钞本《王勃集》每卷存录的篇数、行数、字数以及用纸量有相对直观的了解。现存唐钞本《王勃集》第二十八卷收录墓志四篇，分别是《唐故度支员外郎达奚公墓志并序》《陆录事墓志》《归仁县主墓志并序》《唐故河东处士卫某夫人贺拔氏墓志》，四篇文章皆不见于传世的王勃文集。《唐故度支员外郎达奚公墓志并序》的铭文处有残缺，目录中提到的《陆录事墓志》在日藏唐钞本卷轴中并没有文字部分，有目无文。但是，出现在2019年西泠印社秋季拍卖会中的唐钞本残片，经学者推断，被判定为唐钞本《王勃集》第二十八卷《陆录事墓志》，王勃诗文的体量得到进一步扩充。第二十九卷包括行状和祭文七篇，分别是《张公行状》《祭石堤山神文》《祭石堤女郎神文》《祭白鹿山神文》《为虔州诸官祭故长史文》《为霍王祭徐王文》《过淮阴谒汉祖庙祭文奉命作》，七篇文章亦不见于传世的王勃文集。在这一卷中，《张公行状》末尾有阙文，《过淮阴谒汉祖庙祭文奉命作》分藏两地，可能并不完整。唐钞本《王勃集》第三十卷收录的文章不是王勃的作品，而是编者收录的与王勃相关的书信和祭文。且第三十卷只有卷末题有“集卷第卅”的字样，卷前并没有，极有可能此前仍有阙文。总体来看，现存唐钞本《王勃集》并不完善，每一卷或多或少都有残缺。但是，当我们清晰直观地看到唐代《王勃集》的真实样貌，哪怕只是其中一

部分，也仍然能从中发现重要的信息。

唐钞本《王勃集》每行的字数虽然稍有波动，但基本以每行 15 字为多。每卷的篇数、行数、字数和用纸量虽各不相同，但亦有规律可循。现将《王勃集》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卷篇目、行数和字数统计如下：

表 4 唐钞本《王勃集》残卷篇目、用纸量、行数、字数统计表

卷次	篇目	用纸量	行数	字数	备注
卷二十八	《唐故度支员外郎达奚公墓志并序》	2	44	678	末尾有阙文
	《陆录事墓志》	1	15	181	残片，前后有阙文
	《归仁县主墓志并序》	4	99	1625	
	《唐故河东处士卫某夫人贺拔氏墓志》	2	42	689	
	小计	9	200	3173	
卷二十九	《张公行状》	2.5	68	1013	末尾有阙文
	《祭石堤山神文》	0.5	11	159	
	《祭石堤女郎神文》	0.5	12	163	
	《祭白鹿山神文》	1	19	275	
	《为虔州诸官祭故长史文》	1	16	246	
	《为霍王祭徐王文》	0.5	12	179	
	《过淮阴谒汉祖庙祭文奉命作》	1	22	345	残片
	小计	7	160	2380	
卷三十	《自没后彭执古孟献忠与诸弟书》	0.5	12	180	
	《族翁承烈旧一首兼与勳书论旧书事》	2	53	819	
	《族翁承烈致祭文》	1	24	363	
	《族翁承烈领乾坤注报助书》	0.5	4	60	
	小计	5	93	1422	
总计	15	20	445	6975	

在这三卷中，第三十卷收录的并非王勃创作的诗文，我们主要以二十八卷和二十九卷为参考对象。第二十八卷存录的诗文有 203 行，3173 字。考虑到《唐故度支员外郎达奚公墓志并序》末尾以及《陆录事墓志》前后的阙文，完整的二十八卷的篇幅应该更大，相应的行数和字数也比现存的更多。那么，完整的二十八卷可能有多少行、多少字呢？《唐故度支员外郎达奚公墓志并序》虽然有残缺，但是现存的文本保留有铭文，且铭文已有六句，可推想残缺的文字并不多。《陆录事墓志》因为现存的只是残片，前后都有阙文，真实的文章体量应该更大。我们可以以同卷保存的其他墓志为参照，暂且推

想《陆录事墓志》篇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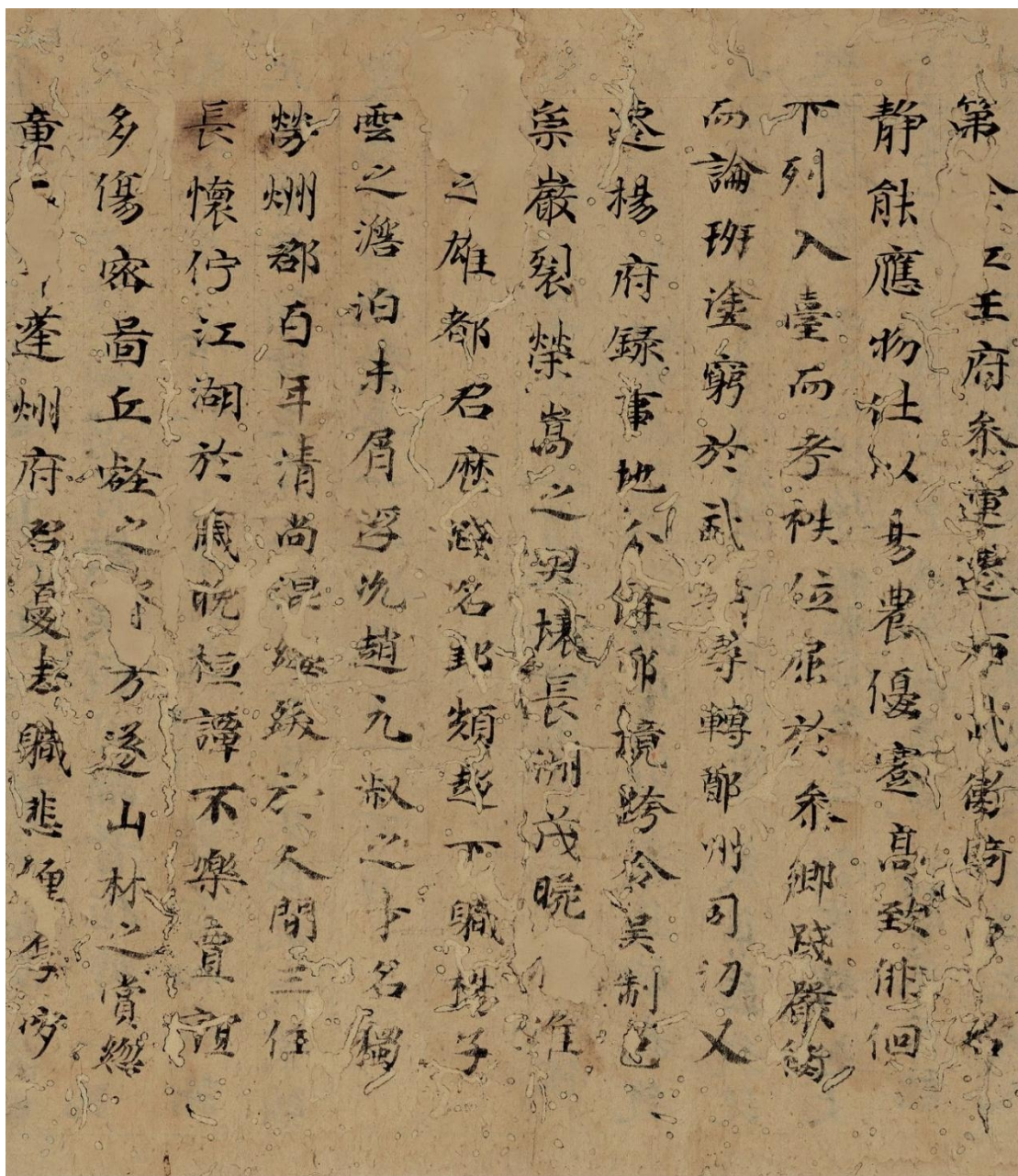


图3 《陆录事墓志》残片

《陆录事墓志》传主的官职为“录事”，这一官职在唐代因任职地域不同而有不同的品阶，传主“位屈于参卿，钱严卫而论班，途穷于武职，寻转郑州司功，又迁扬府录事^[1]”，而扬州属大都督府^[2]，据《旧唐书·职官志》，大都督大都护府录事参军事为正七品上阶^[3]。《唐故度支员外郎达奚公墓志并序》传主的官阶为度支员外郎，与录事相近。而官阶相近的墓主，其墓石大小也有可能接近，那么墓志的篇幅是否也相近呢？在

^[1]据西泠印社本《陆录事墓志》残片录入。

^[2]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四十，志第二十“地理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71页。

^[3]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四十二，志第二十二“职官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1797页。

完整的原卷暂时不可得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姑且认为《陆录事墓志》的篇幅与《唐故度支员外郎达奚公墓志并序》相近，也与《唐故河东处士卫某夫人贺拔氏墓志》相近呢？如此以来，唐钞本《王勃集》第二十八卷全卷可能有 240 行、3600 字左右。

第二十九卷的情况也类似。在第二十九卷中，《张公行状》并不完整，叙述传主经历，仅至贞观二十一年，这之后的任职情况以及行状中常常提及的妻子儿女的情况也一并失载，目前的文本仅有 68 行、1013 字。如果联系传世文献中保存的王勃《常州刺史平原郡开国公行状》的体量，完整的《张公行状》可能在 1600 字左右。《过淮阴谒汉祖庙祭文奉命作》与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王勃集》卷二十八并不连缀，而是以残片的形式保存在日本神田家，但从文章内容来看，基本完整得呈现了祭文的各大要素。那么总体来看，第二十九卷的体量可能在 200 行、3000 字左右。

这一推断虽然不一定准确，但就目前存世的文献来说，相关数据已经较为接近唐钞本《王勃集》的原貌了。

二、《王勃集》全帙蠡测

根据上文对唐钞本《王勃集》残卷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单卷唐钞本《王勃集》的情况有基本的了解。那么，是否可以通过残卷的基本情况来窥探唐钞本《王勃集》的原貌呢？

从文本体量来看，《王勃集》卷二十八目前保存的文本有 203 行、3173 字，全卷大约有 240 行、3600 字。《王勃集》卷二十九目前保存的文本有 160 行、2380 字，全卷大约有 200 行、3000 字左右。这样的估测基本符合唐钞本《王勃集》残卷所呈现的每行 15 字左右的惯例。结合第一、二章的论述，我们知道《王勃集》在唐代编纂之初为三十卷。如果三十卷文章全存于世，其诗文体量大概是多少？相比于册页装，唐代使用的卷轴装让篇章与篇章之间连缀更紧，较少出现篇末的空行，而每行的文字数量又相对稳定，所以行数与字数结合起来估计全卷乃至全书的体量可能更接近真实情况。如果以第二十八卷的行数、字数计，全书三十卷可能有 7200 行、108000 字，如果以第二十九卷的行数、字数计，全书三十卷可能有 6000 行、90000 字。现存唐钞本《王勃集》卷二十八、卷二十九以墓志、行状和祭文为主，结合版面来看，墓志篇幅较大，行数较多，相同纸幅中容纳的文字也较多，祭文篇幅相对较小，行数较少，相同纸幅中容纳的文字也较少。考虑到其他文体在单位纸幅中容纳的文字不一定像墓志、行状、祭文一样密集，也可能比祭文行数更多，折中而取十万字作为参考可能更接近实际。而且，一行

不一定会写满，实际字数可能略少于十万字。

需要注意的是，王勃赋、诗、序、表、书、论、颂、碑兼而有之，而文体特点的差异也会导致相同纸幅中容纳的文字存在差异。另外，即便是钞写的卷轴，每一行也不一定都写满文字，篇与篇之间仍会有些许空白，且在卷轴装中每卷的行数、字数没有定量。因此需要强调，三十卷《王勃集》的文本体量在十万字左右只是一个参考。

那么，传世的王勃诗文有多少呢？为了有相对直观的对比，笔者将四部丛刊影印明张绍和刊本《王子安集》十六卷的行数、字数、用纸量作了整理。详见下表：

表5 张绍和刊本《王子安集》行数、字数、用纸量统计表

卷次	篇目	行数	字数	用纸量
卷之一 赋	《春思赋并序》《七夕赋》《九成宫东台山池赋并序》《游庙山赋并序》《寒梧栖凤赋》《江曲孤凫赋并序》《驯鸢赋》	226	3959	13.5
卷之二 赋、四言古诗、五言古诗、七言古诗、六言古诗（附）	《采莲赋并序》《涧底寒松赋并序》《慈竹赋并序》《青苔赋并序》《倬彼我系 勃兄励序》《上巳浮江宴韵得趾字》《春日宴乐游原韵得接字》《山亭夜宴》《咏风》《怀仙并序》《忽梦游仙》《秋夜长》《采莲曲》《临高台》《滕王阁》《江南弄》《落花落》《寒夜怀友二首》《杂曲》	261	4321	16.5
卷之三 五言律诗、五言排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	《铜雀妓二首》《圣泉宴并序》《寻道观其观即昌利观，而张天师居也》《散关晨度》《别薛华》《重别薛华》《游梵宇三觉寺》《麻平晚行》《送卢主簿》《钱韦兵曹》《白下驿饯唐少府》《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仲春郊外》《郊兴》《郊园即事》《观佛迹寺》《山居晚眺赠王道士》《八仙径寺南又有昌利观，去寺可数里，岩径窈窕，杖而后进》《春日还郊》《对酒春园作》《观内怀仙》《秋日别王长史》《上巳浮江宴韵得遥字》《长柳》《羁游饯别》《易阳早发》《焦岸早行和陆四》《深湾夜宿主人依山带江》《伤裴录事丧子》《泥溪》《秋日游仙观赠道士一作骆宾王诗，无首四句》《出境游山二首》《三月曲水宴得樽字》（卢照邻《和得樽字》附）《晚届凤州》《羁春》《林塘怀友》《山扉夜坐》《春庄》《春游》《春园》《林泉独饮》《登城春望》《他乡叙兴》《夜兴》《临江二首》《江亭夜月送别二首》《别人四首》《赠李十四四首》《早春野望》《山中》《冬郊行望》《寒夜思友三首》《始平晚息》《扶风昼届离京浸远》《普安建阴题壁》《九日》《秋江送别二首》《蜀中九日登玄武山旅眺》（卢照邻《九月九日玄武山旅眺》附、邵大震《九月九日登玄武山旅眺》附）《河阳桥代宴郎中佳人答杨中舍》	267	3046	15.5
卷之四 序	《续书序》《黄帝八十一难经序》《四分律宗记序》《入蜀纪行诗序》《三月上巳祓禊序》《守岁序》《山亭兴序》《山亭思友人序》	216	3736	14

卷次	篇目	行数	字数	用纸量
卷之五 序	《滕王阁诗序》《游山庙序》《梓潼南江泛舟序》《上巳浮江宴序》 《绵州北亭群公宴序》《夏日登龙门楼寓望序》《秋日游莲池序》 《越州秋日宴山亭序》《秋日宴洛阳序》	179	3046	11
卷之六 序	《晚秋游武担山寺序》《宇文德阳宅秋夜山亭宴序》《游冀州韩家 园序》《夏日宴张二林亭序》《夏日宴宋五官宅观画障序》《秋日 宴季处士宅序》《春日孙学士宅宴序》《与员四等宴序》《夏日诸 公见寻访诗序》《仲氏宅宴序》《江宁吴少府宅钱宴序》《还冀州 别洛下知己序》《春夜桑泉别王少府序》	173	2873	12
卷之七 序	《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钱崔使君序》《秋晚入洛于毕公宅别道王宴序》 《越州永兴李明府宅送萧三还齐州序》《秋夜于绵州群官席别薛升 华序》《秋日钱别序》《冬日羈游汾阴送韦少府入洛序》《钱宇文 明序》《感兴奉送王少府序》《别卢主簿序》《送李十五序》《送 白七序》《送劼弟赴太学序》	216	3677	14
卷之八 表启	《上九成宫颂表》《上拜南郊颂表》《为原州赵长史请为亡父度人 表》《上从舅启》《上武侍极启》《又（上武侍极启）》《上李常 伯启》《上皇甫常伯启》《又（上皇甫常伯启）》《上吏部裴侍郎 启》《上明员外启》《上许左丞启》《上郎都督启》	236	3952	16
卷之九 书	《上刘右相书》《上绛州上官司马书》《为人与蜀城父老书》《又 （为人上蜀城父老书）》《与契苾将军书》《上百里昌令书》	322	5599	19
卷之十 论	《三国论》《八卦卜大演论》《平台秘略论十首》（孝行一、贞修 二、文艺三、忠武四、益政五、尊师六、褒客七、幼俊八、规讽九、 慎终十）	225	3752	13
卷之十一 颂	《乾元殿颂并序》《拜南郊颂并序》	299	5308	17
卷之十二 颂	《九成宫颂》《平台秘略赞》（孝行第一、贞修第二、艺文第三、 忠武第四、善政第五、尊师第六、褒客第七、幼俊第八、规讽第九、 慎终第十）	250	4260	15
卷之十三 碑	《益州夫子庙碑》《彭州九龙县龙怀寺碑》	300	5337	17
卷之十四 碑	《梓州玄武县福会寺碑》《梓州飞鸟县白鹤寺碑》《梓州通泉县惠 普寺碑》	256	4507	15
卷之十五 碑	《益州德阳县善寂寺碑》《益州绵竹县武都山净惠寺碑》《梓州郪 县兜率寺浮图碑》《梓州郪县灵瑞寺浮图碑》	509	9080	18
卷之十六 碑	《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常州刺史平原郡开国公行状》	278	4935	16
总计	178	3987	67429	214

可以看到,《王子安集》的实际字数少于唐钞本《王勃集》的预估量,这也印证了前两章在讨论王勃诗文传播时得出的结论。那么,是否可以大致估测在传播过程中散佚的文本的体量呢?四部丛刊影印张绍和刊本《王子安集》存录王勃诗文 3987 行、67429

字，而唐钞本《王勃集》的字数则可能接近十万字，两相比较，有近三万字的差距。同时，需要注意到，诗歌之钞写相比于文章应该有更多空格，故前几卷的诗歌部分篇幅虽大，字数不会太多，所以，传世诗文与唐钞本《王勃集》存录的诗文相比，阙疑之数可能少于三万字。

进一步追问的话，散失的文章可能有哪些呢？根据前两章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在流传过程中，诗歌作品较完整地延续了唐时旧制，尤其从体量来说，与唐代相比差距不大。散失较多的应当是文章。现存唐钞本《王勃集》残卷存录的文章主要是墓志、行状和祭文，除行状之外，墓志、祭文皆不见于传世的王勃文集。而除了残卷中保存的篇目，可能还有更多墓志、祭文在流传中散失，如今已不得一见。而且，从表5可以看到，在张绍和刊本《王子安集》中，相对于表、启、书、论、碑、颂，序文虽分为四卷，但每一卷的行数、字数、用纸量都稍显单薄，还有继续填充的余地。

总之，从体量上说，唐钞本《王勃集》原卷的体量比现存王勃文集大，二者有近三万字的差距。从文体上说，除现存赋、诗、序、表、书、论、颂、碑等文体外，王勃亦作有墓志、祭文，且序文的体量还有待提升。正仓院本《王勃诗序》中存录的部分序作以及新出土的碑志文献，为我们进一步追溯王勃文集的原貌、探讨王勃诗文的传播与嬗变提供了新的宝藏。接下来，笔者将详细论述王勃的新见序文与新见碑志，探讨散佚与辑佚过程中诗文体量的嬗变对审视王勃文学创作的影响。

第二节 新见王勃序文述论

日本正仓院藏《王勃诗序》由罗振玉从日本钞回，为王勃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王勃诗序》共收录序文41篇，其中，21篇与现行王勃文集载录的篇目重合，另外20篇则是佚文，未见于其他传世文献中。本章主要关注《王勃诗序》中收录的20篇佚作。

一、《王勃诗序》中保存的佚文

《王勃诗序》中的佚文分别是《春日序》《秋日送沈大虞三入洛诗序》《秋日送王赞府兄弟赴任别序》《夏日喜沈大虞三等重相遇序》《冬日送闾丘序》《秋晚什邡西池宴钱九陇柳明府序》《江浦观鱼宴序》《与邵鹿官宴序》《夏日仙居观宴序》《张八宅别序》《九月九日采石馆宴序》《卫大宅宴序》《乐五席宴群公序》《杨五席宴序》《登绵州西北楼走笔诗序》《至真观夜宴序》《秋日登冶城北楼望白下序》《冬日送储三宴序》《初春于权大宅宴序》《春日送吕三储学士序》。为了对佚作的体量有更直观的认识

识，现将《王勃诗序》中的佚文列表呈现如下：

表 6 《王勃诗序》佚文汇总表

篇名	行数	字数
《春日序》	16	274
《秋日送沈大虞三入洛诗序》	13	229
《秋日送王赞府兄弟赴任别序》	14	243
《夏日喜沈大虞三等重相遇序》	7	138
《冬日送闾丘序》	10	161
《秋晚什邡西池宴饯九陇柳明府序》	16	316
《江浦观鱼宴序》	17	306
《与邵鹿官宴序》	7	111
《夏日仙居观宴序》	12	232
《张八宅别序》	8	154
《九月九日采石馆宴序》	12	226
《卫大宅宴序》	12	205
《乐五席宴群公序》	10	158
《杨五席宴序》	8	121
《登绵州西北楼走笔诗序》	5	84
《至真观夜宴序》	6	81
《秋日登冶城北楼望白下序》	18	262
《冬日送储三宴序》	15	208
《初春于权大宅宴序》	16	220
《春日送吕三储学士序》	18	264
总计	240	3993

结合上文对唐钞本《王勃集》单卷体量的估计，《王勃诗序》中存录的 20 篇佚文足以成为《王勃集》的单独一卷，甚至比一卷更多。《王勃诗序》的钞录时间虽稍晚于《王勃集》^[1]，但同出于唐代，与王勃生活的年代较为接近，是重塑唐钞本《王勃集》、追踪王勃诗文流播过程的重要部分。同时，《王勃诗序》所录佚文的发现也为理解王勃现存作品、补充王勃的行迹与交游发挥着重要作用。

那么，为什么序文更容易散失？或者说，为什么这些序文最终没能保留下来呢？原因可能在于王勃的序文大都作于宴饮、饯别的场合，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与朋友集会、宴饮之时，或者饯送、离别之际，觥筹交错，以文佐之，序文的文学性在当时不一定受重视。而以实用为目的的创作，终究难以避免同质化趋向，序文内容、序文结构大都相

^[1] 正仓院本《王勃诗序》卷末注明钞于“庆云四年七月廿六日”。日本庆云四年相当于唐代神龙三年（707），而目前学界认为唐钞本《王勃集》当钞写于垂拱二年（686）至制定则天文字的载初元年（689 年末）之间。

近,如果脱离一定的场景,后人可能无法给予更多认同。因此,这些序文在后世更容易散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散失的佚文不重要,对于王勃研究来说,通过佚文重审王勃的交游与行迹,以现代眼光透视相关作品的文学性,是当下非常值得关注的内容。

二、从散佚的序文看王勃的交游

《王勃诗序》所录佚文可与传世作品相互印证,深化对传世作品的理解。王勃的交游、行迹以及特定阶段的心境也可以借此进一步梳理。

首先,王勃的部分交游情况在王勃的传世作品中仅存只言片语,我们无法从中得知更多具体情形,但《王勃诗序》中所录佚文的发现,让王勃的交游情况更加清晰明了。在《王勃诗序》中,《秋日送沈大虞三入洛诗序》和《夏日喜沈大虞三等重相遇序》提到了相同的人物,沈大和虞三。文章叙述了王勃在秋天送别二人、又在次年夏天再次相遇的经历。分别之时,“天门大道,子则翻口而入帝乡;地泉下流,余乃漂泊而沈水国。升降之仪有异,去留之路不同^[1]”,王勃漂泊蜀地,难掩不得志的悲苦。相遇之时,“不期往而复来,别而还叙;遂得更申倾盖,重展披云^[2]”,王勃与友人不期而遇,分外欣喜。从序文中我们还可以知道,沈大虞三不仅志同道合,而且有姻亲关系,“虞公沈子,道合姻连,同济巨川,俱欣利涉。”同时,三人再次相遇时,王勃还提到“柳明府还赴酆城”,说明三人与柳明府皆有交游。柳明府即柳太易,当时任职于酆城,属忠州,在今重庆境内。王勃与柳太易交游颇多,而且,二人的交游大多发生在蜀地,《夏日喜沈大虞三等重相遇序》提及柳太易,可作为两篇序文作于蜀地的证明。王勃与二人秋天分别、第二年夏天再次相遇,联系王勃身在蜀地的时间,《秋日送沈大虞三入洛诗序》当作于入蜀第一年,《夏日喜沈大虞三等重相遇序》作于次年。同时,王勃与虞三的交游不仅呈现在这两篇序文中,也呈现在《梓州玄武县福会寺碑》中:“县令虞洽,旌旗百代,剑履三朝。”^[3]限于碑文的文体特点,《梓州玄武县福会寺碑》庄重典雅,文中提到虞洽时更多是歌功颂德、称许家世和政绩。但是,两篇佚文的发现让我们知道,王勃与虞洽的交游不仅是普通的客套,更有深厚的私交。否则,王勃不会痛惜于后会之期不可测,欣喜于“往而复来,别而还叙”。交情之深,可见一斑。两篇序文的价值不仅在于勾勒了王勃与沈大、虞三之交游情形,更在于呈现了三人交谊的深厚,呈现了人与人

^[1] 《秋日送沈大虞三入洛诗序》。据日本正仓院藏《王勃诗序》录入,录文和标点参考了罗振玉《王子安集佚文》和陈尚君《全唐文补编》。

^[2] 《夏日喜沈大虞三等重相遇序》。据日本正仓院藏《王勃诗序》录入,录文和标点参考了罗振玉《王子安集佚文》和陈尚君《全唐文补编》。

^[3] [唐]王勃著;[清]蒋清翊注.《王子安集注》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53页。

之间更真实、更密切的连接。

《夏日喜沈大虞三等重相遇序》中提到的柳太易也非常值得重视。在传世的王勃诗文中,《春思赋》《益州夫子庙碑》《彭州九陇县龙怀寺碑》等曾提及柳太易。其中,《春思赋》提及“咸亨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二,旅寓巴蜀,浮游岁序,殷忧明时,坎壈圣代。九陇县令河东柳太易,英达君子也,仆从游焉^[1]”,但这里的叙述较为简略。而在《王勃诗序》中,《秋晚什邡西池宴饯九陇柳明府序》《夏日仙居观宴序》也与柳太易相关,这两篇文章相对详细地呈现了二人交游的情形。“柳明府籍铜章之暇景,访道邻郊;窈明府锦化之余闲,追欢妙境。司马少以阳池可作,具仙舟于南浦之前;下官以沟水难留,攀桂席于西津之曲。同声相应,共驻弦歌;同气相求,自欣兰蕙。”^[2]可以知道,当时同游的人除柳太易外,还有窈明府、司马少。纸寿千年,窈明府、司马少的身份现在虽已不可追寻,但我们仍然从唐钞本留存的佚作中,想见当时设宴饯别的景况。另外,提到柳太易的另一篇序文《夏日仙居观宴序》,不仅可以与传世作品联系起来,还能与唐钞本《王勃集》残卷中留存的祭文联系起来。《夏日仙居观宴序》作于咸亨二年四月孟夏,“九陇县令河东柳易,式稽彝典,历祷名山,爰升白鹿之峰,伫降玄虬之液^[3]。”柳易即柳太易,时为九陇县令。他在孟夏时祭山神以祈雨,王勃参与其中,记录此事,“以书札小能,叙高情于祭牒^[4]”,这里的“祭牒”极有可能是唐钞本《王勃集》中保存的《祭白鹿山神文》,“维年月日,九陇县令柳明猷谨以某之奠,敬祭白鹿山神之灵^[5]”。不同文体的作品让我们从不同的方面了解同一件事,也让我们对王勃、柳太易交游的真实情形有更多认识。

情况相近的还有王勃与邵大震、鹿弘胤。王勃作《蜀中九日》,邵大震曾与之唱和,宋代计有功在《唐诗纪事》中载:

邵大震《九日登玄武山旅眺》云:“九月九日望遥空,秋水秋天生夕风。寒雁一向南飞远,游人几度菊花丛。”卢照邻和云:“九月九日眺山川,归心归望积风

[1] [唐]王勃著;[清]蒋清翊注.《王子安集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2] 《秋晚什邡西池宴饯九陇柳明府序》。据日本正仓院藏《王勃诗序》录入,录文和标点参考了罗振玉《王子安集佚文》和陈尚君《全唐文补编》。

[3] 《夏日仙居观宴序》。据日本正仓院藏《王勃诗序》录入,录文和标点参考了罗振玉《王子安集佚文》和陈尚君《全唐文补编》。

[4] 《夏日仙居观宴序》。据日本正仓院藏《王勃诗序》录入,录文和标点参考了罗振玉《王子安集佚文》和陈尚君《全唐文补编》。

[5] 《祭白鹿山神文》。据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王勃集》录入,录文和标点参考了罗振玉《王子安集佚文》和陈尚君《全唐文补编》。

烟。他乡共酌金花酒，万里同悲鸿雁天。”玄武山在今东蜀。高宗时，王勃以《檄鸡文》斥出沛王府。既废，客剑南，有游玄武山《赋》《诗》。照邻为新都尉，大震其同时人也。王勃诗云：“九月九日望乡台，他席他乡送客杯。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1]

《唐诗纪事》的记述呈现了王勃与友人在玄武山的唱和，参与其中的是邵大震和卢照邻，而在王勃的序文中，提及更多的除了邵大震，还有鹿弘胤。《王勃诗序》中保存的《游庙山序》和《与邵鹿官宴序》即是证明。《游庙山序》云：“粤以胜友良暇，相与游于玄武西之庙山，盖蜀郡之灵峰也。山东有道君庙，古老相传名焉……时预乎斯者，济阴鹿弘胤，阳安邵令远耳。盖诗言也，不以韵数裁焉。”^[2]其中提到友人在游山之际曾赋诗，可与王勃的诗歌作品相互印证。

在《与邵鹿官宴序》中，友人的深交展现得更加明显。其云：

邵少鹿少以休沐乘春，闻仲长之别馆；下走以旅游多暇，累安邑之余风。开兰砌而行吟，敞茅斋而坐啸。草齐幽径，花明高牖。山川长望，虽伤异国之怀；罇酒相逢，何暇边城之思。盍飘芳翰，共写良游。振嵇阮之颓交，纽泉云之绝彩。心乎爱矣，夫岂然乎。人赋一言，俱四韵云尔。^[3]

这篇序文短小精悍，酣畅淋漓，洋溢着激昂、欢快的情绪，将颓丧的心情一扫而空。其实王勃初到蜀地时心境颇为低沉，但与邵大震、鹿弘胤宴饮时则兴致高涨，颇有恰逢知己的畅快。

总的来说，《王勃诗序》中存录的佚文的发现，让我们勾勒出王勃与沈大、虞三、柳太易、邵大震、鹿弘胤交游的具体情形，并从这些具体情形中感知到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人与人之间更有深度的情感连接从这些作品中缓缓浮现。

^[1] [宋]计有功辑撰：王仲镛校笺，《唐诗纪事》卷八，中华书局2007年版，244页。

^[2] 《游庙山序》。据日本正仓院藏《王勃诗序》录入，录文和标点参考了罗振玉《王子安集佚文》和陈尚君《全唐文补编》。其中，标题《游庙山序》，《文苑英华》作“《游山庙序》”，正文中的“庙山”亦作“山庙”，误；“阳安”，《文苑英华》作“安阳”，《王勃诗序》似为倒文；“盖诗言也”，《文苑英华》作“盖诗以言志”。

^[3] 《与邵鹿官宴序》。据日本正仓院藏《王勃诗序》录入，录文和标点参考了罗振玉《王子安集佚文》和陈尚君《全唐文补编》。

三、从散佚的序文看王勃的行迹

王勃在短暂的生涯中曾游历了许多地域，长安、洛阳、巴蜀、吴越皆有他的足迹。结合王勃的传世作品以及相关史料的记载，前人已经大致梳理了王勃的行迹，研究成果汇总于姚大荣《王子安年谱》、刘汝霖《王子安年谱》、聂文郁《王勃年谱》、张志烈《初唐四杰年谱》等著作中。应该注意到，王勃在不同地域的文学创作并不均衡，而是存在明显差异。尤其随着佚文的发现，特定地区的文学作品异军突起，格外值得关注。

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王勃在蜀地的文学创作。前人在梳理王勃的生平事迹时，已经注意到王勃在蜀地的杰出表现。例如，姚大荣曾汇总王勃作于蜀地的赋、诗、文，指出作于蜀地的赋有《游庙山赋》《涧底寒松赋》《青苔赋》《曲江孤鳧赋》《慈竹赋》《春思赋》，共六篇；作于蜀地的诗有《述怀拟古诗》《散关晨度》《始平晚息》《晚留凤州》《扶风昼届离京浸远》《圣泉宴韵得泉》《寻道观》《别薛华》《重别薛华》《游梵宇三学寺》《观佛迹寺》《八仙迳》《普安建阴题壁》《江亭夜月送别二首》《出境游山二首》《三月曲水宴得烟字》《蜀中九日》，共十九首；作于蜀地的文有《入蜀纪行诗序》《游庙山序》《秋晚游武担山寺序》《绵州北亭群公宴序》《秋夜于绵州群官席别薛升华序》《梓潼南江泛舟序》《宇文德阳宅秋夜山亭宴序》《梓州飞乌县白鹤寺碑》《梓州通泉县普惠寺碑》《梓州玄武县福慧寺碑》《梓州惠义寺碑铭》《梓州郪县兜率寺浮图碑》《益州九陇县龙怀寺碑》《益州夫子庙碑》《益州德阳县善寂碑》，共十六篇。赋、诗、文总计四十一篇，占总数的20%以上。但是，王勃在蜀地的作品比姚大荣统计的更多。

除上一节在论述中提到的《秋日送沈大虞三入洛诗序》《夏日喜沈大虞三等重相遇序》《秋晚什邡西池宴饯九陇柳明府序》《夏日仙居观宴序》《与邵鹿官宴序》作于蜀地外，还有其他作品亦作于蜀地，如《春日序》《登绵州西北楼走笔诗序》。《王勃诗序》所载《春日序》云：

夫五城高暎，飞碧玉之仙居；三山洞开，秀黄金之神阙。斯则旁稽凤册，闻礼制而空存；俯视人间，竟寂寥而无睹。况乎华阳旧壤，井络名都，城邑千仞，峰峦四绝。山开雁塔，还如玉名之台；水架螺宫，则似铜人之井。严君平之卜肆，里閭依然；扬子云之书台，烟霞犹在。虽英灵不嗣，何山川之壮丽焉。王明府气挺龙津，名高凤举。文词泉涌，秀天下之珪璋；儒雅风流，作人伦之师范。孟尝君之爱客，

珠履交音；密子贱之调风，弦歌在听。则有蜀城僚佐，倍骋望于春郊；青溪逸人，奉淹留于芳阁。明明上宰，肃肃英贤，还起颍川之驾，重集华阴之市。^[1]

文中大量运用“华阳旧壤”“严君平之卜肆”“扬子云之书台”等与蜀地相关的典故，盛赞蜀地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后文还提及“蜀城僚佐”，进一步证明本文作于蜀地。结合王勃的生平经历，这篇序文当作于咸亨二年春初，于时王勃居成都，与王明府交友。可惜的是，在正仓院藏《王勃诗序》中，这篇序文并不完整，在“下官寒乡剑士，燕国书生，怜风月之气高，爱林泉之道长”之后，钞录者用小字标注“末缺”，可见所据钞录的文献已不完整，后文内容是什么现已不得而知。但是仅据现存的文字，我们仍能确定这篇序文是王勃在蜀地的又一佳作，仍能在千载之下感受到王勃对蜀中人、蜀中景、蜀中事的一腔热情。

将佚文与传世作品结合起来作整体关照的话，王勃在蜀地创作的诗文比例将进一步提高。此外，蜀地作品在王勃创作生涯中的地位不只体现在数量上，也体现在质量上。王勃名震一时的碑文《益州夫子庙碑》以及流传颇广的小集《入蜀纪行诗》皆作于蜀地，这些作品极大地提高了王勃的声誉。王勃在蜀地交往的友人以及得到的赞誉，均在遭遇檄鸡文事件的打击后，给他以支持和肯定，为出蜀后参与铨选作了准备。

总之，佚文的出现为细致梳理王勃的交友与行迹提供了便利，让我们得以更接近王勃的真实生活处境。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孤立地看待《王勃诗序》中保存的佚文，而应该将这些作品与传世作品以及其他来源的佚作相互关联，发掘这些作品之间隐秘的联系，尝试勾勒出王勃生平行迹的完整画面，进一步加深对相关作品的理解。

第三节 新见王勃碑志述论

在唐宋文献中，间接描述王勃碑志的材料颇多，段成式《酉阳杂俎》、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屡次提及，笔者已在第一章中有相关论述。从这些记载中可以推测，王勃碑志的数量应当较多，声誉也很大。但是在传世的王勃文集中，保存的碑志作品却较少。侧面的描述与传世的作品量不大匹配，让人心生疑惑。因此，对王勃碑志的辑佚一直是笔者关注的重点。辑佚结果正表明，碑志是除序文之外发现佚文最多的文体。

^[1] 《春日序》。据日本正仓院藏《王勃诗序》录入，录文和标点参考了罗振玉《王子安集佚文》和陈尚君《全唐文补编》。

一、王勃散佚碑志概述

从来源看，辑佚中发现的王勃碑志主要来源于三处，分别是唐钞本《王勃集》残卷、金石目录和出土文献。

唐钞本《王勃集》卷二十八收录《唐故度支员外郎达奚公墓志并序》《陆录事墓志》《归仁县主墓志并序》《唐故河东处士卫某夫人贺拔氏墓志》四篇，补王勃墓志文存录的空白，前文叙之已详，此处不再赘述。除此之外，笔者查检金石目录，也从中找到了对王勃碑志的记载。

对王勃碑志的记载见于《宝刻丛编》《宝刻类编》《輿地碑记目》《山右石刻丛编》《山右访碑记》等金石目录中。这些金石目录虽然没有钞录碑志的正文，但是，从著录中我们可以知道王勃还有许多碑志文曾经存在过，只是没有流传下来。而借助金石目录中记载的标题、地域以及撰写年份，我们也可以了解王勃的创作概况。

宋代陈思辑纂的《宝刻丛编》二十卷中保存了王勃碑志的信息。《宝刻丛编》第八卷载录了王勃的墓志《唐谏议大夫李公妻焦夫人墓志》^[1]，后标注“唐王勃撰并书，开元中立”，并以小字注明来源于“《京兆金石录》”。目前《京兆金石录》不存，但从条目来源于《京兆金石录》来看，这篇墓志极有可能作于王勃旅居长安期间。需要注意的是，《唐谏议大夫李公妻焦夫人墓志》不见于其他传世文献，是一篇佚文。按照唐钞本《王勃集》的编次，这篇墓志如果收入文集，则当列于收录墓志为主的第二十八卷之前，有可能在第二十七卷。

宋代另一部重要金石目录《宝刻类编》八卷则保存了更多王勃碑志的信息。其中，卷二有《九陇县杨平山仙居观碑》^[2]，署名为“王渤撰”。这里的“渤”当为“勃”的讹误，原因在于后面标注了时间“咸亨二年”以及地点“彭”。结合王勃的个人经历，咸亨二年，王勃自成都赴九陇县，有《彭州九陇县龙怀寺碑》，可知王勃咸亨二年确实在彭州。而且，碑文为“仙居观碑”，《王勃诗序》中收录的佚文《夏日仙居观宴序》也作于仙居观。序文言：“咸亨二年四月孟夏，龙集丹水，兔躔朱陆。时属陆亢，润褰恒雨。”^[3]可据此进一步推论王勃咸亨二年在彭州时确实有仙居观之游，《九陇县杨平山仙居观碑》属于王勃的作品无疑。在《宝刻类编》存录的王勃碑志中，另有卷六的《真德观修堂殿创廊宇碑》不见于传世文献。这一条目列在“邓君荣”下，并用小字标注“王

^[1] [宋]陈思撰.《宝刻丛编》卷八.清光绪十四年吴兴陆氏十万卷楼刊本，第47页。

^[2] [宋]不著撰者.《宝刻类编》卷二.粤雅堂丛书本，第11页。

^[3] 《夏日仙居观宴序》。据日本正仓院藏《王勃诗序》录入，录文和标点参考了罗振玉《王子安集佚文》和陈尚君《全唐文补编》。

勃撰，咸通六年五月，绵^[1]”，当是王勃撰写之后，由邓君荣在咸通六年所书。条目后标注“绵”，说明此碑作于绵州。可以看到，《九陇县杨平山仙居观碑》《真德观修堂殿创廊宇碑》都作于蜀地，那么，我们对王勃蜀地创作的了解又可以进一步增加。

除以上两篇未见于传世文献的碑文外，《宝刻类编》中还记载了《孔子庙碑》《龙怀寺碑》以及《宝刻丛编》提到过的《唐谏议大夫李公妻焦夫人墓志》。

因为金石目录仅记录碑志的题目，对碑志的创作时间和地点也只作简单介绍，我们并不能了解碑志的正文到底写了什么内容，也无法估测亡佚碑志的体量。但是，了解到这些碑志的存在对研究王勃的整体创作情况、了解王勃碑志的存录情况以及流传状况提供了新的视角。

当然，因为碑志不仅以纸本的形式保存、流传，也通过石本的形式保存。贞石不朽，即便埋于地下，也能较大程度上保存刻写时的旧貌。随着近几十年来大量碑志的出土，我们得以获得更多石刻文献。在这个过程中，也有王勃撰写的碑志出土并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中，2019年咸阳出土的《唐故使持节都督丰州诸军事丰州刺史上柱国南康郡开国公赵公墓志铭并序》^[2]便是其中之一。考虑到这方墓志的志文不见于任何传世文献，而且是近几年来关于王勃的最新材料，笔者将在下一节对此作专门讨论。

二、《唐赵士达墓志》与王勃的墓志文创作

201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发掘咸阳市底张街道陶家村墓葬时，于甬道内出土青石墓志两合，其中之一便是《唐赵士达墓志》。相比于其他墓志，这方墓志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撰者为王勃，题下署名“太原祁人王勃撰”（见图4）。

^[1] [宋]不著撰者.《宝刻类编》八卷.粤雅堂丛书本，卷六，第16页.

^[2] 以下简称为《唐赵士达墓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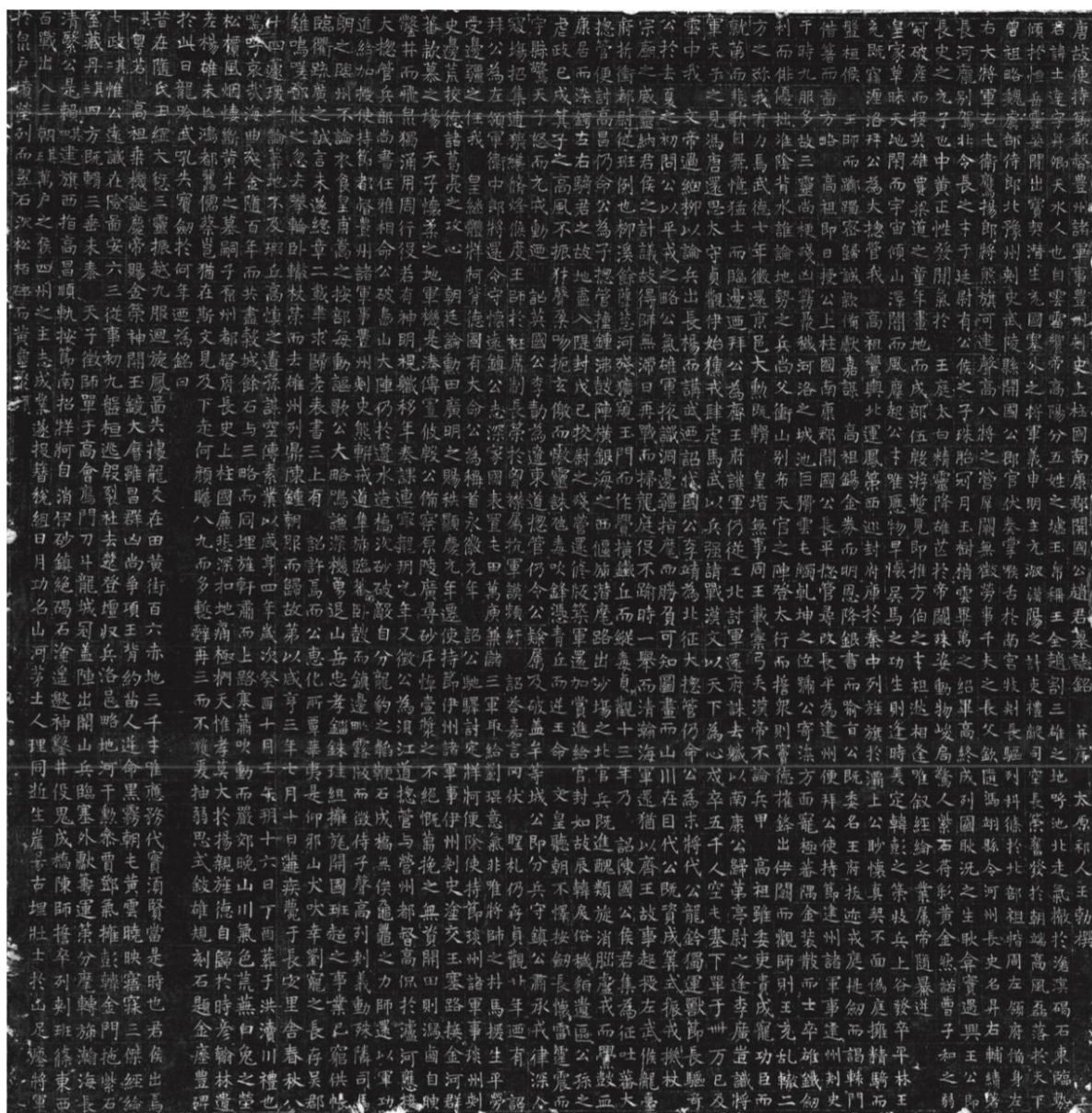


图4 《唐赵士达墓志》拓本

关于这方墓志，已有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王亮亮等人撰写的《新出〈唐赵士达墓志〉疏证》^[1]一文，对志主赵士达的家世、生平经历作了详细梳理，并就赵士达的爵位、泽州任职情况以及志主与王勃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简单探讨。总体来看，研究成果集中在志主赵士达身上，对撰者王勃关注较少。因此，很有必要从王勃的角度审视这方墓志。

王勃在《唐赵士达墓志》中先交代了赵士达家世之显赫以及归降李唐的过程，“公眇怀真契，不面伪庭，拥精骑而盘桓，候王师而踟躅。密归诚款，备献嘉谋^[2]”。接着，以酣畅淋漓的笔墨记述了赵士达北征突厥、西讨高昌、东伐高丽、南平牂牁的经历，颇具史家风采。北征突厥之时，“乃诏代国公李靖为北征大总管，仍命公为末将。代公龙

^[1] 王亮亮、赵汗青、耿庆刚撰：《新出〈唐赵士达墓志〉疏证》，《考古与文物》，2021（02），第71-78页。

^[2] 《唐赵士达墓志》。转引自《新出〈唐赵士达墓志〉疏证》，该文作者据墓志录入文本。

铃独运，兽节长驱。奇公于去夏之初，问公以平戎之略。公气雄军旅，识洞边疆，指麾而胜负可知，图画而山川在目。代公既资成筭，式振戎机，杖宗庙之威灵，纳君侯之计议。故得师无滞日，再战而扫龙庭；役不逾时，一举而清瀚海^[1]。”西讨高昌之时，“撞钟沸鼓，阵横银海之西；偃旆潜麾，路出沙场之北。官兵既进，丑类旋消。脑卢戎而斲鼓，血康居而染镠^[2]。”东伐高丽之时，“公肃承戎律，深入寇场。招集逋獯，缮修烽侯。度王师于衽席，制长策于胸襟^[3]。”跟随王勃的笔墨，我们可以纵览江山塞漠，将视野扩展至边疆和沙场。可以说，这篇墓志对志主生平经历的精彩呈现，既源于志主本身的丰富事迹，也源于王勃开阔雄达的胸襟和奔放有力的文笔。在这篇墓志文中，王勃仍采用骈文的形式，但能做到骈散结合，搭配大量散句，使文章流畅自然、气势磅礴。杜甫论四杰的文章，谓“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4]”，王勃虽然像当时大多数人一样承六朝遗绪，用骈体为文，但文章并不完全空无一物。正如洪迈所言：“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骈俪作记序碑碣，盖一时体格如此。”^[5]王勃的碑志言之有物，具有较高的文学性。

另外，作为近来出土的石刻文献，《唐赵士达墓志》也可与传世的纸本文献相联系。《文苑英华》收录王勃的《为原州赵长史请为亡父度人表》，文中的“亡父”就是赵士达。这篇文章在明人辑补王勃文集时整理入集，是始终流传于世的文本。“度人”当是佛教用语，“度人表”就是向皇帝上书请求赐予度人的资格。王勃在这篇表中亦花费较多笔墨叙述赵士达的生平经历：

往因隋季，预奉皇初。于时九洛未清，双嶠尚梗。江淮海岳，王公数十。亡父身羁伪郑，宠极戎庭。扫千载之风云，拥三河之士马。情思奉顺，义不图生。绵越寇场，密归诚款。登太行而耀甲，则建德离心；出函谷而扬麾，则王充破胆。天书履降，手敕仍存。洎乎九服义安，四方无事。谋臣出镇，猛将临边。西穷赤水之原，东究青丘之境。横戈北塞，尽沙漠之风尘；授钺南荒，被猓犴之矢石。义形夷险，迹遍疆场。^[6]

[1] 《唐赵士达墓志》。转引自《新出〈唐赵士达墓志〉疏证》，该文作者据墓志录入文本。

[2] 《唐赵士达墓志》。转引自《新出〈唐赵士达墓志〉疏证》，该文作者据墓志录入文本。

[3] 《唐赵士达墓志》。转引自《新出〈唐赵士达墓志〉疏证》，该文作者据墓志录入文本。

[4] [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十一，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98页。

[5] [宋]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四笔》卷五，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68页。

[6] [唐]王勃著；[清]蒋清翊注：《王子安集注》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

文章以整饬精炼的骈俪文字叙述赵士达的功绩，将南征北战、东讨西伐的战果汇聚为凝练的对偶句，如果不了解赵士达的生平经历，可能无法理解这段文字所记叙的事迹。在《唐赵士达墓志》出土以后，我们可将《为原州赵长史请为亡父度人表》与墓志文中对赵士达生平经历的详细叙述相结合。相对来说，《为原州赵长史请为亡父度人表》不如墓志文畅达、有气势。

另外需要注意，在《为原州赵长史请为亡父度人表》中，王勃一直以原州赵长史的口吻组织文章，最初进呈时，文章标题应该是《请为亡父度人表》，标题中的“为原州赵长史”可能是编集者所加，表明这篇文章应原州赵长史之请而作。《唐赵士达墓志》也提到，“嗣子原州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廉，悲深扣地，痛极扞天”，可知原州赵长史即为赵廉，墓志和表文都是王勃应赵廉之请而创作的。

王勃的传世诗文一直能被读者看到，而这些散佚的序文、碑志则相当于对读者“隐身”。让“隐身”的作品“现身”，从而重审王勃诗文的总体体量，并借此深入探究王勃的交游、行迹及其文学创作，对王勃研究来说大有裨益。

审视王勃诗文体量的嬗变，视角较为宏观。而从微观上，我们也能进一步走入文本，去探究文本细节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变化。

第四章 承递与变易：王勃诗文文本的嬗变

作为语言文字组成的文学实体，文本（text）可视为一个独立的、自足的体系。陈尚君在《唐诗文本论纲》中提及唐诗文本的收录范围，认为“完整的校录应该包括以下各项：一、诗题。二、诗序（少数有启、书）。三、本文。四、署衔或附记。五、本事^[1]。”诗歌文本的研究需要关注标题、序文、本文、署衔或附记以及本事，如果扩展至文章，也大致相近。文本并非一成不变，早期的文本研究致力于恢复原始手稿，对比各版本的差异，正是基于文本不断变化的事实。对于王勃的诗文来说，经历了从唐代到宋代的钞印转换，文本的嬗变尤其明显。在王勃诗文文本的研究中，笔者将重点关注标题、序文和署衔的情况，梳理唐宋时期王勃诗文文本嬗变的脉络，力求对王勃的诗文有更深入的理解。

第一节 钞印转换背景下王勃诗文的文本嬗变

一、从唐代到宋代

从唐代到宋代，文学传播的媒介经历了从钞写的卷轴到刻印的册页的转型。在唐代，文学作品主要通过手抄本来传播，而唐宋之际，动荡的社会环境使得手抄本的保存与流传成为难题，“我们关于唐代的知识是经手抄本传播这种特殊方式以及一整个世纪的动乱过滤后形成的，这将近一个世纪的区间即从黄巢起义到 976 年南唐为宋征服、几个最大的地方政权藏书机构最终汇集于宋代都城汴京为止^[2]。”到了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发明与普及，刻印的册页装书籍逐渐成为主流。在这个过程中，变化的不只是书籍的形式及其装置之法，更是文本本身。

通过第三章的论述，我们已经大致了解王勃文集的原始体量，并充分利用唐钞本遗产，呈现了部分王勃散佚诗文的样貌。同时，唐钞本中保存的部分篇目也与传世文献重合。如此以来，唐钞本《王勃集》《王勃诗序》的保存让我们得以将钞印转换前后的文本进行比勘，从而对唐宋时期王勃诗文文本的嬗变作深入分析。

首先，有哪些篇目既以唐钞本的形式保存、又以刻印的形式传世呢？或者说，我们可以看到哪些传世诗文的唐时旧貌呢？目前保留王勃诗文的唐钞本主要是《王勃集》和《王勃诗序》，除此之外，敦煌文献中也保存着王勃的部分作品，且以诗歌为主。总体

^[1] 陈尚君撰.《唐诗文本论纲》.载于《唐诗求是》，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 页.

^[2] [美]宇文所安撰；卞东波、许晓颖译.《唐代的手抄本遗产：以文学为例》.《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五辑），第 236-266 页.

来说，这样的诗文有 25 篇，其中正仓院本《王勃诗序》收录传存的王勃序作 21 篇，敦煌文献收录传存的王勃诗歌 4 篇^[1]，不过敦煌文献中的王勃诗歌残缺情况较为严重，《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和《全敦煌诗》皆参照传世本才得以补全，用来对勘价值较小，所以我们主要关注正仓院本《王勃诗序》中的序文。

基于这一思路，笔者将《王勃诗序》中的序文与《文苑英华》、明张绍和本《王子安集》以及其他总集中的王勃序文作了汇校工作，相关成果可参看附录中的《王勃序文汇校表》。可以看到，张绍和本《王子安集》中收录的序文，在文字上与《文苑英华》大致相同，说明《王子安集》的序文基本承袭《文苑英华》。而如果将唐代的《王勃诗序》与宋代的《文苑英华》以及其他总集进行比照，就会发现异文数量非常多，而且，其中更多是“实质性异文”。英国目录学家 W.W.格雷格（W.W.Greg）在《底本原理》中提到：“我们必须区分两种异文：一种是重要的，或者我称之为‘实质性’的，即会影响作者意图或其表达实质的文本异文；另一种一般是诸如拼写、标点、词形分合等等，主要影响其形式上的呈现，可以看作是次要的，或者我们称之为‘非实质的’文本异文。”^[2]在《王勃诗序》与《文苑英华》的对勘中可以发现，影响作者意图、影响表达的实质性异文较多，值得深入探究。兹以王勃的名篇《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为例来加以说明。

表 7 《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汇校表

来源 序号	《王勃诗序》	《文苑英华》	《文苑英华辨正》	《古今事文类聚》	《王子安集》
1	《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	同《诗序》		《秋日燕滕王阁诗序》	《滕王阁诗序》
2	豫章故郡	同《诗序》	一作“南昌”	南昌故郡	同《类聚》
3	镇接衡庐	地接衡庐		同《英华》	同《英华》
4	俊采星驰	俊采星驰		俊彩星驰	同《类聚》
5	十旬休沐	十旬休假	一作“暇”	十旬休暇	同《类聚》

^[1] 其中，《九日至江州问王使君》的内容与传世文集中王勃的《九日》相同，但署名为“蔡孚”。

^[2] [英]W.W.格雷格.《底本原理》.载于苏杰编译：《西方校勘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1 页。

来源 序号	《王勃诗序》	《文苑英华》	《文苑英华辨正》	《古今事文类聚》	《王子安集》
6	高朋满席	高朋满座		同《英华》	同《英华》
7	孟学士之词府	孟学士之词宗		同《英华》	同《英华》
8	紫电青霜	同《诗序》		紫电清霜	同《类聚》
9	得天人之旧馆	同《诗序》	一作“仙”	得仙人之旧馆	同《类聚》
10	曾台矫翠	层台耸翠		同《英华》	层峦耸翠
11	飞阁翔丹	同《诗序》	一作“流丹”	飞阁流丹	同《类聚》
12	即岗峦之体势	即冈峦之体势	一作“列”	列冈峦之体势	同《类聚》
13	山原	同《诗序》	一作“源”	同《诗序》	同《诗序》
14	川泽呼其骇瞩	川泽纡其骇瞩	一作“吁”	川泽吁其骇瞩	川泽吁其骇瞩
15	虹销雨霁	云销雨霁	一作“虹”	同《诗序》	同《诗序》
16	彩澈区明	同《诗序》	一作“云衢”	彩澈云衢	同《诗序》
17	落霞与孤鹜齐飞	落霞与孤鹜齐飞		同《英华》	同《英华》
18	遥襟甫畅	遥襟甫畅	一作“吟”、一作“俯”	遥吟俯畅	遥襟俯畅
19	清风起	清风生		同《英华》	同《英华》
20	气浮彭泽之罇	气凌彭泽之罇		同《英华》	同《英华》
21	写睇眄于中天	同《诗序》		同《诗序》	写睇眄于中天
22	空高地迥	天高地迥		同《英华》	同《英华》
23	指吴会于云间	目吴会于云间	一作“指”	指吴会于云间	同《类聚》
24	谁非失路之人	谁悲失路之人		同《英华》	同《英华》
25	沟水相逢	同《诗序》	一作“萍”	萍水相逢	萍水相逢
26	奉宣室而何年	奉宣室以何年		同《英华》	同《诗序》
27	大运不齐	大运不穷	一作“时运不齐”	时运不齐	同《类聚》
28	命途多绪	命途多舛		同《英华》	同《诗序》
29	君子安排	君子见机	一作“安贫”	君子安贫	同《类聚》

来源 序号	《王勃诗序》	《文苑英华》	《文苑英华辨正》	《古今事文类聚》	《王子安集》
30	宁移白首之心	同《诗序》	一作“知”	宁知白首之心	同《诗序》
31	穷当益坚	穷且益坚		同《英华》	同《英华》
32	青云之望	青云之志		青云之望	同《英华》
33	酌贪泉而竞爽	酌贪泉而觉爽		同《英华》	同《英华》
34	处涸辙而相驩	处涸辙以犹驩	一作“犹”	处涸辙以犹欢	同《类聚》
35	北海虽遥	北海虽赊		同《英华》	同《英华》
36	空余报国之情	同《诗序》	一作“怀”	空怀报国之情	同《诗序》
37	五尺微命	三尺微命		同《英华》	同《英华》
38	等终军之妙日	等终军之弱冠		同《英华》	同《英华》
39	爱宗故之长风	爱宗悫之长风	一作“慕”	慕宗悫之长风	同《类聚》
40	今兹捧袂	同《诗序》	一作“晨”	今晨捧袂	同《类聚》
41	钟期既遇	钟期相遇	一作“既遇”	同《诗序》	同《英华》
42	临水赠言	同《诗序》	一作“别”	临别赠言	同《类聚》
43	登高能赋	登高作赋		同《英华》	同《英华》
44	敢竭鄙怀	同《诗序》		敢竭鄙诚	同《类聚》
45	八韵俱成	四韵俱成		同《英华》	同《英华》
46	缺	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	一无此十字	缺	同《英华》

在《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中，类似于“青霜”作“清霜”、“岗峦”作“冈峦”的异文很可能是抄写过程中因字形相近而产生的讹误，不影响文意理解。另一部分异文则不同，例如，将“豫章”作“南昌”反映了从唐代到宋代人们对地域的不同认识，而将“君子安排”作“君子见机”则反映了不同的精神状态。“见机”出自《周易》，“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更加积极进取。“安排”出自《庄子》，“安于推移而与化俱去”，任凭世事推移，把人生交给命运，内心始终安定。从“安排”到“见机”，

很可能是因为后世鉴赏或钞写者的文学观念不同而被改写。在宋代以前，文本通过钞写的方式传播，改写的发生更加容易。这也是在《王勃诗序》与《文苑英华》等总集的对勘中实质性异文较多的原因。

二、宋代及其后

在宋代以及宋代以后，文本主要通过刻印的书册来传播，王勃诗文文本的嬗变呈现出与唐代不同的特点。与王勃诗文的唐时旧貌相比，相关文本呈现出另一种形式的偏离。

《盘鉴图铭序》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首先来梳理这篇文章的流传过程。在现存文献中，最早提及《盘鉴图铭序》的是令狐楚的《盘鉴图铭记》：“元和十三载二月八日，予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夜直禁中，奏进旨检事。因开前库东阁，于架上阅古今撰集，凡数百家。偶于《王勃集》中卷末获此鉴图并序，爱玩久之。翌日，遂自摹写，贮于箱篋。宝历二年，乃命随军潘元敏绘于缣素，传诸好事者。太原令狐楚记。”^[1]从令狐楚的记文中我们可以知道，《盘鉴图铭序》最初收录于《王勃集》中，且鉴图与序文相连缀。此文在《文苑英华》中不载，张绍和本《王子安集》亦缺。到蒋清翊作《王子安集注》时，才又重新收录此文，但此时，鉴图与序文早已分离，文字也有较多错讹之处。蒋清翊指出，“上元一年”，“一”是“二”字之讹，“何勤非戒”，“勤”疑“勒”字之讹。这是典型的在传写、刻印过程中由于刻工的缘故而产生的文本变化。除此之外，鉴图与序文的分离也是这一过程中的重大变化。根据令狐楚的描述以及序文内容，我们可以知道，王勃的《盘鉴图铭序》是因《转轮钩枝八花鉴铭》而作的，二者最初是一个整体。而到蒋清翊重新收录此文时，仅存序文，不见鉴图。然而，鉴图并没有亡佚，只是在流传过程中，编者将作为文本一部分的鉴图与序文剥离，使序文单独流传。如果查检宋代桑世昌编纂的《回文类聚》，我们还能看到鉴图与序文相连缀的文本样貌。《回文类聚》卷二收录此文，作《盘鉴图叙》，其云：

上元二年，岁次乙亥。十有一月庚午朔七日丙子，予将之交趾，旅次南海，有好事者，以《转轮钩枝八花鉴铭》示予云：“当今之才妇人作也”。观其藻丽反覆，文字萦回，句读曲屈，韵谐高雅，有陈规起讽之意，可以作鉴前烈，辉映将来者也。昔孔诗十兴，不遗卫姜；江篇拟古，无隔班媛。盖以超俊颖拔，同符君子者矣。呜

^[1] [清]董诰编.《全唐文》卷五百四十三.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5506 页.

乎！何勒非戒？何述非才？风律苟存，士女何算？聊抚镜以长想，遂援笔而作序^[1]。

《回文类聚》明万历四十四年刊本在此页有残缺，篇末存一“太”字，其后的文字现已不可见，但根据《会稽掇英总集》所录《修楔于云门王献之山亭序》的署名，这里极有可能是“太原王勃序”。序文后附有《盘鉴图》，注曰：“花上八字，枝间八字，环旋读之，四字为句，递相为韵。”^[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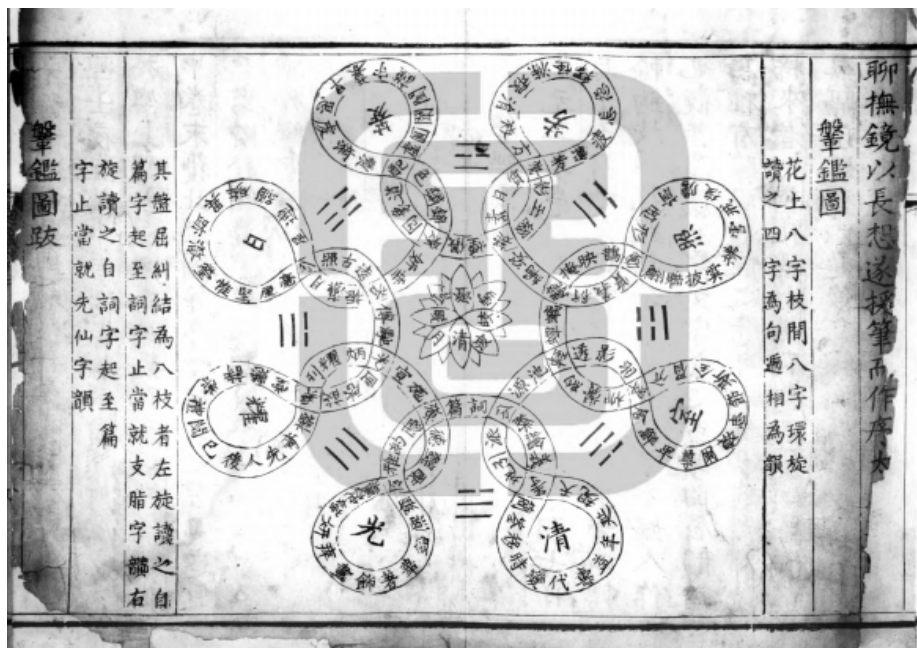


图5 王勃《盘鉴图叙》所附《盘鉴图》

可以看到，盘鉴图构思精巧，文词雅训，与王勃“藻丽反覆，文字萦回，句读曲屈，韵谐高雅，有陈规起讽之意”的评价相契合。如果缺少盘鉴图，我们对序文的理解也是不完整的。

除了序与图的剥离外，宋代及其后的文本嬗变还体现在诗与序的联系以及作者与文本的联系中。诗与序的分合、作者与文本的匹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后人对王勃诗文的理解。这部分内容将在下一节重点阐述。

第二节 文本嬗变与王勃诗文阐释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唐宋时期王勃诗文文本的变化较为明显。而对于王勃研究来说，我们不仅要认识到这一现象的存在，更应该将这一现象与王勃诗文的理解

^[1] [宋]桑世昌编.《回文类聚》卷二.明万历四十四年刊本，第6页。

^[2] [宋]桑世昌编.《回文类聚》卷二.明万历四十四年刊本，第7页。

和阐释结合起来。总体上看，王勃诗文的文本嬗变虽然在唐宋时期呈现不同的特点，但相关的变化主要集中于虚词脱落、标题变动和文字删补等方面。接下来，笔者将从这几个方面入手，探究文本嬗变对王勃诗文理解阐释的影响。

一、虚词脱落与骈文特性的强化

在文本流传的过程中，相比于人名、地名、典故等具有实质内涵的语词，虚词的变化频率更高但少有人注意。虚词虽然不包含实际信息，但却能影响句子的结构和语意，从而影响文章的整体风貌。在对王勃诗文作校勘工作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从唐代到宋代，文章中的虚词有较多明显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反映了怎样的文学趋向呢？我们可以从具体例子中作探究。

1. 《山家兴序》

簪裾见屈，轻脱屣于西阳；而山水来游，重横琴于南涧。（《王勃诗序》）

簪裾见屈，轻脱屣于西阳；山水来游，重横琴于南涧。（《文苑英华》）

2. 《山家兴序》

班孟坚驰两京雄笔，以为天地之奥区；张平子奋一代之宏才，以为帝王之神丽。
（《王勃诗序》）

班孟坚驰两京雄笔，以为天地之奥区；张平子奋一代宏才，以为帝王之神丽。
（《文苑英华》）

3. 《上巳浮江宴序》

罇酒于其外，文墨于其间哉。（《王勃诗序》）

罇酒于其外，文墨于其间。（《文苑英华》）

4. 《仲家园宴序》

常恨林泉不比德，而嵇阮不同时而处。（《王勃诗序》）

常恨林泉不比德，嵇阮不同时。（《文苑英华》）

5. 《秋晚入洛于毕公宅别道王宴序》

追赤松而罔及，泛黄菊而相从。（《王勃诗序》）

寻赤松而见及，泛黄菊以相从。（《文苑英华》）

在传钞流播的过程中，《山家兴序》“簪裙见屈，轻脱屣于西阳；而山水来游，重横琴于南涧”脱落“而”字，“班孟坚驰两京雄笔，以为天地之奥区；张平子奋一代之宏才，以为帝王之神丽”脱落“之”。新的句子对仗工整，凝练整饬，更符合骈文的特点。《上巳浮江宴序》脱落句末的虚词“哉”，《仲家园宴序》并脱两个“而”字，同样增强了文章的骈文特性。而在《秋晚入洛于毕公宅别道王宴序》中，“追赤松而罔及，泛黄菊而相从”被改为“寻赤松而见及，泛黄菊以相从”，调和了“追之不及”与“泛而相从”的语意矛盾，使句子在语意上更加对仗。同时调整“泛黄菊而相从”为“泛黄菊以相从”，使句子在句式上更接近骈文。

可以看到，从唐代的《王勃诗序》到宋代的《文苑英华》，王勃序文的骈文特性较之最初有强化的趋向。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在笔者看来，原因可能有二。

首先，从唐代后期到宋代初期，正是古文运动走向衰落而骈文再次兴盛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骈文的特点较之初唐更加强化，以李商隐、温庭筠为代表的文人将骈文风潮再次推向顶峰。其后，宋初的西昆派更是秉承温李之风，于馆阁中收集典故、钻研文词，骈文文体特点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强化，较之初唐，此时文章的骈俪属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样的文学趋向下，王勃序文的骈俪特性在流传中通过虚词的脱落或调整而增强，也是应有之义。其次，从钞写到刻印的阶段是文本固定的重要阶段。在钞写时，虚词的变动本就容易发生，而到了刻印阶段，为了版式的整齐，或是为了让版面更加简洁整饬，虚词更是成为最容易脱落的部分。在这一过程中，随着虚词的脱落，骈文特性的强化也相应地发生了。

虚词的脱落主要发生在唐宋时期这一特殊阶段。宋代以后，文本相对固定，王勃诗文的骈文特性也在强化之后更加凸显。

二、标题变动与诗文内容的界定

文本的嬗变不仅体现在虚词上，也体现在标题上。吴承学在研究古诗制题制序史时提到：“从晋代开始，诗题创作逐渐走向规范化，到初唐、盛唐时期，古诗制题已经完全规范化，诗题成为诗歌内容的准确而高度的概括，成为诗歌的面目。”^[1]相比于诗歌

^[1] 吴承学撰.《论古诗制题制序史》.《文学遗产》，1996（05），第13页.

来说,文章的应用性更强,标题能做到准确概括文章内容更是不可或缺。然而,在文本嬗变的过程中,标题既作为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文本本身联系紧密,同时,又相对具有更多独立性,因而较易发生变化。

举凡王勃诗文,标题在流传过程中发生变化的例子不在少数。例如,《文苑英华》录《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并注曰“集作川”,说明在《王勃集》中,此诗的标题为《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文苑英华》收录的《春郊兴后》,明铜活字本、张逊业本、张绍和本皆作《郊兴》。正仓院本《王勃诗序》收录的《江宁县白下驿吴少府见饯序》,《文苑英华》、张绍和本《王子安集》皆作《江宁吴少府宅饯宴序》。标题的变化,部分源于刻印过程中的讹脱衍倒,同时也源于后人对文章本身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王勃的名篇《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宴序》在不同的文献来源中有不同的标题。正仓院本《王勃诗序》作“《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宴序》”,《文苑英华》与之相同。而在宋代的类书《古今事文类聚》中,这篇序文的标题是“《秋日燕滕王阁诗序》^[1]”,在张绍和本《王子安集》中,标题又变成了“《滕王阁诗序》”。关于这篇文章的原题,已有前辈学者指出“《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的说法更佳^[2],更能与饯别的内容相契合。笔者将在探知原题的基础上,梳理标题的流变过程,并从中窥探不同时代之人对序文的理解。

从各个版本的年代来说,《王勃诗序》钞录于唐代,年代最早。《文苑英华》比《古今事文类聚》成书更早,但《古今事文类聚》中存录的版本也不可忽视。彭叔夏在校正《文苑英华》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时,曾以“一作”标出其他来源的异文,笔者在详细比勘后发现,“一作”与《古今事文类聚》呈现的文本样貌几乎全部相同,说明在彭叔夏看来,《古今事文类聚》中的文本与《文苑英华》的文本应当视为两个体系,很可能与《文苑英华》有不同的文献来源,因此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秋日燕滕王阁诗序》”这一说法也应该重点关注。而在明代张绍和本《王子安集》中,此文的标题已经成了“《滕王阁诗序》”。回顾标题的嬗变历程,可以看到从最初《王勃诗序》和《文苑英华》以“饯别”为核心,到《古今事文类聚》凸显“燕饮”和“诗序”,再到《王子安集》仅仅呈现“诗序”这一核心,标题中反映的文章的核心内容已发生了变化。单从标题来看,文章的“饯别”主题逐渐隐没,而作为诗之序的属性则不断显现,

^[1] 此文又见于宋代祝穆撰、祝洙增订的《方輿胜览》卷十九,《古今事文类聚》亦由祝穆编纂,二者的文献来源应当一致。

^[2] 参见王水照撰,《〈滕王阁序〉的原题与主旨》,载于《鳞爪文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195页;李宗鲁等撰,《〈滕王阁序〉同文异名考述》,《枣庄学院学报》,2010(06),第45-47页。

《滕王阁序》与《滕王阁诗》的联系也在这个过程中日益紧密。但是，这样的变化趋向实际上使序文标题与序文文本变得不再契合，无法让标题高度准确地概括文章内容。

《圣泉宴序》的情况与之类似。正仓院本《王勃诗序》收录《圣泉宴序》，未附诗歌，而《文苑英华》诗歌部分收录《圣泉宴韵得泉》，未存序文。到了张绍和本《王子安集》时，序文与诗歌连缀，作《圣泉宴并序》。再到《全唐文》时，序文的标题已经变成了《圣泉诗序》。序文与诗歌的连缀以及序文标题的变化是在后世流传中发生的，诗、序的分合影响了标题的演变，但变化后的标题并没有很好得反映文章的内容。至于诗、序的分合如何发生，下一节将重点讨论。

另外，一些诗文标题的变化可能受到同卷其他诗文标题的影响。《王勃诗序》收录《新都县杨乾嘉池亭夜宴序》，正文内容为：

昔王子敬琅琊名士，长怀习武之园；阮嗣宗陈留逸人，宜至山阳之座。岂非以琴樽远契，必兆朕于佳晨；风月高情，每流连于胜地。则知东扉可望，林泉生谢客之文；南国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气。况乎扬子云之旧地，岩壑依然；密子贱之劳猷，弦歌在属。红兰翠菊，俯映沙亭；黛梧苍松，环临玉屿。参差夕树，烟侵橘浦之园；的历秋荷，月照芙蓉之水。既而星移汉转，露下风高。银烛沧华，瑶觞伫兴。一时仙遇，方深揆俗之怀；五际雕文，请勒缘情之作。人分一字，四韵成篇。^[1]

稍加甄别就能发现，除个别字词外，本文与《文苑英华》及其他王勃文集收录的《越州秋日宴山亭序》基本相同，可以断定是同一篇文章。而且，文中写到，“扬子云之旧地”，暗指蜀地，新都县在四川成都附近，与“扬子云之旧地”相呼应，显然《新都县杨乾嘉池亭夜宴序》的题目与文章所呈现的内容更符合。那么，为什么后世会将此文的标题写作《越州秋日宴山亭序》呢？在对王勃序文作汇校工作时，笔者发现《王勃诗序》中收录《秋日宴山亭序》一文，这篇序文的标题在后世也发生了变化，《文苑英华》和《王子安集》皆不用此题，而用“《秋日宴季处士宅序》”。文中有“故有李处士^[2]者，远辞濠上，来游镜中”“今日东南，乃他乡之竹箭”等语句，从“镜中”“东南”可以推断，王勃此文作于越州。很可能在某一时期，这篇序文的标题是“《越州秋日宴

^[1] 《新都县杨乾嘉池亭夜宴序》。据日本正仓院藏《王勃诗序》录入，录文和标点参考了罗振玉《王子安集佚文》和陈尚君《全唐文补编》。

^[2] “李处士”为“季处士”之讹。

山亭序》”。而在后世流传过程中,《越州秋日宴山亭序》与《新都县杨乾嘉池亭夜宴序》相混,“《新都县杨乾嘉池亭夜宴序》”这一标题也在流传中散失,致使后世文集将“昔王子敬琅琊名士”一文的标题视为“《越州秋日宴山亭序》”。如果不加甄辨,作于蜀地的文章很可能会联系王勃在越州的经历来解读,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标题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能影响后世人对诗文内容的界定。因此,我们需要探究文本嬗变过程中标题变动的情况,力求能对王勃诗文的内容有准确而清晰的认识。

三、文字改易与诗、序的分合

在上一节的论述中笔者提到,对于王勃的诗文作品,诗、序的分合是影响其标题变动的一个因素,那么,诗与序的分合如何发生?我们应该怎样看待王勃诗与序的关系?

谈论这一问题,绕不过的依然是王勃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咸晓婷在《从正仓院写本看王勃〈滕王阁序〉》一文中,从分韵赋诗的文学传统谈及文末“一言均赋”的含义,并通过分析《滕王阁诗》的用韵情况,指出此诗并非赋韵诗,也就不是《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的序后诗^[1]。笔者则想从文本嬗变的角度,谈谈对这一现象的理解。

前面已经提到,不同文献中存录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稍有不同,其中,有一处异文是理解诗、序关系的关键。序文末尾有“一言均赋,八韵俱成”一句,其中,“八韵”是正仓院本《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的说法,且在《王勃诗序》中,这篇序文后并未附《滕王阁诗》。在《文苑英华》中,此处作“一言均赋,四韵俱成”,其后亦未附《滕王阁诗》。而在宋代祝穆编纂的《古今事文类聚》中,此处作“一言均赋,四韵俱成”,序文后附有《滕王阁诗》。这可能是现存文献中最早将《滕王阁序》与《滕王阁诗》共同呈现的材料。诗与序相连缀,共同出现在“以类相从”的类书中,这一现象颇为耐人寻味。后世的张绍和本《王子安集》亦将《滕王阁诗》附于序文之后,文本内容与《古今事文类聚》相近,且承袭《古今事文类聚》的“《秋日燕滕王阁诗序》”,将序文标题题作《滕王阁诗序》,进一步强化了诗与序的联系。这说明在很大程度上,《古今事文类聚》的呈现方式影响了后世人对王勃《滕王阁诗》《滕王阁序》关系的理解。但实际上,《滕王阁序》与《滕王阁诗》的关联并没有那么密切。很可能因为“以类相从”的需要,“八韵俱成”讹为“四韵俱成”,序与诗相互缀合。在后世的流传中,二者的联系不断强化。

^[1] 咸晓婷撰.《从正仓院写本看王勃〈滕王阁序〉》.《文学遗产》,2012(06),第72-77页.

相比之下，在《圣泉宴序》中通过文字的改易来实现诗、序的缀合有更清晰的线索。正仓院本《王勃诗序》录《圣泉宴序》云：

玄武山趾有圣泉焉，浸淫滴沥数百年矣。乘岩泌涌，接磴分流。砂堤石岸，成古人之遗迹也。若乃青萍绿芰，紫苔苍靡，亦无乏焉。群公九牍务闲，江湖思远，寤寐寄托，淹留胜地。既而岗峦却峙，荒壑前萦，丹崿万寻，碧潭千仞，松风唱晚，竹雾曛空，萧萧乎人间之难遇也。方欲以林壑为天属，以琴樽为日用。嗟乎！古今同游，方深川上之想；少长齐游，且尽山阴之乐。盍题芳什，共写高怀。^[1]

序文记叙王勃与友人在闲暇时畅游玄武山脚下的圣泉的场面，用隽永的笔墨描述了圣泉附近的美景，并慨叹于时间的流逝，欣慰于同游的愉悦。在《文苑英华》中，编者仅收录了《圣泉宴韵得泉》一诗，诗云：

披襟乘石磴，列席俯春泉。
兰气薰山酌，松声韵野弦。
影飘垂叶外，香度落花前。
兴洽林塘晚，重岩起夕烟。^[2]

诗与序在这两种文献来源中都不相连属。到明代时，明铜活字本《王勃集》和张逊业本《王勃集》皆只收录诗歌，诗题作《圣泉宴》。而在张绍和本《王子安集》中，《圣泉宴》诗和《圣泉宴序》却缀合到一起，作“《圣泉宴并序》”。而且，在张绍和本的序文中，文末多了“诗得泉字”四字。诗、序的缀合与四字的衍生同时出现，不得不让人怀疑有人为了将诗与序组合在一起而改动了文本，让诗、序的结合更加自然。考诸王勃序文，确实有不少地方提到分韵赋诗，如《乐五席宴群公序》：“既开作者之筵，请袭诗人之轨。各题四韵，共用一言。”^[3]《夏日登韩城门楼寓望序》：“人赋一言，庶旌六韵。”^[4]但是，按照王勃以及同时代文人的惯例，并不会将分到的韵字标注出来。

^[1] 《圣泉宴序》。据日本正仓院藏《王勃诗序》录入，录文和标点参考了罗振玉《王子安集佚文》和陈尚君《全唐文补编》。

^[2] [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二一四.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1064页。

^[3] 《乐五席宴群公序》。据日本正仓院藏《王勃诗序》录入，录文和标点参考了罗振玉《王子安集佚文》和陈尚君《全唐文补编》。

^[4] [唐]王勃著；[清]蒋清翊注.《王子安集注》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

张绍和本的“诗得泉字”专门标注出韵字为“泉”，显得尤为可疑，更像是为了将《圣泉宴序》与《圣泉宴韵得泉》缀合起来而生硬地增加了这四个字。

总之，王勃诗文的文本嬗变集中表现在虚词脱落、标题变动和文字改易三个方面。当然，三种现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同一篇文章中，虚词脱落、标题变动和文字改易可能会同时存在，也可能会交替出现。这些现象的存在，共同构筑了王勃诗文在传播过程中呈现的复杂面貌，也深刻地影响着后世人对于王勃诗文的理解。

结语

从王勃生活的初唐时代到现在,一千三百余年已经过去了。在千年以前诞生的诗文,随着时间的流逝传播、散布,经不同朝代人手钞、刻印,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在千年以后依然能感受到王勃诗文生生不息的魅力。同时,也有部分诗文在传播过程中隐没于历史的缝隙,暂时不为人所知。唐宋时期即是传播与嬗变的关键时期。

在唐宋时期,王勃诗文的传播经历了传播主体的更迭与传播媒介的转型,传播主体由作者自身转变为文集编者,而传播媒介则由钞写的卷轴转变为刻印的册页。本文的第一章首先聚焦传播主体,正是因为王勃离世之后,其作品脱离作者的掌控,由编者分门别类地收入总集、别集之中,非复创作之初的原始形态。传播主体由作者自身到文集编者的转变主要发生在唐代,是王勃诗文在传播过程中的第一次“跳跃”,而传播媒介由钞写的卷轴转变为刻印的册页、由刻于石上的碑志转变为金石目中的著录主要发生在宋代,是王勃诗文传播过程中的第二次“跳跃”。从卷轴到书册、从钞写到刻印,物质文化史中的重大变化也影响了王勃诗文的传播,部分作品可能在钞印转换的过程中佚失,而多歧的文本样貌也在这一过程中趋于统一。

相比于第一章侧重纵向梳理唐宋时期王勃诗文的传播过程,呈现不同阶段的重大变化,第二章则紧承第一章论述的内容,聚焦王勃诗文传播的两大载体——《王勃集》和《文苑英华》。《王勃集》编订于唐代,是钞写于卷轴的文集,而《文苑英华》编订于宋代,在钞写、刻印、校勘之后,较丰富地呈现了王勃诗文在宋代的样貌,这两部文集是研究王勃诗文传播的关键。王勣、王助兄弟编纂的《王勃集》曾保存于宫廷中,也曾传至日本、敦煌,流传较为广泛。但宋代以后,此集不存。后人重辑王勃文集时,大多取资于《文苑英华》。从唐代到宋代,《文苑英华》已成为保存、传播王勃诗文的重要载体。借助日藏唐钞本《王勃集》《文苑英华》以及其他文献,我们可以管窥唐代王勃诗文的原始体量,也可以通过对不同文献来源王勃诗文的对勘,探究王勃诗文体量与文本样貌的嬗变。在详尽梳理传播历程的基础上,第三章和第四章即从诗文体量和文本样貌两个方面对王勃诗文的嬗变情况作了分析。

第三章以唐宋时期王勃诗文体量的嬗变为中心,而广泛搜集佚文是探讨王勃诗文的散佚与辑佚、研究传播过程中王勃诗文体量嬗变的基础。从日藏唐钞本《王勃集》《王勃诗序》和石刻文献中发现的王勃佚文以碑志和序文为主,将这些佚文纳入王勃诗文的整体版图,统合传世文献与新见文献,可以对王勃的行迹、交游以及文学创作有更全面

的认识。

如果说第三章对诗文体量的分析是从较为宏观的角度探讨唐宋时期王勃诗文的嬗变情况，那么第四章则从微观入手，深入文本的内在肌理，探讨唐宋时期王勃诗文文本样貌的嬗变。传播过程中的文本嬗变主要表现在虚词脱落、标题变动和文字改易上。虚词的脱落强化了文章的骈俪特性，标题的变动影响着诗文内容的界定，而部分文字的改易则源于诗、序的分合。

千载之下，我们该如何拨开历史的层层面纱、透过编者和读者的筛选去取、透过钞手和刻工的笔墨刀铲，去认识王勃、理解王勃的诗文呢？借助唐钞本和其他材料梳理王勃诗文传播与嬗变的具体情形，或可作为目前深入探究的路径之一。希望借由此文，能进一步看清千年以前王勃那年轻、热烈、昂扬向上的面容，看清他游历巴蜀吴越、广交志士良朋的小小身影。

参考文献

一、基本典籍及今人整理成果

(一) 史部

- [1][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M].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2][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3][宋]王尧臣等编次; [清]钱东垣等辑释.崇文总目[M].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4][宋]晁公武撰, 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 [5][宋]郑樵撰.通志略[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 [6][宋]陈思撰.宝刻丛编[M].清光绪十四年吴兴陆氏十万卷楼刊本.
- [7][宋]佚名编.宝刻类编[M]. 鲍氏知不足斋抄本.
- [8][宋]王象之编.舆地碑记目[M].粤雅堂丛书本.
- [9][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0][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11][清]胡聘之辑.山右石刻丛编[M].清光绪二十七年刊本.
- [12][清]杨守敬撰、张雷校点.日本访书志[M].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
- [13][清]叶德辉撰.书林清话[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 [14]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M].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二) 子部

- [1][唐]欧阳询撰; 汪绍楹校.艺文类聚[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 [2][唐]徐坚等著.初学记[M].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年.
- [3][唐]白居易撰; [宋]孔传续撰.唐宋白孔六帖[M].明嘉靖刊本.
- [4][唐]段成式撰; 许逸民校笺.酉阳杂俎校笺[M].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 [5][五代]王定保撰; 姜汉椿校注.唐摭言校注[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 [6][宋]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7][宋]李昉等.太平广记[M].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 [8][宋]吴淑编.事类赋[M].宋绍兴十六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
- [9][宋]祝穆编; [元]富大用辑.新编古今事文类聚[M].景明万历甲辰金谷唐富春精校补遗重刻本.

[10][宋]洪迈著、穆公校点.容斋随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1][宋]王应麟编.玉海[M].元至元六年庆元路儒学刊本.

(三) 集部

[1][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唐]王勃撰.王子安集十六卷、附录一卷[M].四部丛刊影印江南图书馆藏明张绍和刊本.

[3][唐]王勃撰.王勃集二卷[M].嘉靖三十一年江都黄埠东壁图书府刊本.

[4][唐]王勃撰.王勃集[M].第二十九、三十卷,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本.

[5][唐]王勃撰.王勃诗序[M].日本正仓院藏本.

[6][唐]王勃撰、[清]蒋清翊注.王子安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7][唐]王勃著、何林天校注.重订新校王子安集[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8][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M].中华书局,1979.

[9][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M].北京:中华书局,1966.

[10][宋]姚炫编;[清]许增校.唐文粹[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11][宋]蒲积中编;徐敏霞校.古今岁时杂咏[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2][宋]孔延之编.会稽掇英总集[M].清道光二年山阴杜氏浣花宗塾刊本.

[13][宋]桑世昌编.回文类聚[M].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

[14][宋]洪迈辑.万首唐人绝句[M].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

[15][宋]葛立方撰.韵语阳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6][宋]计有功著.唐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7][宋]郭茂倩编撰,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乐府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8][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9][清]董诰.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0][清]陈鸿墀.全唐文纪事[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1][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2]大阪市立美术馆编.唐钞本[M].京都:同朋舍,1981.

[23]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M].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6.

[24]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 [25]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26]张本义主编.罗雪堂合集[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
- [27]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5.
- [28]张锡厚主编.全敦煌诗[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 [29]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30]傅增湘撰.文苑英华校记[M].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2006.
- [31]陈尚君、徐俊、傅璇琮编.唐人选唐诗新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4.
- [32]祝尚书撰.杨炯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

二、学术论著

- [1]王重民著.敦煌古籍叙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 [2]马衡著.凡将斋金石丛稿[M].中华书局,1977.
- [3]万曼著.唐集叙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4]陈寅恪著.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5]聂文郁著.王勃诗解[M].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
- [6]罗宗强著.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7]骆鸿凯著.文选学[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8]褚斌杰著.中国古代文体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 [9]葛晓音著.汉唐文学的嬗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 [10]严绍璁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 [11]张志烈著.初唐四杰年谱[M].成都:巴蜀书社,1993.
- [12]骆祥发著.初唐四杰研究[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
- [13]黄永年、贾二强撰集.清代版本图录[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 [14]傅璇琮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
- [15]闻一多撰.唐诗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16]曹书杰著.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 [17]杜晓勤著.隋唐五代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 [18]陶敏、李一飞著.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1.
- [19]钱存训著.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 [20]傅璇琮著.唐代诗人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3.
- [21]庄晓东.文化传播:历史、理论与现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22]吕玉华著.唐人选唐诗述论[M].北京:文津出版社,2004.
- [23]凌朝栋著.文苑英华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24]王水照撰.鳞爪文辑[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 [25]柯卓英著.唐代的文学传播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 [26]苏杰编译.西方校勘学论著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27]余欣著.博望鸣沙:中古写本研究与现代中国学术史之会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28]傅璇琮主编.新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M].沈阳:辽海出版社,2012.
- [29]杨晓彩著.王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 [30]张涌泉著.敦煌写本文献学[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
- [31]陈伟强著.汉唐文学的历史文化考察[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
- [32][美]宇文所安著;胡秋蕾、王宇根、田晓菲译.早期中国古典诗歌的生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 [33][美]宇文所安著、贾晋华译.初唐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 [34]胡可先、孟国栋、武晓红著.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 [35]孙猛著.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36]程千帆著.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37]石树芳著.唐人选唐诗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 [38]莫道才著.骈文学探微[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 [39]戴联斌著.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
- [40]葛晓音著.唐诗流变论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41]李剑国撰.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7.
- [42]查屏球著.梯航集:日藏汉籍中日学术对话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 [43]陈尚君著.唐诗求是[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 [44][美]倪健著;冯乃希译.有诗自唐来:唐代诗歌及其有形世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三、学术论文

（一）期刊论文

- [1]张志烈撰.王勃杂考[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02）.
- [2]王气中撰.王勃在四川的创作活动——兼论唐初的世风与文风[C].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二辑）.
- [3]葛晓音撰.初唐四杰与齐梁文风[J].求索，1990（03）.
- [4]许嘉甫撰.《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考异[J].文学遗产，1992（04）.
- [5]吴光兴撰.论初唐诗的历史进程——兼及陈子昂、“初唐四杰”再评价[J].文学评论,1992（03）.
- [6]董天策撰.初唐四杰文学思想新探[J].中国文学研究,1994（01）.
- [7]吴承学撰.论古诗制题制序史[J].文学遗产，1996（05）.
- [8]王同策撰.关于《王子安集》的佚文与校记[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02）.
- [9]莫山洪撰.论初唐四杰对骈文的革新[J].柳州师专学报，1998（02）.
- [10]陈伟强撰.王勃《滕王阁序》校订——兼谈日藏卷子本王勃《诗序》[J].书目季刊，2001年第35卷第3期.
- [11]陈伟强撰.王勃著述考录[J].书目季刊，2004年第38卷第1期.
- [12]胡正武撰.蜀川与蜀州辨考——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异文证释[J].文学评论，2005（06）.
- [13]王兆鹏撰.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J].江汉论坛，2006（05）.
- [14]高洪岩撰.近代中日学人与唐钞本《王勃集》残卷[J].古典文学知识，2009（04）.
- [15]祝良文撰.“龙朔变体”详论[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06）.
- [16][日]道坂昭广著、石立善译.略论《翰墨城》所收王勃佚文《诗序切》[J].唐都学刊，2010（3）.
- [17]李宗鲁、赵羽、张健撰.《滕王阁序》同文异名考述[J].枣庄学院学报，2010（06）.
- [18]程章灿撰.总集与文学史权力——以《文苑英华》所采诗题为中心[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1（01）.
- [19]咸晓婷撰.从正仓院本看王勃《滕王阁序》[J].文学遗产，2012（06）.
- [20][日]道坂昭广.《滕王阁序》“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新解——以正仓院藏王勃诗序为线索[J].古典文学知识，2012年（06）.

- [21]胡可先撰.新出文献与中古文学史的书写与建构[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07）.
- [22]胡凌燕撰.日本正仓院藏《王勃诗序》的文本特色与学术价值[J].江西社会科学，2016（11）.
- [23]祝尚书撰.论初唐四杰骈文的“当时体”[J].文学遗产，2017（05）.
- [24]林静撰.四杰入蜀后诗风与初唐诗坛复古潮流的发生[J].中国文化研究 2018 年冬之卷.
- [25]李栋撰.莲生何处：王勃《采莲赋》与咏物赋写作模式研究[J].齐鲁学刊，2018（02）.
- [26]段雪璐撰.诗题的流动与固定——以敦煌可见唐诗为例[J].励耘学刊，2019（02）.
- [27]卢娇撰.王勃“龙朔变体”再探[J].齐鲁学刊，2019（01）.
- [28]李成晴撰.唐人集序“每篇各为之序”的体例传统[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 年 6 月 9 日，第 6 版.
- [29][美]宇文所安撰；卞东波、许晓颖译.唐代的手抄本遗产：以文学为例[C].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五辑）.
- [30][日]道坂昭广撰；樊昕译.《王勃集》佚文中的女性墓志与出土墓志——王勃作品流行的痕迹[J].国际汉学研究通讯，2021（01）.
- [31][日]道坂昭广撰.关于王勃《滕王阁序》的几个问题——并论正仓院《王勃诗序》和《王勃集注》的几个差异[J].清华中文学报，第 6 期.
- [32][日]道坂昭广撰.《王勃集》的编纂时期——以日本传存《王勃集》卷三十所收《族翁承烈致祭文》为中心[J].人文中国学报，第 29 期.
- [33][日]道坂昭广撰.王勃《陆录事墓志》断简研究[J].敦煌写本研究年报，2021（03）.
- [34]王亮亮、赵汗青、耿庆刚撰.新出《唐赵士达墓志》疏证[J].考古与文物，2021（02）.

（二）学位论文

- [1]程美华撰.初唐四杰骈文研究[D].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 [2]谈红英撰.王勃骈文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 [3]苏爱凤撰.王勃诗歌艺术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 [4]黄俊杰撰.唐五代文人传播意识研究[D].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 [4]张培培撰.王勃诗歌研究[D].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 [5]樊昕撰.唐人文集宋代生存状况研究[D].扬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4.
- [6]张利亚撰.唐五代敦煌诗歌写本及其传播、接受[D].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7.
- [7]王腾撰.王勃骈文的接受及经典化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9.

附录

一、新见王勃诗文汇总表^[1]

来源		篇目	出土/保存地	备注
日藏唐钞本	《王勃集》卷二十八	《唐故度支员外郎达奚公墓志并序》	日本兵库县芦屋市上野家	阙文
		《陆录事墓志》	中国私人藏家	阙文
		《归仁县主墓志并序》	日本上野家	
		《唐故河东处士卫某夫人贺拔氏墓志》	日本上野家	
	《王勃集》卷二十九	《张公行状》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阙文
		《祭石堤山神文》		
		《祭石堤女郎神文》		
		《祭白鹿山神文》		
		《为虔州诸官祭故长史文》		
		《为霍王祭徐王文》		
		《过淮阴谒汉祖庙祭文奉命作》		
	《王勃诗序》	《春日序》	日本正仓院	阙文
		《秋日送沈大虞三入洛诗序》		
		《秋日送王赞府兄弟赴任别序》		
		《夏日喜沈大虞三等重相遇序》		
		《冬日送闾丘序》		
		《秋晚什邡西池宴钱九陇柳明府序》		
		《江浦观鱼宴序》		
		《与邵鹿官宴序》		
		《夏日仙居观宴序》		
		《张八宅别序》		
		《九月九日采石馆宴序》		
		《卫大宅宴序》		
		《乐五席宴群公序》		
		《杨五席宴序》		
		《登绵州西北楼走笔诗序》		
		《至真观夜宴序》		
		《秋日登冶城北楼望白下序》		
		《冬日送储三宴序》		

^[1] “新见”相对于“传世”而言，即传世总集、别集之外留存的王勃诗文。日藏唐钞本《王勃集》《王勃诗序》虽已在中国境内流传近百年，但不存于传世文集中，因而也在此列。

来源		篇目	出土/保存地	备注
		《初春于权大宅宴序》		
		《春日送吕三储学士序》		
金石目录	《宝刻丛编》	《唐谏议大夫李公妻焦夫人墓志》	京兆	有目 无文
	《宝刻类编》	《九陇县杨平山仙居观碑》	彭州	有目 无文
		《真德观修堂殿创廊字碑》	绵州	有目 无文
	《輿地碑记 目》	《护圣寺碑》	未知	有目 无文
出土文献	木简	《初春于权大宅宴序》	日本平城宫	阙文
	石刻	《唐故使持节都督丰州诸军事丰州刺史上柱国南康 郡开国公赵公墓志铭并序》	咸阳	

二、王勃赋作汇校表

来源 篇目	《文苑英华》(以下简称《英华》)	《文苑英华辨正》	张逊业本《王勃集》	张绍和本《王子安集》
《春思赋》	析心之去就	集作“以析心”	同《英华》	同《英华》
	迴身正舞衣	集作“端”	同《英华》	同《英华》
	见原野之秀芳	集作“方春”	见原野之芳春(同集本)	见原野之芳春(同集本)
	南邻少妇多妖婉	集作“婉娆”	同《英华》	同《英华》
	自狂夫之荡子	集作“因征夫之狂荡”	因狂夫之荡子	因狂夫之荡子
	征夫去去无穷已	集作“一去”	狂夫去去无穷已	狂夫去去无穷已
	葱山隐隐金河北	集作“隐嶙”	同《英华》	同《英华》
	雾里苍苍几重色	集作“黑程”	同《英华》	同《英华》
	瀚海春雪生	集作“春云”	同《英华》	同《英华》
	语道河源路远远	集作“闻道”	同集本	同集本
	谁知夫婿苦行行	集作“教是”	同《英华》	谁教夫婿苦行行
	为想春园起烟雾	集作“春台”	同集本	同集本
	游丝生骨合欢枝	集作“空”	同集本	同集本
	春色朝朝严	集作“异”	同集本	同集本
	征夫犹住雁门关	集作“尚驻玉门关”	征夫犹在雁门关	征夫犹在雁门关
	红颜一别同胡越	集作“成”	同集本	同集本
	羌笛唯横陇路风	集作“横吹”	同集本	同集本
	繁筳思晓风	集作“弱非”	同《英华》	同《英华》
	离房别殿花初匝	集作“初周”	“离房别殿花初匝。河阳别舍抵长河，丹轮绀幘相经过。戚里繁”阙文	离房别殿花周匝
	闲居伊水国	集作“园”	同集本	同集本
	出铜街而试马	一作“行”	同《英华》	同《英华》
	叶抱露而争密	集作“草犯春”	同集本	同《英华》
	新年柏叶之樽	集有“美”字	同《英华》	同《英华》
	上巳兰英之罍	集作“酒醇”	同《英华》	同《英华》
	何啻两违秦	一作“京春”	同《英华》	同《英华》
	江边小妇无形迹	集作“江南”	同《英华》	同《英华》
	鹦鹉洲中草如积	集作“树非”	同《英华》	同《英华》
	亦有当春逢远客	集作“新”	同《英华》	同《英华》
	无劳春镜照愁容	集作“日”	同《英华》	同《英华》
	一旦逢春	一作“岁岁”	一岁逢春	同《英华》
	自有人	集作“宜”	同《英华》	同《英华》

来源 篇目	《文苑英华》	《文苑英华辨正》	张逊业本《王勃集》	张绍和本《王子安集》
《七夕赋》	若夫乾灵鹤谿之端	一作“鹄”	同一作	同一作
	缘朱轩于九域	集作“驰绿”	驰朱轩于九域	驰朱轩于九域
	绕震廊而转步	集作“霞吐”	同《英华》	绕露廊而转步
	见松院之生凉	集作“睨”	同《英华》	同《英华》
	引惊蝉于宝瑟	集作“分”	同《英华》	同《英华》
	拂花筵而惨恻	集作“房”	同《英华》	同《英华》
	怨灵欢兮不扬	集作“未”	同集本	同集本
	促迢悲于四运	疑	促遥悲于四运	促遥悲于四运
	展鱼笺	集作“撰”	同《英华》	同《英华》
	下天孙于东壖	集作“降”	同集本	同集本
	正三卫而澄紫落	集作“衡”	同集本	同集本
	褰旆羽于星桥	一作“翠羽”，集作“羽旆”	褰羽旆于星桥	褰羽旆于星桥
	引鸾杼兮割冰绡	集作“削”	同《英华》	同《英华》
	抚今情之恨促	集作“而”	同集本	同集本
	既而丹轩万拱	集作“黄”	同集本	同集本
	紫芳千籥	集作“朱”	紫房朱籥（同集本）	紫房朱籥（同集本）
	娲皇招巨野之龙	集作“迁冀”	同《英华》	同《英华》
	奏云悬	集作“和”	同集本	同集本
	碧虬玉室之饌	集作“馆”	同《英华》	同《英华》
	荷叶赭蛟	集作“莎”	同《英华》	同《英华》
	喜沉思之可毕	集作“嘉”	同《英华》	同集本
	燕佳并出	集作“姬牙”	同《英华》	同《英华》
	张宗碧玉之杯	集作“家”	同集本	同集本
	奉君王于终夕	集作“且奉君”	同《英华》	同《英华》
	耸词锋于月径	集作“殿”	同《英华》	同《英华》
《九成宫东台山池赋并序》	仙流成止水之源		纤波成止水之源	纤波成止水之源
	流波覆簑，俯藉人机		同《英华》	同《英华》
	妙同天会		眇同天会	渺同天会
	酌丹墀之晓暇		酌丹池之晓暇	酌丹池（一作“墀”）之晓暇
	候清禁之宵余		候青禁之宵余	候青禁之宵余
	骤冲情于月道		骤冲情于月道	骤冲情于月道
	仰瞻赭峤		仰瞻赤峤	仰瞻赤峤
	伟沉用之兼济		伟所用之兼济	同《英华》

来源 篇目	《文苑英华》	《文苑英华辨正》	张逊业本《王勃集》	张绍和本《王子安集》
	浮芥而环州嶠		浮芥而环川嶠	浮芥而环川嶠
	采拳石于瑶滨		采拳石于溪滨	同《英华》
	危岑漏景		扈岑漏景	同《英华》
	曲渚西寒		曲渚留寒	曲渚留寒
	倾松偃鹤		高松偃鹤	高松偃鹤
	清篠吟鸾		清篠鸣鸾	清篠鸣鸾
	岭分鸡秀		岭横鸡秀	岭横鸡秀
《游庙山赋并序》	思欲攀洪涯于烟道		因欲攀洪涯于烟道	因欲攀洪涯于烟道
	仙师不在	集作“存”	同集本	同集本
	林泉有穷路之嗟	集作“哭”	同集本	林泉有穷路之哭 (一作“嗟”)
	菌轩丹紉		同《英华》	菌轩丹绀
	望玄都而容膝	集作“屈”	同《英华》	同《英华》
	蹶霞冈于玉砌		于是蹶霞冈于玉砌	于是蹶霞冈于玉砌
	雾昏千障		霞昏千障	露昏千障
	他乡山水	“乡”集作“邦”， “水”，集作“谷”	同《英华》	他乡山谷
《寒梧栖凤赋以孤清夜月为韵》	求何所图	一作“来”	同一作	同一作
	鸟也将托其宿之		鸟也将托其宿止	鸟也将托其宿止
	苟安安而能迁		何安安而能迁	同《英华》
	我则思其不暇		则思思其不暇	则思思其不暇
《江曲孤凫赋并序》	不如深泽之鸟焉	集作“潭”	同集本	同集本
《驯鸢赋》	鸢迹于仙游	集作“遥”	同《英华》	同《英华》
	陈平负郭之居		陈平负城之居	同《英华》
	韩信昌亭之遇		韩信昌平之寓	韩信昌平之寓
《涧底寒松赋并序》	出群之器		出类之器	同《英华》
	有殊类而合情	一作“共”	同《英华》	同《英华》
	霏雨露兮几秋		凌霜露兮几秋	凌霜露兮几秋
	嗟英览之希遇		嗟英鉴之稀遇	嗟英鉴之稀遇
	非榱桷之相假	一作“税”	同《英华》	同《英华》
《慈竹赋并序》	抚高节而兴感		抚高节而兴叹	抚高节而兴叹
	览佳名而思归		览嘉名而思归	览嘉名而思归
	尔其割地分域	一作“疆”	同一作	同一作
	防碧落于霄末		防碧露于霄末	防碧露于霄末

来源 篇目	《文苑英华》	《文苑英华辨正》	张逊业本《王勃集》	张绍和本《王子安集》
	翳红光于夕始		翳红光于暈始	翳红光于暈始
	崇柯振而烟霭生		崇柯振而云霭生	崇柯振而云霭生
	江南地裂	一作“关”	同一作	同一作
	何美名之天属		付美名之天属	付美名之天属
	而和气之冥受		而和气之资受	同《英华》
	贞不自炫		贞不自眩	贞不自眩
	我蓬转于岷徼		俄蓬转于岷徼	俄蓬转于岷徼
《青苔赋》	若夫桂州含润		若夫桂州苍润	若夫桂州苍润
	契山客之寄情		契山客之奇情	契山客之奇情
	菲微君子之砌		同《英华》	霏微君子之砌
	无迹无影	一作“华”	同一作	同一作
《采莲赋并序》	虽复曹王潘令之逸曲	“令”集作“陆”，“曲”集作“兴”	虽复曹王潘陆之逸曲	虽复曹王潘陆之逸曲
	黛叶青跗	集作“质”	同集本	同集本
	淑类博传	集作“传鲜”	同《英华》	同集本
	被沮漳之沦连	集作“漪涟”	同《英华》	同《英华》
	立修涨之田田	集作“亘”	同集本	同集本
	是以吴娃越艳	集作“姬”	是以吴娃春妍（有阙文）	同《英华》
	郑婉秦妍	集作“媚”	缺“越艳郑婉秦”，“妍”入上句	同《英华》
	感灵翘于上朔	集作“节”	同集本	同集本
	幽潭采莲	集作“泽”	同《英华》	同《英华》
	故其游泳一致	集作“所非”	同《英华》	同《英华》
	厌鸞扇之闲处	集作“雁扇”	同《英华》	同《英华》
	侍饮南津	集作“湘”	同《英华》	同《英华》
	颿旌旄之低举	集作“旄”	同《英华》	同《英华》
	蘋紫桨碍	集作“将”	同《英华》	同《英华》
	洪川泱泱	四字集作“水泱泱”（“四”当为“三”）	川泱泱	川泱泱
	绿水湛湛兮芙蕖披	集无“绿”字，“蕖”集作“蓉”	水湛湛兮芙蓉披	水湛湛兮芙蕖披
	惜时岁惜易晚	集作“惜岁时兮易暮”	同集本	同集本
	揽红葩及碧枝	集作“绩”（漫漶不清，疑）	同《英华》	同《英华》
	迴绡裙兮窃独叹	集作“裾”	同《英华》	同《英华》
	偷香椒屋之里	集作“房”	同集本	同集本
	奉嬉游之彩旂	集作“宴”	同集本	同集本
	长接席而寡仇	集作“奉”	同《英华》	同《英华》

来源 篇目	《文苑英华》	《文苑英华辨正》	张逊业本《王勃集》	张绍和本《王子安集》
《采莲赋并序》	气恬海寔	集作“漠”	同集本	同集本
	消怪气于沅澧	“消”集作“寢”， “澧”集作“湘”	同集本	同集本
	王公卿士	集作“侯”	同《英华》	同《英华》
	嘉木毕植	集作“异”	同《英华》	同《英华》
	灵草具繁	集作“绮丽且繁”	同《英华》	同《英华》
	播荆南之紫根	集作“擢”	同集本	同集本
	梅飏浅燠	集作“飏”	梅风浅燠	同《英华》
	岸连山而树复	集作“匝”	同《英华》	同《英华》
	飞桂振罗	集作“践褥”	同《英华》	同《英华》
	愿衣香兮胜荷	集作“而”	同集本	同集本
	念穷欢于水浹	集作“曲”	同《英华》	同《英华》
	北溪花尚密	集作“蕊尚”	同集本	同集本
	恨光景兮不驻	集作“惜”	同《英华》	同《英华》
	南鄢义妻	集作“楚”	同《英华》	同《英华》
	临枉渚之一送	“枉”集作“春”， “之”集作“兮”	同集本	同集本
	见秋潭兮四平	集作“之”	同集本	同集本
	风飒飒兮荷叶丹		风飒飒兮荷花丹	风飒飒兮荷花丹
	剪瑶带而犹欷	集作“恨独”	剪瑶带而犹恨	剪瑶带而犹恨
	折瓊英而不欢	集作“兮”	同《英华》	同《英华》
	惜佳期兮未日	一作“由”	惜佳期兮末由	惜佳期兮末繇
	愿解佩以邀子	集作“而”	同《英华》	同《英华》
	恐时暮	集作“悲”	同集本	同集本
	鸣环钏兮响窈窕	集作“珮”	同《英华》	同《英华》
	爱晴天之碧云	一作“望”	同《英华》	同《英华》
	风流雨散		云流雨散	云流雨散
	鸣榔络绎		鸣榔络绎	鸣榔络绎
	日侧光沉		日侧光深	同《英华》
	风惊浪深		浪惊风沉	同《英华》
	信忘情之盖寡		信忘情之益寡	同《英华》
	南究巴沱越吟	集作“江”	同集本	同集本
	莫不候期应节		莫不俟期应节	莫不俟期应节
	兴言报之	集作“服”	同集本	同集本
	伊皋虚伫	集作“延”	同集本	同集本
	楚僮赵仆	集作“秦”	同集本	同集本
	经侍天人之籍	集作“在”	同集本	同集本

来源 篇目	《文苑英华》	《文苑英华辨正》	张逊业本《王勃集》	张绍和本《王子安集》
《采莲赋并序》	赋彤管于日夕	集作“赋朱华于月夕”	同集本	同集本
	今过五湖	集作“遇”	同集本	同集本
	芳草懼修名	“芳草”集作“芳华”， “修名”集作“功名”	荣华息，功名恻	荣华息，功名恻
	承雨露之霑饰	集作“华饰”	同集本	同《英华》

三、王勃诗歌汇校表

来源 篇名	《文苑英华》	《文苑英华辨 正》	张逊业本《王勃 集》	张绍和本《王子 安集》	备注
《倬彼我系 勃 兄励序》	缺		《倬彼我系 勃 兄励序》	《倬彼我系 勃 兄励序》	
			臣羸相刘	匡羸相刘	“臣”，《永乐 大典》作“匡”
			粤自大原	粤自太原	
			夫岂怨焉	夫岂怨焉	“夫”《永乐大 典》作“天”
《上巳浮江宴韵 得陟字》	《上巳浮江宴韵 得遥》	此节题得遥字， 而诗押美（疑） 字。按：《岁时 杂咏》及本集自 有遥字韵诗，今 录于后	《上巳浮江宴韵 得陟字》	《上巳浮江宴韵 得陟字》	
	桂馥清溪里		桂馥青溪里	同《英华》	
				别有江海（一作 汉）心	
《山亭夜宴》	《山庭夜宴》		《山亭夜宴》	《山亭夜宴》	
	松台凉夜永		山亭凉夜永	同《英华》	
	竹晦南河色	集作“汀色”	同《英华》	竹晦南阿色	
	荷翻北潭影		同《英华》	同《英华》	
	清兴殊未归		同《英华》	清兴殊未阑	
《咏风》	肃肃凉景生	一作“风”	同《英华》	肃肃凉风（一作 景）生	
	驱烟寻涧户		同《英华》	同《英华》	“寻”《初学记》 作“入”
	卷露出山楹		卷雾出山楹	卷雾出山楹	
《怀仙并序》	永咏山林		永咏山水	永咏山水	
	常稀披尘网	集作“若”	常希披尘网	常希披尘网	
	道存蓬瀛近	集作“在”	同《英华》	同《英华》	
《忽梦游仙》	烟道俨鸾态		烟途俨鸾态	烟途俨鸾态	
	真游邈难再		真魂莫难再	同《英华》	

来源 篇名	《文苑英华》	《文苑英华辨 正》	张逊业本《王勃 集》	张绍和本《王子 安集》	备注
《田家三首》	阮籍生年懒	一作“涯”	同《英华》		《文苑英华》作王绩诗；张绍和本无此诗
	小池聊养鹤		平池聊养鹤		
	倚杖看妇织	一作“床”	同一作		
	回头寻仙事	一作“看代”	回头寻仙子		
	平生唯酒乐		平生唯以乐		
《采莲曲》	《采莲》	一作“《采莲归》”	《采莲曲》	《采莲曲》	“一作”皆指《乐府诗集》
	花叶何重叠		花叶何稠叠	花叶何稠叠	《乐府诗集》同《英华》
	佳人不在兹	一作“兹期”	同《英华》	同《英华》	
	故情无处所	一作“何”	同《英华》	同《英华》	
	江上风徘徊	一作“又值徘徊江上月”	同一作	同一作	
	征客关山路几重	一作“更”	同《英华》	同《英华》	
《临高台》	帝乡佳气郁葱葱		佳气郁葱葱	佳气郁葱葱	
	东弥长乐观		东迷长乐观	东迷长乐观	
	旗亭百队开	一作“间”	同《英华》	同《英华》	
	锦衣昼不褻		锦衣昼不褻	锦衾昼不褻	
	狭路尘间黯将暮		尘间狭路黯将暮	尘间狭路黯将暮	
	云开月色明如素		云间月色明如素	同《英华》	《乐府诗集》作“云间”
	柏梁铜雀尚黄尘	一作“生”	同一作	同一作	《乐府诗集》作“生”
《滕王阁》	《滕王阁歌》		《滕王阁并序》	《滕王阁》	《古今事文类聚》（以下简称《类聚》）、张逊业本诗前有序
	珠帘暮卷西山雨		朱帘暮卷西山雨	朱帘暮卷西山雨	
	物换星移度几秋		物换星移几度秋	物换星移几度秋	
《江南弄》	《江南行》		《江南弄》	《江南弄》	
	行雨行云几相送		行云几相送	行云几相送	《乐府诗集》同《英华》
	玉童仙女无见期	一作“玉”	同《英华》	同《英华》	《乐府诗集》同《英华》

来源 篇名	《文苑英华》	《文苑英华辨 正》	张逊业本《王勃 集》	张绍和本《王子 安集》	备注
《江南弄》	青楼明日遥相思	一作“清风明月 遥相思”	同一作	同一作	同一作
	遥相思，草徒绿		相思草徒绿	同《英华》	《乐府诗集》同 《英华》
《落花落》	缺		缺	录此诗	
《寒夜怀友二 首》	缺			录此诗	《万首唐人绝 句》作《寒夜怀 友杂体二首》， 明铜活字本、张 逊业本无此诗
《铜雀妓二首》	缺		舞席纷何就	舞席纷何就	《乐府诗集》作 《铜雀台》，“舞 席纷何就”作“舞 筵纷可就”
《圣泉宴并序》	《圣泉宴韵得 泉》		《圣泉宴》	《圣泉宴并序》	张逊业本无序
	列席俯春泉		列籍俯春泉	列籍俯春泉	
《寻道观其观即 昌利观，而张天 师居也》	《寻道观其观即 昌利观，而张天 师居也》		《寻道观》	《寻道观其观即 昌利观，而张天 师居也》	张逊业本无小字 注
	芝廬光分野		枝廬光分野	同《英华》	
	碧坛清桂域	集作“影”	同《英华》	同《英华》	
	苍虬不可得	集作“见”	同《英华》	苍虬不可见（一 作得）	
《散关晨度》	白马高谈去		白马高谭去	白马高谈去	
	连栋接崇隈		连栋起崇隈	连栋接崇隈	
《游梵宇三觉 寺》	《游梵宇三学 寺》		《游梵宇三觉 寺》	《游梵宇三觉 寺》	
	杏阁披青磴		同《英华》	香阁披青磴	
	叶齐山路迢	一作“迢密”	叶齐山路狭	叶齐山路狭	
	松门听梵音	一作“引”	同《英华》	同《英华》	
	延赏滌烦襟	一作“想”	同《英华》	同《英华》	
《麻平晚行》	远近听猿声	集作“泉声”	远近听泉声	远近听泉声	
《钱韦兵曹》	缺		蝉露泣秋枝	蝉露泣（一作泣） 秋枝	

来源 篇名	《文苑英华》	《文苑英华辨正》	张逊业本《王勃集》	张绍和本《王子安集》	备注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集作“川”	同《英华》	同《英华》	
	城阙辅三秦	集作“俯西”	同《英华》	同《英华》	
	同是宦游人	集作“俱”	同《英华》	同《英华》	
《仲春郊外》	风光绝四邻	集作“绕”	同《英华》	同《英华》	
《郊兴》	《春郊兴后》		《郊兴》	《郊兴》	
《郊园即事》	烟霞春旦赏		烟霞春早赏	烟霞春旦（一作早）赏	
	花浓北院深		花开北院深	花浓（一作开）北院深	
《观佛迹寺》	莲座神容俨	一作“促”	同《英华》	同《英华》	
	地久石芝疏	一作“文”	地久石文疏	地久石文疏	
	共嗟陵谷远	一作“悲”	同《英华》	同《英华》	
	俄视化城虚	一作“成”	俄视化城虚	俄视化城虚	
《山居晚眺赠王道士》	玉洞侣仙群		玉洞似仙群	同《英华》	
	花枝栖晚露	集作“雾”	同《英华》	同《英华》	
	斜日移山影	集作“落”	斜照移山影	斜照移山影	
	迴沙拥籀文	集作“溜”	同《英华》	迴沙拥溜文	
《八仙径寺南又有昌利观，去寺可数里，岩径窈窕，杖而后进》	《八仙径寺南又有昌利观，去寺可数里，岩径窈窕，杖而后进》		《八仙径》	《八仙径寺南又有昌利观，去寺可数里，岩径窈窕，杖而后进》	张逊业本无小字注
	柰园欣八正	集作“大”	同《英华》	同《英华》	
	攀桂俯云烟	集作“阡”	同《英华》	攀桂俯云阡（一作烟）	
	岱北鸢骖至		代北鸢骖至	代北鸢骖至	
《春日还郊》	推情兼默默	一作“语”	闲情兼默默	闲情兼默语	
	草绿荣新带		草绿紫新带	草绿紫新带	
《对酒春园作》	《对酒春园作》		《对酒》	《对酒春园作》	
《观内怀仙》	金坛旧迹迷	集作“路”	同《英华》	同《英华》	
	牵花寻紫洞		牵花寻紫洞	牵花寻紫洞（一作洞）	

来源 篇名	《文苑英华》	《文苑英华辨 正》	张逊业本《王勃 集》	张绍和本《王子 安集》	备注
《秋日别王长 史》	《秋日奉别王长 史公》		《秋日别王长 史》	《秋日别王长 史》	
	别路千万里		别路余千里	别路长(一作余) 千里	
	更动北梁篇	集作“北京”	同《英华》	同《英华》	
《上巳浮江宴韵 得遥字》	“披观玉京路” 一诗		“上巳年光促” 一诗	“上巳年光促” 一诗	
《长柳》	夕息在云间		夕憩在云间	夕憩在云间	
	客行无旧识	集作“与晤”	客行无与晤	客行无与晤	
《羁游饯别》	游子倦江干		游子倦江干	游子倦(一作倦) 江干	
	槿浓朝砌静	集作“丰”	槿丰朝砌静	槿丰(一作浓) 朝砌静	
	宁觉山川远		宁竟山川远	宁竟山川远	
《易阳早发》	《邑阳早发》		《易阳早发》	《易阳早发》	
	复此凉飍至	集作“商飍”	同《英华》	同《英华》	
《焦岸早行和陆 四》	承月戒征俦		乘月戒征俦	乘月戒征俦	
	虚岩辨岸流		虚岩辨暗流	虚岩辨暗流	
《深湾夜宿主人 依山带江》	《深湾夜宿主人 依山带江》		《深湾夜宿主人 依山带江》	《深湾夜宿主人 依山带江》	
《伤裴录事丧 子》	松露罗台深		同《英华》	松露罗(一作夜) 台深	
	焚芝空叹息	集作“芝焚”	同集本	同集本	
《泥溪》	岸磴入云危		峰磴入云危	峰磴入云危	
	露泣竹潭枝	集作“泫”	同《英华》	露泫(一作泣) 竹潭枝	
《秋日游仙观赠 道士》	《秋日游仙观赠 道士》		同《英华》	《秋日游仙观赠 道士(一作骆宾 王诗,无首四 句)》	
	山叶自吹风		山叶自吟风	山叶自吟风	
	诗酒故人同	集作“水非”	同《英华》	同《英华》	
	待途逢石髓	集作“驾非”	待余逢石髓	待余逢石髓	
《出境游山二 首》	缺		缺	录此诗,他本不 存	

来源 篇名	《文苑英华》	《文苑英华辨 正》	张逊业本《王勃 集》	张绍和本《王子 安集》	备注
《三月曲水宴得 烟》	《三月曲水宴得 烟》		同《英华》	《三月曲水宴得 樽字》	张绍和本卢照邻 《和得樽字》附
《晚届凤州》	缺		《晚留凤州》	《晚届凤州》	张绍和本与《万 首唐人绝句》
			宝鸡辞旧役	宝鸡辞旧域	
《山扉夜坐》	缺		别似一家春	别是一家春	《万首唐人绝 句》作“别似一 家春”
《春庄》	缺		山中兰叶径	山中兰叶径	张绍和本与《万 首唐人绝句》同
			岂知人事静	直知人事静	
《别人四首》	缺		桂轺虽不驻	桂轺初不驻	桂條虽不驻
《早春野望》	缺		他乡临睨极	他乡临眺（一作 睨）极	《万首唐人绝 句》作“临睨”
《山中》	缺		况属高风晚	况属高风晚	《万首唐人绝 句》作“况复高 风晚”
《始平晚息》	缺		江山蜀路赊	江山蜀道赊	《万首唐人绝 句》作“江山蜀 路赊”
《蜀中九日登玄 武山旅眺》	《蜀中九日》	见《杂咏》	《蜀中九日》	《蜀中九日登玄 武山旅眺》	诗题《万首唐人 绝句》亦作“《蜀 中九日》”
	今日已厌南中苦		人情已厌南中苦	人今（一作情） 已厌南中苦	《万首唐人绝 句》作“人今已 厌南中苦”

四、王勃序文汇校表

来源 序号	《王勃诗序》（以下 简称《诗序》）	《文苑英华》	《文苑英华 辨正》	张绍和本《王 子安集》	备注
《梓潼南江 泛舟序》	镇静流俗	镇流靖俗		同《英华》	
	纵观丘壑	纵观于丘壑		同《英华》	
	吕望坐茅	吕望藉茅		同《英华》	
	屈平制茭	屈原制茭		同《英华》	
	清弦朗笛	鸣弦朗笛		同《英华》	
	以黼藻幽寻之致	以补寻幽之致		同《英华》	
《秋日宴季 处士宅序》	《秋日宴山庭序》	《秋日宴季处士宅 序》		同《英华》	
	动息并自然之地	动息匪自然之地		同《英华》	
	来游镜中	来游境中		同《英华》	
	款吴郑之班荆	欢吴郑之班荆		同《英华》	
	申孔郑之倾盖	申孔程之倾盖		同《英华》	
	纔听鸣蝉	同《诗序》		纔听蝉鸣	
	行看江上	同《诗序》		行看鸥上	项家达本作“沔 上”
	故兰亭有昔时之会	兰亭有昔时之会		同《英华》	
	岂不然乎	岂曰不然		同《英华》	
	各述其志	各申其志		同《英华》	
	访怀抱于兹日	知我咏怀抱于兹日		知我怀抱于 兹日	
《越州秋日 宴山亭序》	《新都县杨乾嘉池亭 夜宴序》	《越州秋日宴山亭 序》		同《英华》	
	琅琊名士	琅琊之名士		同《英华》	
	宜至山阳之座	直至山阳之坐		同《英华》	
	岂非以琴樽远契	岂非琴樽远契		同《英华》	
	东扉可望	东山可望		同《英华》	
	杨子云之旧地	杨子云之故地		同《英华》	
	环临玉屿	深环玉砌		同《英华》	
	星移汉转	星回汉转		同《英华》	
	银烛沧华	银烛掩花		银烛摘花	
	一时仙遇	一时仙驭		同《英华》	
	五际雕文	五际飞文		同《英华》	

来源 序号	《王勃诗序》	《文苑英华》	《文苑英华 辨正》	张绍和本《王 子安集》	备注
《仲氏宅宴 序》	《仲家园宴序》	《仲氏宅宴序》		同《英华》	
	常恨林泉不比德	恨林泉不比德		同《英华》	
	而嵇阮不同时而处	而嵇阮不同时		嵇阮不同时	
	怀良辰而郁郁	怀良辰而郁快		同《英华》	
	岂知夫司马卿之车骑	岂夫司马卿之车骑		同《英华》	
	坐卧南廊	坐卧南郭		同《英华》	
	暮江浩旷	江波浩旷		同《英华》	
	喜鸳鸯之栖曜	嘉鸳鸯之接翼		同《英华》	
	逢江映之多材	曜江汉之多才		同《英华》	
《上巳浮江 宴序》	得畎亩相保	得畎亩之相保		同《英华》	
	而托形于宇宙者	而托形宇宙者		同《英华》	
	文墨于其间哉	文墨于其间		同《英华》	
	造化之生我得矣	造化之于我得矣		同《英华》	《诗序》原卷中， “生”字为行侧 标注的小字
	粤以上巳芳节	无以上巳芳节	疑	兹以上巳芳 节	
	灵开胜地	云开胜地		同《英华》	
	群山纷纠	群小纷纠		同《英华》	
	运逼朱明	运启朱明		同《英华》	
	傖迟风而弄影	俟迅风而弄影		同《英华》	
	墅淑兰滋	野淑兰滋		同《英华》	
	石碕	石嶼		同《英华》	
	琨潭	璇潭		同《英华》	
	出汀洲而极睇	出河洲而极睇		同《英华》	
	渔弄互起	渔歌互起		同《英华》	
	翠险丹峯	翠险丹崖		同《英华》	
	危岗万色	冈峦万色		同《英华》	
	琼辖乘波	同《诗序》	疑	琼舸乘波	
	跃青鳞于画网	耀锦鳞于画网		同《英华》	
	紫桂苍梧之酌	同《诗序》		紫桂苍梧之 醴	
	情盘兴遽	游盘兴远		同《英华》	

来源 序号	《王勃诗序》	《文苑英华》	《文苑英华 辨正》	张绍和本《王 子安集》	备注
《上巳浮江 宴序》	野昭开晴	野日照晴		同《英华》	
	方欲披襟朗咏	方披襟朗咏		同《英华》	
	散发长吟	散发高吟		同《英华》	
	伫明月于青溪之下	对明月于青溪之下		同《英华》	
	高怀已畅，旅思遄忘	客怀既畅，游思遄征		同《英华》	
	赴泉石而如归，仰云霞而自负	视泉石而如归，伫云霞而有自		同《英华》	
	曲洛之杯	曲路之悲		同《英华》	
	山阴之笔	山阳之笔		同《英华》	
	共抑幽期	共抒幽襟		同《英华》	
	虽复来者难诬	谁知后来者难		同《英华》	
《游山庙 序》	《游庙山序》	《游山庙序》		同《英华》	
	吾之有生也廿载矣	吾之有生二十载矣		同《英华》	
	常览仙经	常学仙经		同《英华》	
	运从风火	运促风火		同《英华》	
	林壑道丧	林壑交丧		同《英华》	
	玄武西之庙山	玄武西山庙		同《英华》	
	蜀郡之灵峰	蜀郡三灵峰		同《英华》	
	古老相传名焉	古者相传以名焉尔		古老相传以名焉	
	平视千里	平视重玄		同《英华》	
	金台	琼台		同《英华》	
	迢迢焉	逸逸焉		迢迢焉	
	方欲敛手	方敛手		同《英华》	
	绝视听于度外	绝视听于寰中，置形骸于度外		同《英华》	
	阳安	安阳		同《英华》	
	盖诗言也	盖诗以言志		同《英华》	

来源 序号	《王勃诗序》	《文苑英华》	《文苑英华 辨正》	张绍和本《王 子安集》	备注
《三月上巳 祓禊序》	《三月上巳祓禊序》	同《诗序》		同《诗序》	《会稽掇英总 集》（以下简称 《会稽》）作《修 禊于云门王献之 山亭序》
	观乎天下四海	观夫天下四方		同《英华》	《会稽》作“四 海”
	朝野殊智	朝野殊致		同《英华》	
	琴台辽落	琴台寥落		琴台寂落	
	酿渚天凉	酿渚荒凉		同《英华》	
	尚有过逢之客	尚遇逢迎之客		同《英华》	《会稽》与《诗 序》同
	仙舟容裔	仙舟溶裔	一作“曳”	同《英华》	《会稽》作“荡 漾”
	昂昂骐驎	或昂骐驎		同《英华》	
	既而上属无为之道	而上属无为之道		同《英华》	
	迟迟丽景	迟迟风景		同《英华》	
	出没媚郊原	出没媚于郊原		同《英华》	
	远近生林薄	远近生于林薄		同《英华》	
	群鸟乱飞	同《诗序》		同《诗序》	《会稽》作“迟 鸟”
	有余莺谷	有踰鸚谷		有逾鸚谷	
	处处皆青	处处争鲜		同《英华》	《会稽》与《诗 序》同
	仲统芳园	仲阮芳园		同《英华》	《会稽》与《诗 序》同
	白云将红尘竞落	白云将红尘并落		同《英华》	
	自凄恨于兹晨	增凄恨于兹晨		增凄怆于兹 辰	
	岂复今时之会	亦是今时之会		亦是今日之 会	《会稽》与《诗 序》同
	能别应乎	能不应乎		同《英华》	
	宜题姓家，以倾怀抱	且题姓字，以表襟 怀		同《英华》	《会稽》作“宜 题姓字，以倾怀 抱”
	上归余于西北	亦归予于西北		同《英华》	

来源 序号	《王勃诗序》	《文苑英华》	《文苑英华 辨正》	张绍和本《王 子安集》	备注
《晚秋游武 担山寺序》	虽殊玉匣	虽珠衣玉匣		同《英华》	
	遥泉玉甃，尚控银江	瑶台玉甃，尚控霞 宫		同《英华》	
	犹分锐阙	犹芬仙阙		同《英华》	
	曾轩瞰迥	层轩回霞		层轩回雾	
	绮席乘虚	绮席乘云		同《英华》	
	石光长江	石甕长江		同《英华》	
	河洲在目	汀洲在目		同《英华》	
	登高能赋	升高能赋		同《英华》	
《宇文德阳 宅秋夜山亭 宴序》	亦有依山临水	亦有似仙山临水		亦有登山临 水	
	秋风明月	同《诗序》		清风明月	
	留兴绪于芳亭	留美迹于芳亭		同《英华》	
	声瑶絃者	启瑶絃者		同《英华》	
	披琼干者	披琼翰者		同《英华》	
	王子猷之独兴	王子猷之触兴		同《英华》	
	或三秋旧契	或三秋意契		同《英华》	
	光悬妙札	光县妙理	疑	同《英华》	
	俄潜翰苑	潜光翰苑		同《英华》	
	青腰	青女		同《英华》	
	风高而林野秋	金风高而林野动		同《英华》	
	雁翼分桥	鸳翼分桥		同《英华》	
	影袭三危之露	气袭三危之露		同《英华》	
	罕悟忘筌之迹	罕继鸣琴之趣		同《英华》	
	兼而美者，其在兹乎。 人赋一言，俱裁八韵。	缺		缺	
《与员四等 宴序》	尹班超忽	伊班超忽		同《英华》	
	中宵词赏	中宵谁赏		同《英华》	
	故今惜芳辰者	古今惜芳辰者		同《英华》	
	怀幽者	怀幽契者		同《英华》	
	请拔非常之思	请沃非常之思		同《英华》	
	俱宣绝代之游	但宣绝代之游		同《英华》	

来源 序号	《王勃诗序》	《文苑英华》	《文苑英华 辨正》	张绍和本《王 子安集》	备注
《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	《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	同《诗序》		《滕王阁诗序》	《类聚》作“《秋日燕滕王阁诗序》”
	豫章故郡	同《诗序》	一作“南昌”	南昌故郡	《类聚》与张绍和本同
	镇接衡庐	地接衡庐		同《英华》	《类聚》与《英华》同
	俊采星驰	俊采星驰		俊彩星驰	《类聚》与张绍和本同
	十旬休沐	十旬休假	一作“暇”	十旬休暇	《类聚》与张绍和本同
	高朋满席	高朋满座		同《英华》	
	孟学士之词府	孟学士之词宗		同《英华》	
	紫电青霜	同《诗序》		紫电清霜	
	得天人之旧馆	同《诗序》	一作“仙”		
	曾台矫翠	层台耸翠		层峦耸翠	
	飞阁翔丹	同《诗序》	一作“流丹”	飞阁流丹	《类聚》作“飞阁流丹”
	即岗峦之体势	即冈峦之体势	一作“列”	列冈峦之体势	
	山原	同《诗序》	一作“源”	同《诗序》	
	川泽呼其骇瞩	川泽纡其骇瞩	一作“吁”	川泽吁其骇瞩	
	虹销雨霁	云销雨霁	一作“虹”	同《诗序》	《类聚》与《诗序》同
	彩澈区明	同《诗序》	一作“云衢”	同《诗序》	《类聚》作“云衢”（《类聚》可能就是彭叔夏校正时标出“一作”的来源，即“一作”皆《类聚》）
	落霞与孤鹭齐飞	落霞与孤鹜齐飞		同《英华》	
	遥襟甫畅	遥襟甫畅	一作“吟” 一作“俯”	遥襟俯畅	《类聚》作“遥吟俯畅”
	清风起	清风生		同《英华》	
	气浮彭泽之罇	气凌彭泽之罇		同《英华》	

来源 序号	《王勃诗序》	《文苑英华》	《文苑英华 辨正》	张绍和本《王 子安集》	备注
《秋日登洪 府滕王阁饯 别序》	写睇眄于中天	同《诗序》		写睇眄于中 天	蒋本作“穷睇眄”
	空高地迥	天高地迥		同《英华》	
	指吴会于间	目吴会于云间	一作“指”	指吴会于云 间	《类聚》作“指”
	谁非失路之人	谁悲失路之人		同《英华》	
	沟水相逢	同《诗序》	一作“萍”	萍水相逢	《类聚》作“萍 水相逢”
	奉宣室而何年	奉宣室以何年		同《诗序》	
	大运不齐	大运不穷	一作“时运不 齐”	时运不齐	
	命途多绪	命途多舛		同《诗序》	
	君子安排	君子见机	一作“安贫”	君子安贫	《类聚》作“安 贫”
	宁移白首之心	同《诗序》	一作“知”	宁知白首之 心	《类聚》作“知”
	穷当益坚	穷且益坚		同《英华》	
	青云之望	青云之志		同《英华》	《类聚》作“青 云之望”
	酌贪泉而竞爽	酌贪泉而觉爽		同《英华》	
	处涸辙而相驩	处涸辙以犹驩	一作“犹”	处涸辙以犹 欢	《类聚》作“处 涸辙以犹欢”
	北海虽遥	北海虽赊		同《英华》	
	空余报国之情	同《诗序》	一作“怀”	空怀报国之 情	《类聚》作“怀”
	五尺微命	三尺微命		同《英华》	《类聚》作“三 尺微命”
	等终军之妙日	等终军之弱冠		同《英华》	
	爱宗故之长风	爱宗悫之长风	一作“慕”	慕宗悫之长 风	
	今兹捧袂	同《诗序》	一作“晨”	今晨捧袂	《类聚》作“今 晨”
	鍾期既遇	鍾期相遇	一作“既遇”	同《英华》	
	临水赠言	同《诗序》	一作“别”	临别赠言	
	登高能赋	登高作赋		同《英华》	
	敢竭鄙怀	同《诗序》		敢竭鄙诚	

来源 序号	《王勃诗序》	《文苑英华》	《文苑英华 辨正》	张绍和本《王 子安集》	备注
《秋日登洪 府滕王阁饯 别序》	八韵俱成	四韵俱成		同《英华》	
	缺	请洒潘江，各倾陆 海云尔	一无此十字	同《英华》	《类聚》无此十 字
《秋日楚州 郝司户宅遇 钱霍使君 序》	《秋日楚州郝司户宅 遇钱霍使君》	同《诗序》	一作“崔”	《秋日楚州 郝司户宅遇 钱崔使君》	
	高秋八月	高和八月		高旻八月	
	离芝兰而涵晓液	杂芝兰而涵晚夜		同《英华》	
	荐绮席于砂宾	荐绮席于沙场		同《英华》	
	朋友胜而芳罇满	宾友胜而芳罇满		同《英华》	
	林塘清	林塘青		同《英华》	
	琴歌代起	琴歌迭起		同《英华》	
	请扬文律	请扬文笔		同《英华》	
《越州永兴 李明府宅送 萧三还齐州 序》	《王勃于越州永兴李 明府宅送萧三还齐州 序》	《越州永兴李明府 宅送萧三还齐州 序》		同《英华》	
	荫松披薜	松枝薜衣	一作“仗”	薜衣松仗	
	亦当将军塞上，咏苏 武之秋风；隐士山前， 歌王孙之春草	阙文		阙文	
	故有梁孝王之下客	有梁孝王之下客		同《英华》	
	仆是南河之南	仆是河南之南		同《英华》	
	四皓为方外之忠	倏然四皓，为方外 之臣	疑作“脩”	倏然四皓，为 方外之臣	
	听嵇吟	听越吟		同《英华》	
	观禹穴	观禹冗		同《英华》	
	金石丝竹之音晖	金石丝竹之音辉		同《英华》	
	松竹风云之气壮	松柏风云之气状		同《英华》	
	连城无他乡之别	连璧无异乡之别		同《英华》	
	断金有同好之亲	断金有好亲之契		同《英华》	
	契生平于张范之年	生平于张范之年		同《英华》	
	齐物我于惠庄之岁	齐物于惠庄之岁		同《英华》	
	虽三光回薄	三光回薄		同《英华》	

来源 序号	《王勃诗序》	《文苑英华》	《文苑英华 辨正》	张绍和本《王 子安集》	备注
《越州永兴 李明府宅送 萧三还齐州 序》	横沟水而东西	横咽水而东西		同《英华》	
	断浮云于南北	绪愁云于南北		同《英华》	
	离别之秋	临别之秋	一作“愁”	同《英华》	
	叹歧路	嗟歧路		同《英华》	
	蓐收戒节	蓐收戒序		同《英华》	
	江山晚	江山远		同《英华》	
	凄断来鸿	断续来鸿		同《英华》	
	动尚经年	动便经年		同《英华》	
	孝倒羸踈	潦倒粗踈		同《英华》	
	人非李径	人非桃李		同《英华》	
	子既箫韶	子免箫韶	疑	子是箫韶	
	既酌伤离之酒	勉酌伤离之酒		同《英华》	
	宜陈感别之辞	具陈感别之辞		同《英华》	
《江宁吴少 府宅钱宴 序》	《江宁县白下驿吴少 府见钱序》	《江宁吴少府宅钱 宴序》		同《英华》	
	蒋山南指	蒋山南望		同《英华》	
	长洲北派	长江北流		同《英华》	
	孙权因而九州裂	孙权困而九州裂		同《英华》	
	百万户之王城	百万里之皇城		数万里之皇城	项家达本作“百 万里之王城”
	武据龙盘	虎踞龙蟠		同《英华》	
	市朝一	市朝改		同《英华》	
	为建邺之雄都	尝为建业之雄都		同《英华》	项家达本作“曾 为建业之雄都”
	今日天平	今日太平		同《英华》	原卷“天”为则 天文字
	甫佐亨鲜	辅佐烹鲜		同《英华》	
	欣逢厚礼	欲逢厚礼		仍逢厚礼	
	竹树晦	竹树映		同《英华》	
	朔风动	翔风动	一作“详”	祥风动	
	绿轸方积	绿轸方调		同《英华》	
	白露下而苍山空	玉露下而苍山空		同《英华》	
	共写忧源	共泻词源		同《英华》	

来源 序号	《王勃诗序》	《文苑英华》	《文苑英华 辨正》	张绍和本《王 子安集》	备注
《送劼赴太 学序》	百端庭取	百端进取		同《英华》	
	名存实爽	华存实爽		同《英华》	
	振骨鲠，立风标	振骨鲠之风标		同《英华》	
	服圣贤之言	报贤圣之言		同《英华》	
	我未之见也	我未之见也		同《英华》	
	可不深慕哉	可以深慕哉		同《英华》	
	以儒术辅仁	以儒辅仁		同《英华》	
	削书	删书		同《英华》	
	《大雅》不云乎	《大雅》不云		同《英华》	
	《易》不云乎	《易》不云		同《英华》	
	《书》不云乎	《书》不云		同《英华》	
	友于兄弟	缺		惟孝友于	
	求其友生	不如友生		同《英华》	
	竖然有所杖	望然有所伏		同《英华》	
	古之君子	古君子		同《英华》	
	卅强而仕	四十强仕		同《英华》	
	今既至此矣	今既至于斯矣		同《英华》	
	吾何德以当之哉	吾何德以当哉		同《英华》	
	无反顾之忧也	无反顾忧也		同《英华》	
	孰振扬名之业	孰就扬名之业		同《英华》	
	边豆有践，水菽尽心	筴豆有钱，菽水尽 心		筴豆有践，菽 水尽心	
《送宇文 文明序》	《钱宇文文明府序》	钱宇文明序		同《英华》	蒋清翊本作“《送 宇文文明府序》”
	贞姿可以镇物	真姿可以错物		同《英华》	
	巨山之凛凛孤出	巨山之凛孤出		同《英华》	
	升华之巖巖清峙	升华之巖清峙		同《英华》	
	俱希状俗之标	俱拔□□之标		俱拔除尘之 标	
	马肆含豪	肆乐含豪		同《英华》	
	共写离襟	共写离怀		同《英华》	

来源 序号	《王勃诗序》	《文苑英华》	《文苑英华 辨正》	张绍和本《王 子安集》	备注
《秋晚入洛 于毕公宅别 道王宴序》	识不动时	宠不动时	一作“识”	识不动时	
	帝王	皇王	一作“帝”	同《英华》	
	偶爱神宗	偶爱儒宗		同《英华》	
	重谐真性	动谐真性		同《英华》	
	自踈朝市之讥	自踈朝市之机	一作“迹”	同《英华》	
	野客披荷	野老披荷		同《英华》	
	暂辟幽涧	暂辞幽涧		同《英华》	
	郊情独放	交情独放		同《英华》	
	野性时驯	野性时违	一作“驯”	同《英华》	
	帝出之荣	帝室之华		同《英华》	
	屈荣命	居荣命		同《英华》	
	且混罗裳	且混以罗裳		同《英华》	
	坐均蓬户	坐均于蓬户		同《英华》	
	大王	太王		贤王	
	烟霞狼藉	烟霞照灼		同《英华》	
	神融象外，宴液寰中	神驰象外，宴洽寰中		同《英华》	
	未及	不及		同《英华》	
	敢忘	非忘		同《英华》	
	忆嵩山之杜若	忆汀洲之杜若		同《英华》	
	迹不偕遂	迹不皆遂		同《英华》	
	整柴车而有日	敕柴车之有日	一作“整”	同《英华》	
	轩冕可辞	轩冕所辞		同《英华》	项家达本作“轩冕长辞”
	追赤松而罔及	寻赤松而见及		同《英华》	
	泛黄菊而相从	泛黄菊以相从		同《英华》	
	倡山水而穷年	倡山水而忘年		同《英华》	
	待公卿而未回	待公卿之来日		同《英华》	
	叶县凫飞	邳县凫飞		同《诗序》	
	谢魏阙而依然	谢城阙而依然		同《英华》	

来源 序号	《王勃诗序》	《文苑英华》	《文苑英华 辨正》	张绍和本《王 子安集》	备注
《别卢主簿 序》	林虑卢主簿	林虑主簿		同《英华》	
	清士也	清灵士也		同《英华》	
	达乎艺	达于艺		同《英华》	
	论柱下之文	论柱下之理		同《英华》	
	纲纪	纲统		同《英华》	
	变动不居	变动之不居		变动之有居	
	聚散恒理	乃聚散之恒理		同《英华》	
	琴樽暂会	琴樽暂离	一作“会”	同《英华》	
《秋夜于绵 州群官席别 薛升华序》	并授奇彩	并受奇彩		同《英华》	
	逝如一瞬	犹如一瞬		同《英华》	
	仆于羣公相知非不深也	仆射羣公相知非不深也		同《英华》	
	相期非不厚也	同《诗序》	一作“爱”	同《诗序》	
	而无同方之契	而无同方之感		同《英华》	
	交有一面之深	分有一面之深		同《英华》	
	不其异乎	其异乎		同《英华》	
	他乡秋	他乡怨		同《英华》	
	青山断	青山迥		同《英华》	
《山亭兴 序》	《山家兴序》	《山亭兴序》		同《英华》	
	即深山大泽	即去深山大泽		深山大泽	
	珠贝有藏辉之地	珠贝是有殊之地		同《英华》	
	直言敦朴	直言淳朴		同《英华》	
	乃眇小之丈夫	眇小之丈夫		同《英华》	
	即坎壈之君子	坎壈之君子		同《英华》	
	有弘农杨公者	有弘农公者		同《英华》	
	神崖智宇	仁崖智宇		同《英华》	
	崩腾触日月之辉	照临明日月之辉		同《英华》	
	度广冲衿	广度冲衿		同《英华》	
	而山水来游	山水来游		同《英华》	
	开壮志于高朋	开壮志于高明		同《英华》	
	不异昌蒲之水	不异昌蒲之涧		同《英华》	

来源 序号	《王勃诗序》	《文苑英华》	《文苑英华 辨正》	张绍和本《王 子安集》	备注
《山亭兴 序》	青精野饌	黄精野饌		同《英华》	
	蛟龙之穴	蛟龙之窟		同《英华》	
	蓬莱之府	蓬莱之峰		同《英华》	
	山腰半坼	山腰半折		同《英华》	
	溜王列之香梗	溜王烈之香膏		同《英华》	
	核渍青田	粉渍青田		同《英华》	
	西域之风谣	外域之谣风		同《英华》	
	把玉策	抱玉策		同《英华》	
	望远	更远		同《英华》	
	汉家二百年之都鄠	汉家二百所之都郭		同《英华》	
	秦氏卅郡之封畿	秦树四十郡之封畿		同《英华》	
	张平子奋一代之宏才	张平子奋一代宏才		同《英华》	
	朱城	珠城		同《英华》	
	劲柏	茂柏		同《英华》	
	“杂风花而满谷”后有阙文	望平原，荫藂薄。山情放旷，即沧浪之水清；野气萧条，即崆峒之人智。摇头坐唱，顿足起舞。风尘洒落，直上天池九万里；丘墟雄壮，傍吞少华五千仞。裁二仪为舆盖，倚八荒为户牖。荣者吾不知其荣，美者吾不知其美。下官以词峯直上，振笔札而前驱；高明以翰苑横开，列文章于后殿。情兴未已，即令樽中酒空，彩笔未穷，须使山中兔尽。		同《英华》	

来源 序号	《王勃诗序》	《文苑英华》	《文苑英华 辨正》	张绍和本《王 子安集》	备注
《圣泉宴 序》	《圣泉宴序》	仅录诗歌《圣泉宴 韵得泉》，序文缺		《圣泉宴并 序》	《全唐文》作 “《圣泉诗序》”
	浸淫滴沥数百年矣			浸淫历数百 千年	《全唐文》同张 绍和本
	乘岩泌涌			同《诗序》	垂岩泌涌
	砂堤石岸			下瞰长江，沙 堤石岸	《全唐文》与张 绍和本同
	成古人之遗迹也			咸古人遗迹 也	《全唐文》与张 绍和本同
	若乃青萍绿芰			兹乃青萍绿 芰	《全唐文》与张 绍和本同
	紫苔苍靡			紫苔苍藓	《全唐文》与张 绍和本同
	亦无乏焉			缺	缺
	羣公九族务闲，江湖 思远			遂使江湖思 远	《全唐文》与张 绍和本同
	淹留胜地			缺	缺
	岗峦却峙，荒壑前蒙			重峦左峨，石 壑前蒙	《全唐文》与张 绍和本同
	碧潭千仞			碧潭千顷	《全唐文》与张 绍和本同
	松风唱晚			松风唱响	《全唐文》与张 绍和本同
	竹雾熏空			竹露薰空	《全唐文》与张 绍和本同
	萧萧			潇潇	《全唐文》与张 绍和本同
	以琴樽为日用			琴樽为日用	《全唐文》与张 绍和本同
	古今同游			古今代谢	《全唐文》与张 绍和本同
	川上之想			川上之悲	《全唐文》与张 绍和本同
	少长齐游			少长同游	《全唐文》与张 绍和本同
	高怀			高情	《全唐文》与张 绍和本同
	缺			诗得泉字	缺

致谢

或由于反复出现的疫情，或由于求职和实习，2022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能返回西安、返回西北大学。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遗憾于错失了百十个本属于西北大学的日子，遗憾于流光容易把人抛，三年短暂、仓促，老师的教诲还没有听够，友朋的笑面还没有看够。但我终究会怀着最真诚的敬意感谢西北大学，感谢我的导师赵阳阳老师，感谢这三年给予我诸多帮助的师长、亲友。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研究生三年才不仅仅是一个时间单位，更是充实、愉快的代名词。

感谢西北大学。如果不是来到西北大学，我不会感受到每一个能眺望南山的日子都让人踏实、安稳。图书馆能举目望南山的座位是我的最爱，通过书本了解古人的文学、生活，隔着窗子眺望古人曾为之驻足的南山，历史与青山相对，实在妙趣横生。掩映在树丛里的、图书馆到宿舍的路灯不算明亮，路边木香新园的回廊疏影斑驳，走在其间有清风送响。在校园里一遍一遍走过的路，以及这既定空间里复现的清晨与黄昏，都是西大生活送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

感谢我的导师赵阳阳老师。阳阳老师温和、谦逊，治学严谨，一如举目可望的南山，既让人景仰，又让人觉得亲切。在论文选题阶段，我最初的想法天马行空，不够实际，阳阳老师总是耐心地去了解我不太成熟的想法，在此基础上提供至关重要的选题意见，并引导我将最终的研究对象确定为王勃。此后，老师分享了许多与王勃相关的重要材料以及论文会用到的各类书籍，也助我理清了思路，把握了重点。当我一字一句阅读这篇具有总结性质的论文时，不禁欣喜于自己能够用文字建构起一个独特的框架、体系，而我也知道，如果没有老师的指导和帮助，我不能如此顺利地将论文完成。

感谢这三年给予我诸多帮助的师长、亲友。李芳民老师、邵颖涛老师在论文开题时提出许多意见，也给予不少肯定，既是鼓励，也是鞭策。方蕴华老师、刘卫平老师在论文预答辩时提出许多具体的修改意见，让论文更趋于完善。李浩老师、郝润华老师、张文利老师、杨新平老师、杜学林老师在课上呈现了精彩的内容，让人获益匪浅。感谢这些老师们！同样也感谢三年来一起求师问学的同门皇桂臣、杨萌、刘益德、黄佳豪等，读书会思维碰撞，肴果佐之，亦是一大乐事。感谢我的父母，他们数十年含辛茹苦，却把生活的艰辛藏在背后，始终用最浓厚的爱意支持我追求理想的生活。感谢男友高阳三年来的陪伴，这三年远隔千里，但距离并没有消磨我们对未来的期待。

研究生三年，疫情也三年。这三年在西大的校园里阅读、思考、行走，逐渐获得一

些与不确定和不完美相周旋的智慧。如果明天“封闭”“隔离”，如果明天“推迟”“取消”，如果从明天开始“静默”而不知止期，那么我在西大想通的每一个问题、懂得的每一个道理，将永远是我把今天过好的底气。

2022 年 5 月 24 日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1]赵莹.《荆楚岁时记》版本考述[J].名作欣赏, 2021 (27):105-107.